



READERS

# 读者®

爸爸的红烧肉饭

你凭什么和土豪做朋友

巴黎左岸的梦



ISSN 1005-1805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 2016 · 4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09期 二月下

## 忍耐富贵

◎〔日〕小川未明 ◎李佩译

这是一只轻薄讲究的茶碗，雪白的底色，像透明的白玉一般，上边绘着老爷的纹章。

“不错，是个讲究的作品，声音也好听。”老爷的官吏用手指在碗上弹了弹。

陶器匠毕恭毕敬地低着头说道：“已经无法再轻再薄了。”

官吏点点头，命令陶器匠把茶碗包好，他要尽快献给老爷。

人们闻讯后纷纷议论着，说镇上某个有名的陶器店给老爷精心特制了

一只茶碗。

官吏把茶碗献给老爷面前：“这是我国有名的陶器匠为老爷特制的茶碗，尽可能做到了又轻又薄，不知老爷喜欢不喜欢。”

老爷接过茶碗欣赏了一番，见果真又轻又薄，轻薄到让人拿在手里不觉得手里拿着东西。

老爷问：“茶碗的好坏何以区分呢？”

“所有的陶器都以轻、薄为贵，又重又厚的就不算是好茶碗。”

老爷点了点头。从这天开始，这只茶碗就摆在了老爷的桌上。

老爷是一个意志坚强、擅于忍耐的人，从不叫苦，不轻易流露声色。新茶碗很薄，传热很快，拿在手里简直和拿着一块炭火差不多。每次使用，老爷都要忍受烫手的痛苦。

这世上，有多少人不是在享受富贵，而是在忍耐富贵啊！

（林冬冬摘自新蕾出版社《小川未明经典童话集》一书）



猴 凤翔泥塑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贾 真

编辑 李 霞 孙烈举

蔡 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6年第4期

文苑

【卷首语】	1 / 忍耐富贵	小川未明
【文苑】	4 / 爸爸的红烧肉饭	小川系
	8 / 人生“定额”	刘荒田
	9 / 鹊玉轩	周汝昌
	9 / 柔和的阳光	休 斯
	29 / 云在青天水在瓶	亦 舒
	45 / 我的母亲	汪曾祺
	56 / 摸叶子	施立松
	68 / 孤单的人声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人物

【人物】	18 / 默克尔，逆流而行	朱东君 冯雪珺 梁 滢
【名人轶事】	23 / 挠痒痒	杜瑞文
	67 / 拒绝崇拜	帕利·尤格拉

社会

【杂谈随感】	37 / 帝师经济学	青 丝
	46 / 大打价格战的企业家	叶 檀
	50 / 我更害怕普通人	单士兵
	58 / 奢侈生活的陷阱	尤瓦尔·赫拉利
	59 / 似曾相识的西方	洪 晃
	63 / 谈治学	饶宗颐
	66 / 有什么样的内心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马克·扎克伯格

【话 题】	34 / 未来世界的主人翁	古 典
-------	---------------	-----

【社会之窗】	24 / 你凭什么和土豪做朋友	杨奇函
--------	-----------------	-----

人生

【人世间】	64 / 追寻义勇军远去的背影	王慧敏
【人生之旅】	26 / 大家都是爸爸的儿子	侯文咏
	32 / 读书，不只是为了钱	冯小凤
	40 / 我的初恋	梁晓声

【两代之间】	12 / 千疮百孔的爱	闫 红
	48 / 不想让你成为我这样的人	杨熹文

【青年一代】	10 / 世间所有的相聚	莽 麦
--------	--------------	-----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mailto: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mailto: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http://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总第609期) 二月 (下)

人生

【婚姻家庭】 14 / 相永好,不言别 余平夫

生活

【心理人生】 36 / 钻石法则 乐嘉  
 42 / 掌控饭局 张兵  
 44 / 一份来自陌生人的礼物 Vicki Glembocki  
 47 / 先抢了再说 刘墉

【乐活】 7 / 稀饭与腌渍苦瓜 蒋勋

文明

【在海外】 22 / 东马克和西马克的故事 伊迎  
 62 / 日本街头拉行李箱的中国人 莲悦

【历史一页】 52 / 无法被遗忘的捷克小村 李涵

【史海拾贝】 28 / 步子要大一些 王国华

【文化茶座】 16 / 书信 画作 手稿 凡·高  
 54 / 巴黎左岸的梦 瘦猪

悦读

【言论】 21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30 / 时尚的轮回

【话与画】 60 / 人啊人 Stephan Schmitz

点滴

【意林】 51 / 以水镜为师 蔡志忠  
 51 / 居安思危 圭江  
 51 / 善恶因果 王鼎钧

【点滴】 13 / 婚礼上的父亲 wendy  
 27 / 想象与救助 陈荣生  
 33 / 四宁四毋 杨葵  
 43 / 大数据:越大越有价值吗 孟晓犁  
 47 / 哪有完全的“中国制造” 潘石屹  
 49 / 犬人 陈四益

互动

【互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34)

艺术

【封面】 吉祥如意(环县皮影) 张治文



## 爸爸的红烧肉饭

● [日] 小川糸 ◎ 陈宝莲 译

那是中华街上最肮脏的一家餐馆。

男友这样形容后，带我去那里。那家餐馆果真如他形容，不对，是比他形容的还要过分。鳞次栉比的其他店家，每一家都光亮耀眼且干净，只有那家，像是被搁在展室内多年不动、沾满灰尘的标本。如果没有挂上××饭馆的招牌，没有人能发现那是一家餐馆。

但是，男友推开店门进去的瞬间，我立刻知道那是一家正在营业、充满活力的餐馆。每一丝空气中都混杂着食物的诱人香味。

入口附近是高高的柜台，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坐在里面，手指拨着老旧的算盘。

“你好。”高个子男友鞠躬打招呼。

“少爷，又长高啰！”

“哪有，我都快三十了，不会再长了。”男友摸着下巴上的短须，语气温和。

女人打量店内一圈。

“不介意在洗手间前面的话，是有空位，不过，你有同伴……”她看见站在男友身后的我，露出为难的表情。

“不要楼下，今天坐楼上。”男友指指天花板说。

从柜台后面狭窄的楼梯走上去，是铺着榻榻米的小地台。墙上贴着过气多年的偶像穿着泳装、手拿啤酒微笑的海报。我们在海报旁边的座位相对坐下。

“周六时，队伍会一直排到外面，必须耐心等上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

“排成那样，大家就那么想来吃？”

“对，这是行家才知道的人气餐馆，谢绝一切采访。”

毛巾和开水送上来。

“你小时候常来？”

男友的老家在横滨，从刚才女人称他少爷的口气来看，她应该在男友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

“对，我常来，我爸从上一代大厨掌勺的时候就来了。我上小学时，肚子饿了，就自己带钱来这里吃饭。真不知有多爱吃！”

男友的父亲已经去世，听说是土生土长的横滨人。

“我来点菜吧？”

“请便。”

要是在平常，他一定也让我看菜单，问我想吃什么。虽然这么说，但我们约会的次数还是屈指可数。对于我们来说，约会就是一起下馆子。

“嗯，一瓶啤酒、一份烧卖，然后鱼翅汤，最后……”

“红烧肉饭。”不知何时站在旁边听我们点菜的大婶亲切地建议，她和柜台里的那个女人长得有点儿像。

“虾子好不好？”她一边用铅笔填写菜单，一边问我的男友。

“真的很想吃，可是今天只有两个人，下回再吃吧。去加拿大之前，我还会再来。”

“加拿大？少爷要去蜜月旅行？”

“什么话，不是啦！是明



年要调职。”男友的脸渐渐变红——我们只交往了半年。

“肚子饿扁了，阿姨，快点下单好上菜！”男友粗鲁地说。

“好的，好的。”

大婶突然冒出这奇怪的话，连我都脸颊发烫。不过，大婶也不匆忙，拖着脚，一步一步地慢慢下楼。

男友好不容易恢复平静，拿起毛巾擦拭双手，喝口水，松开领带，轻松打开话匣。

“我爸爸很讲究吃，这家馆子的汤品好，他就只喝汤；那家店的沙拉好吃，他就只吃沙拉；换下一家，又只吃牛排；然后，再去爱吃的甜点店。这样吃饭，他习以为常。”

“妙极了！”我听得出神。

“才不呢！因为我陪着他，我还小，只想快点吃饱，可是尽管我空着肚子，也只有汤喝，必须忍到下一家馆子，这简直是折磨嘛！我妈也是勉强陪着。”男友说起他父亲的时候，脸上总是现出春天平静海面似的表情，光是看着，我就感到一种安详。

“可是，你也因此很懂得吃，现在，我也跟着受惠。”

最近，我偶尔会直呼男友“你”了。

“说起来，这里是我爸来的次数最多的店。”男友浮现昔日凝视他父亲时的眼神。

“这是啤酒和烧卖。”大婶发出不输周围客人说话声的音量，把盘子放在桌上。形状不一的烧卖冒着热腾腾的白汽。

“开动喽！”

我拿起筷子，热的食物要

趁热享用，这是我们共餐时的铁律。

“好吃！”口中含着热乎乎的烧卖，还是忍不住发出惊叹。肉馅大概是经过特别摔打，富有弹性，并且含有浓郁的肉汁，在口中像爆竹般炸裂。

“嗯，这里的烧卖，真是天下一品！”

男友喝光杯里的冰啤酒，幸福地咀嚼烧卖。

一盘五个烧卖，男友吃了三个，我吃了两个，真的是吃了个精光。刚按捺下想再来一盘的欲望时，双手捧着餐盘的大婶又缓步上楼。

“久等了，汤放在这里。”

这次是一大碗鱼翅汤。火腿丝和笋丝像写着心愿的七夕短笺，混在雾一般的白浓汤中，光是看了就食欲大振。男友舀起一小碗，递给我。

我用小调羹舀起一勺，倒入舌间。鱼翅放了很多。

“这个也好吃得没话说。呼，好幸福！”

“太好了，珠美也喜欢吃。”

以前，男友称呼我时都加上“小姐”，这是他第一次直呼我的名字。我假装没发现，继续用小调羹舀鱼翅汤入口。与其说这是汤中放了鱼翅，不如说是鱼翅周围缠着羹汤，那样浓稠、那样不吝使用鱼翅。

“吃太多了。”

男友把腿伸直，我也在同一时间变换坐姿。我们虽然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但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交往，男友比我大三岁，在业务部工作。

我自己又舀起一碗。已经十月了，难怪会喜欢这种热气腾腾的食物。

鱼翅汤就像飘落在草原上的雪，柔柔地装满我的胃。又像飘落地而瞬间消失一般，从胃部流向身体各处。享用美食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刻，只有那个时刻，可以忘记所有讨厌的、难过的事情。

“怎么这么好吃？”

我凝视调羹里的鱼翅汤，自言自语。味道绝不清淡，是汤底的功效，显得浓而不腻。

“我感冒时，我爸就会让我喝这里的汤，我还蛮高兴的。”

“好奢侈，不过，感冒时喝了这汤，胃里就装不下其他食物了。”

“是啊，好柔的味道。”

“真的是让人安心的味道。”

汤喝得愈多，愈觉得温暖，迷迷糊糊地想睡觉。

“珠美吃到美食时，表情真的像个小孩。”

说这话时的男友，和在公司里焦躁的模样，判若两人。

“彼此彼此。”

就在鱼翅汤几乎见底的绝佳时机，红烧肉饭上场。

“这是我爸最爱的红烧肉饭。我们全家出国旅游时，他也任性地嚷着要吃红烧肉饭，我妈烦死了。我妈做菜的手艺也是职业级的，但就是做不出这里的味道。”

和鱼翅汤一样，这也是满满一大碗。不知道的人会各叫一碗，那可要吃撑了。还是男友帮我盛饭，白米饭上放着炖



得极烂的红烧肉、热腾腾的汤汁和配色用的小菜。

“看起来很好吃。”我发自内心地感叹。勾了芡的浓郁汤汁发出麦芽糖般的晶莹光泽。

“要享用喽！”我虚心低语。

在已经无法把感想化作语言、只想尽快和眼前食物融为一体的焦急心情下，我把白色汤匙不停运往口中。饭粒饱满，裹着五香味的汤汁，有种独一无二的味道。光是白饭浇上汤汁，就已十分美味了，何况那红烧肉……这世上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虽然是一大块肉，但炖煮得又软又嫩，汤匙可以轻易将其切开。味道渗入肉的每一丝纤维里，与其说口中含着食物，不如说像含着艺术品。咀嚼之间，心情变得非常愉快。

“看来，珠美也喜欢。”

我惊觉自己正默默埋头猛吃，一抬头，见男友眯眼带笑凝视着我。

“这里直到现在还不用瓦斯，而是用焦炭当燃料。火力超强，才能烧得这么透，特别好吃。也只有这家店，才能让我爸爸完整地吃完一餐。”

“那是当然。”

我自己盛了第二碗。肚子几乎撑满，但还是觉得可以再吃。结果，男友吃了四碗，我吃了三碗。最后，肚子实在撑得难受，裙扣差一点爆开。

“不能动了！”

沉浸在幸福的余韵里，轻呼一口气。好像和男友乘着小竹筏，随波荡漾，仰望满天星斗。

满满的一大碗饭，不剩一颗饭粒，全收进我和男友的胃里。如果男友不在眼前，我真的会不顾形象，直接躺在榻榻米上。

男友喝了一口热茶，突然坐直，表情严肃。我以为自己做出什么不得了的失态行为，赶紧端正姿势。该不会他已经讨厌我了？

“唔，我今天有些话，想对珠美说。”

男友的表情看上去更加窘迫。我霎时想到，他可能要提分手。一定是觉得我可怜，所以在最后请我吃一顿好的。

“刚才说，我明年要去加拿大……”

男友语气缓慢。

是想在离开前分手吗？男友的表情更为难，让我看不下去。这半年来，我们去各种餐馆吃饭，光是那样，就已十分快乐，不论他要说什么，我已有心理准备。

“珠美愿意一起去吗？”

我愕然抬头，他满脸通红地看着我。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啊？可是……”我只这样说，便低下头。

“我了解，我是在一切都了解的情况下求婚。如果你真的忘不了那个人，我们只做一起吃饭的朋友也没关系。和你在一起，我感到幸福。”他的声音略带哽咽。

我的前男友因为车祸，突然消失在我眼前。他也是我的同事，所以男友也知道这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和异性交往，男友是那件事以后我第一

个交往的人。

我低头眨眼的瞬间，啪嗒啪嗒，泪水掉落，种种思绪在胸口炸开。

“这是我爸的遗愿，选老婆时要选懂得这家餐馆饭菜味道的对象。”

这个想法太奇怪，我不觉地抬起头，扑哧一笑。

“好有趣的遗愿。”我笑着擦掉脸颊上的泪水。

“就是啊，不过，我也这么认为，能和自己一起享用美食的对象最好。”

“可是，光凭这点就决定，妥当吗？其他方面也需要考察啊。”

这时，男友笑着说：“那些都已考察过了。”

哪些？我用眼睛问他。

“我妈常说，要决定另一半时，就跟她一起吃饭，能一点不剩、通通吃光的对象，钱包交给她也没关系。”

“啊？”

的确，照这个标准来说，我或许合格。

“谢谢你。”

回答中含有太多的意义。如果确定是他，我已认定是余生的未来或许又可以自己做主、从头开始了。当然，这个时候被求婚，我很惊讶，但在我心里，也确实梦想能永远和男友这样相对。

“真的愿意接纳我吗？离出发还有一些时间，珠美可以好好考虑。”大概我的表情传达出我接受求婚了，男友的声音在我耳朵深处愉悦地回响。

“也是，我必须认清你不是一辈子给我吃美食的对



过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的朋友一边大吃大喝，忙碌地拜见亲友，一边又因过完年马上要开始上班而焦虑。在放松之后，立刻要进入很有纪律的上班打卡生活，会有一种抗拒的心理。我常常觉得有些朋友在这时会生出工作恐惧症，因为放松了一段时间后，生活节奏一下子调适不回来。

我会在这个时候邀请朋友到家里来，煮一锅稀饭。我会告诉朋友，附近不知道为什么发展出一种做咸鸭蛋的行业，而且特别强调是祖传的特别方法，切开咸鸭蛋时，蛋黄部分红红油油的，特别有滋味，配稀饭吃非常好。这是很容易取得，价钱又不贵的一道菜。

接下来我还会拿出自己配稀饭的一道小菜，就是苦瓜。大家可能不觉得苦瓜有什么好吃的，其实正因为它本身苦，所以需要很特别的方法处理，这是制作这道料理时真正的考验。

我是和一位朋友学的这道料理，最喜欢在过年

时请朋友享用。先把苦瓜洗干净，剖开，掏掉种子和瓜瓤，你会感觉到苦瓜瓤和种子的质感，在触觉上产生乐趣。将苦瓜切成薄片，一片一片地放进瓷缸或玻璃瓶里。然后用醋、水来调配腌汁，喜欢酸一点醋就多一点，喜欢淡一点水就多一点。加一点冰糖，最重要的是加入话梅，选择比较好的话

梅八粒到十粒，最后切薄薄几片嫩姜放进去一起煮。水开后，把汤汁浇进瓷缸或玻璃瓶里，用盖子封好，冷却后放进冰箱冷藏，一天后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这道腌渍苦瓜有话梅的酸甜、冰糖的甜味、醋的酸味，混合成非常奇特的滋味，清淡爽口。

我试过很多次，凡是吃过油腻食物的朋友，都很喜欢这道菜。这道苦瓜是清洗油腻食物的好东西，朋友吃完稀饭、咸鸭蛋、苦瓜，就会有心情准备第二天去打卡上班了，我觉得这是对朋友最好的关心。不需要语言，而是让人从味觉开始体会自己生命中的美好。吃一些清淡的食物，不仅能够去除油腻，还能让人有更美好的心情去迎接第二天繁忙的工作。

（极品咖啡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品味四讲》一书，赵希岗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 稀饭与腌渍苦瓜

◎蒋 勋



象。”我半开玩笑地回答。

和喜欢的人自在交谈的小幸福，很久不曾想起了。瞬间，一股充沛的感情席卷而来，我好想放声大哭，但是，肚子撑得太满，我只能茫然地望着男友。

付钱时，柜台里的女人咧嘴轻笑：“少爷，有好事了吗？”话意有所指，男友的脸

一下子红到耳根。

“下回再来报告。”

男友赶紧付钱，像要堵住女人的嘴。

“很好吃。”我大声说，像要让厨房里的师傅都听到似的。肮脏？岂有此理，这家店可是让爱美食者魂牵梦萦的地方。

走出餐馆，天色已暗，气

温有点低。

“散步到公园吧？”男友的手掌温柔地包住我的手。

“加拿大很冷吧？”

“我们去的是海边城市，一定有很多新鲜的鱼贝。”

月光皎洁，照在港口停泊的船上。

（若子摘自重庆出版社《趁热品尝》一书，李晓林图）





# 人生『定额』

●〔美〕刘荒田



在纽约拜访一位景仰多年的前辈，在他朴素的家里畅谈文学。从历史的无情谈到人性的险恶与救赎时，这位已90岁的文学大家讲了一个亲历的故事：他和一位曾在前线出生入死的军官聊天，他问军官怕不怕死。军官说开始怕，慢慢就不怕了，越往后心里越踏实。他很疑惑，战场不是老死人吗？军官笑答，正因为这个原因，只要死的不是自己，我方战士死得越多，自己生还的机会越大。说到这里，前辈苦笑。我仿佛看到战壕里的军官，在接到我方伤亡报告时复杂的表情，痛惜、愤怒、悲哀的底层，竟是“逃过一劫”的庆幸。我听罢沉思良久，试图厘清军官“你死我活”的逻辑，姑且将之归类为虚假的心理安慰。

再想下去，却发现这种思维具有普遍性。我们不是常听人说探望年长者“见一次少一次”吗？商人贩卖稀缺货物

时，抢购者也以“买少见少”为理由。极端言之，这是生命的“逆命题”。本来，见面也好，购物也好，从正面计算是叠加的。我们给人庆祝生日，不会残酷地说：“你离死亡又靠近一步。”过年度节亦然，强调“天增岁月人增寿”，而不会像鲁迅《立论》中的阴冷绝望，连人家的婴孩满月，也赠以“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之类的晦气话，尽管没有人敢说这个立论荒谬。

这种思维定式，隐藏着一个核心——人生是有“定额”的。战场的伤亡数早已注定，每死一个，就给同伴增加了活下去的可能。儿女看望父母的次数早已限定，每去一次都使“配额”减少。民间也有“吃多少穿多少，都已注定”的说法。

所谓“冥冥中自有定数”，如果它确实存在，比如，定下“吃”的总量，那么，谁细水长流，每天尽量少

吃，谁就能延长寿命吗？问题恰在于，这是玄妙的天机。《圣经》云：“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总括而言，“有时”即“上帝所定配额已满”之谓。

是否确有其事，在窥得上帝的分配方案之前，都难以说准。人生有“定额”是好事还是坏事？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从“定额”出发，可奋发，也可懒惰；可达观，也可颓唐；可走快速到达终点的捷径，也可以通过拐弯与停驻来延长时间。

前辈这般下结论：历史无情，文学以情补其空疏，救其冷漠。

（安华摘自《深圳特区报》2015年11月2日，刘宏图）



雪芹好奇地问祖母：“我爷爷也考过吧，进过贡院吗？”

祖母自豪地答道：“考过，中了举人。后来康熙老皇上不让咱们旗人再考高的功名，说咱们本来世代有官位，不必和那穷念书的争这点儿名利。可你爷爷心里还是盼着儿孙有高中的。他说过，我并不喜欢功名利禄这条道儿，可是世代没有得功名的家门，人家看不起，总当粗人看。你爷爷作那么好的诗，才气谁都难比，怎奈江南的那些书香世家，背地里就轻薄他。你爷爷为这个心里窝着气呢。是他主张的要供个魁星！”

雪芹开始深思。“爷爷一辈子那么大的名声，还有不舒心的事？”

祖母笑了，又叹口气：“你到底是个孩子。你爷爷那心事可大了，大约你现在也难明白。他给园里一个房子起名叫鹊玉轩。”

“什么是鹊玉轩？”雪芹急切地问。

“也是你爷爷讲过我才懂



## 鹊玉轩

◎周汝昌

的。他说，古时有一座名山，山上尽出玉石。你知道，玉可珍贵了，难得找到玉。可是当地人却不知其贵重，从小就把它当作一般的石头来看待，只要弯下腰，就能拣到一块玉，因为没有用，总是拿它赶喜鹊！所以你爷爷叹息，说多么好的人才，没人识，不就是一块‘鹊玉’吗？”

雪芹觉得像被雷电轰了一

下，半晌不语。很久以后，他从爷爷的诗集中，看到了两句诗，才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娲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砉用不得！”

这说的是，传说在荒古时代，忽然天塌了半边，日夜漏雨，天下洪水为灾，人都淹死了。女娲就炼制了无数大石块，把天补上了，雨也停了，他又用泥土创造了人类。

雪芹终于明白了：爷爷把自己比作能够补天的神石，可是单单这一块没用上，被扔在地上，万年亿年，石头的棱角都磨没了——就是有人想再用它，也用不得了，成了废物！

雪芹深深领悟了爷爷的精神世界，这使我不禁一阵心酸，泪流满面。

玉和石头的故事，使雪芹小小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永难忘记。

后来，他的小说就是以玉和石头为开端而书写的，名为《石头记》。

（月月鸟摘自东方出版社《曹雪芹传》一书，连培伟图）

你坐在水仙丛中，  
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气，  
如同你在照片旁的题词：“天真烂漫。”

照在脸上柔和的阳光  
如同盛开的水仙。像那些水仙花中的任何一株，这全然是  
你在水仙丛中仅有的四月。  
新生的婴儿在你的臂弯里  
像一只玩具熊，仅有几个星期  
进入他的天真。在你神圣的照片里：  
母亲和婴儿。在你身旁  
是对着你仰面而笑的女儿，

## 柔和的阳光

◎张子清  
◎〔英〕休斯  
译

只有两个人。像一株水仙，  
你俯脸对着她，讲着什么话，  
你的话音消失在照相机里。  
一张难以辨识的照片：  
一座有河围绕的山庄，比你的房屋大，  
你坐在山庄里。接下去的时刻  
像向你走来的一名步兵  
慢慢地从无人地带返回，  
在某些东西下面躬身，  
却没有接近你  
仅仅融入那柔和的阳光里。

（鸭梨摘）



● 荞 麦

级吧。几乎全校的学生都围了过来，所以除了听见同学们的叫声，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他们可能是骗我的，他们说：“小狗游到了对岸，它大概自己找回家去了，因为小狗鼻子很灵，能闻着味道自己回家。”他们不该跟一个小孩子这么说话，没有人真的了解小孩。就因为这些安慰人的废话，我等了整整一年，或者两年。每天早晨出门时我都忍不住四处张望，有时玩着玩着，忽然像是惊醒了一样，抬起头眺望田野。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我上初中时的班长，斯斯文文的，或许有一点过于斯文了吧。乡下的男孩子对这种过于斯文的男生总难免有点恶意，有点自己意识不到的嫉妒。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他们说我俩是一对，经常开一些无聊的玩笑。

最开始的时候，我很害羞，而他很愤怒，还跟一些男生打了一架，嘴角都肿了。后来，有一天放学之后，大家都聚在操场上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边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打着打着就没人想跟他打了。天色也渐渐暗了，我走过去，拿起球拍，说：“我来跟你打吧！”

他愣了一会儿，沉吟半晌，发球了。

周围一片哗然，哄笑起来，但我们一直打一直打，比分还咬得很紧。慢慢哄笑声就小了，他们开始认真看我们打球，打出好球的时候，他们喝

## 世间所有的相聚

我曾经有过一只狗，乡下最常见的黄色小土狗，温顺黏人，现在想来大概并不怎么机灵，而且胆小。有一天，我去上学，它竟然恋恋不舍地一路跟到了学校。

学校离我们家挺远的，每天早上走过去要半个多小时，更别提还得过两座桥，跨两条河。到了学校之后，它不能进教室，就在外面待着。我满心甜蜜，心不在焉地看向窗外，想到晚上小狗还会陪我回家，

开心极了。

结果下课的时候，外面一阵喧哗。我们班下课晚了一点，等我走出去的时候，小狗已经被一个高年级男生扔下了河。可以想见，我大喊大叫，哭得歇斯底里，冲过去要跟那个男生打架。老师过来劝阻，却并不真正站在我这边，她只是想息事宁人。小狗在河里游了一会儿，或许游到了对岸，或许没有。我想去救它，但无计可施。我那时大概才上一年



起彩来。

之后我们经常打球，双打的时候我们就搭档。看我们这么友好甚至亲密，玩笑就变得不那么好笑了，也没人再多提什么。我们都还小，除了打乒乓球、偶尔聊天、讨论学习之外，并没有更多交往。

升到初二的时候，他却没有来上学。过了几天，全班都知道了：他得了白血病。

我们学校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募捐，但谁都知道这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终于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开始认真约起来，要去看他。我们找人问了在哪家医院，又商量着怎么去。

还没有成行，他就死了。消息传到学校，比他的死亡更令我震惊的是，我竟然没有去看望他。

我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一直迟迟不去看望他呢？说不定是出于害怕，还有幻想。仿佛只要不亲眼看见，一切就都不是真的。

我有过那么多的同学，却直到高中才感受到了所谓“同窗之情”。

那时我们集体住校，吃饭都是围成一圈站着吃的。上铺的女生每周末从亲戚家带来很多菜，喂饱我们青春的身体。晚自习时，班主任总是喜欢悄无声息地出现，透过后门那黑乎乎的窗户看着我们，必须靠后面同学咳嗽提醒，我们才能保证安全，不被训斥。

三年里，我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荣辱与共，分享所有的悲伤和喜悦。之后我们一个

转身，十几年后聚会时甚至想不起对方的名字。

不断地告别，却都以为还会再见。每次辞职，我们都会相约“再联系”“经常吃饭”。

在报社工作的时候，除了睡觉，我跟几个同事几乎全天腻在一起，一起吃午饭，然后各自采访，晚上在空气浑浊的办公室里一起写稿子，讲笑话，一起吃晚饭，继续写稿子。交稿之后有时还一起吃夜宵，然后各自回家睡觉，睡到中午再一起吃午饭。

辞职的时候他们说要跟我一起走，当然最后并没有，大家像情人一样在咖啡馆谈分手。我因此在情感上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和挫折，而这种愤怒最终指向的是自己的无能。我有时候想，我或许是一个不配拥有真正友谊的人。

我曾经喜欢过一个男生。我们在楼梯上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他高我一届，去了南京读大学。我或许并非因为他来了南京，或许又是。大一的时候我去找他，他带着他的女朋友跟我一起吃了炸鸡，女孩很漂亮。

不久之后，不知他们因为何种原因分了手。再喊他跟我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毕业，开始工作了。从出租车上下来，他付车费，打开钱包时，钱包里装着厚厚一沓钱。我问他带这么多钱干什么，他露出雪白的牙齿说：“一会儿帮你埋单啊。”

就因为这个，我一直都记得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的时

候，他结了婚有了孩子，跟我说，想起以前跟我一起走了很远的路。现在他是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很久不散步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世间所有的相聚，不过是为了最后这别离的一刻。他在电话那头，我在电话这头，都知道时间飞逝，一切不可挽回。

从那以后，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养过任何宠物。我几乎忘记了所有同学的样子，却莫名其妙常常想起那个已经去世二十年的初中同学的笑容。过了几年之后，曾经关系亲密的上司跳槽，我抱臂旁观，在那一刻完全理解了前同事们的心情——权力下的友谊都是虚构的，对于下属来说更多的是压迫和痛苦。我因此彻底原谅了过去的自己。

从我家到公司，要坐十五站地铁，中途只有两站是在地面上疾驰，其余都是在黑暗的地下穿行。每当到那两站时，不管在看书、玩手机，还是做其他事情，我都会停下来，抬眼看向窗外。

地铁飞驰而过一片废墟，春天时那里环绕着大片绿树和紫色泡桐花，中间有一栋满是窗户的房子，已经废弃了，窗户玻璃也碎了好多。但这房子独具美感，每次经过时，我都会凝神看着它。我知道它迟早会被拆除，可能某一天经过的时候，就会不见了。于是我倾尽全力看着、记着，在这一切消失之前。

（高原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当一切在我们周围暗下来》一书，刘程民图）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一位名叫佛朗士的英国教授以私人名义奖励了她 800 港币奖学金，张爱玲受到极大鼓舞，拿去给母亲黄素琼看。黄素琼没什么，只叫她放在那里。张爱玲惴惴然放下，过两天再来，听说那钱已经被黄素琼在牌桌上输掉了。

佛朗士也许是张爱玲的初恋，或许是她这一生最仰慕的人。在她惶惶然的少女时代，他给她的这份鼓励，被她视为“这世上最值钱的钱”，乃至一张“生存许可证”。黄素琼难道看不见她眼中的光彩，为何要做这残忍之事？

可能是黄素琼觉得张爱玲太得意，甚至觉得她与佛朗士有私情，要用这种方式打压她一下，给她泼点冷水。可正是这种不动声色的打压教育，给张爱玲留下了一生的心灵暗疾。

最初，张爱玲对黄素琼也崇拜有加。黄素琼站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张爱玲看得艳羡，声称：“8岁我要梳爱司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黄素琼给她提供了一个很梦幻的成人模板。当少女张爱玲厌恶地从父亲家终年萦绕的鸦片烟雾里穿过，当她不得不接过继母递过来的牛肉色的旧棉袍时，母亲的世界，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火柴时那瞬间出现的光亮，令她失神向往。

张爱玲 16 岁那年，黄素琼从国外回来，张爱玲不免多

去了母亲那儿几次，这令她继母不满。争执中，父亲将她关了禁闭，过了大半年，她终于设法逃了出去，逃到黄素琼家。

## 千疮百孔的爱

◎ 闫 红



黄素琼对她不算差，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她补习数学，还亲自教她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告诉她如果没有幽默天赋，千万别说笑话。黄素琼一心一意想打造一个优雅的名媛，但很不幸，张爱玲不是这块料。她没有那种活泼曼妙的风范，走路跌跌撞撞，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嘴巴就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这让黄素琼很失望。除了写在



脸上的质疑，她还会冲着张爱玲咆哮，声称后悔当年认真照顾患了伤寒病的张爱玲，还说张爱玲活着就是为了害人。

黄素琼发泄完情绪，该干吗干吗去了，却让张爱玲长久地不安：“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人。”

黄素琼也许会申辩，说她制造这些压力全是为张爱玲好。事实也是这样，张爱玲奋发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东亚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

在香港，张爱玲与黄素琼短暂相聚时，出现了文章开头的“800港币事件”。这是张爱玲心灵世界里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在黄素琼看来也许只是一桩不动声色的成功干预——她四两拨千斤，打击了那个少女刚刚冒出的爱情幼苗。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告诉姑姑，她一定会把母亲在她身上花的钱全还给母亲。还给母亲，母亲就不是自己的债主了，就不可以再对自己评头论足、挑三拣四，让自己生活在她质疑的目光里了。黄素琼一直都不知道，她撼动的，是张爱玲的整个世界。

张爱玲认为最完美的做法是将钞票放在一束深色的玫瑰花下，装在长盒子里还给黄素琼。但这一做法的前提是，她首先得有钱。在成为一个作家后，张爱玲对稿费的计较，众人皆知。

黄素琼终于回到中国，张

爱玲选了个时机去还钱。没有玫瑰，没有长纸盒，二两小金条放在手心，简直担心会从手指缝里漏掉。她还陪着笑递过去，感谢母亲为她花了那么多钱，“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黄素琼落下泪来。这一招对黄素琼的打击，不比当初她把那800港币轻易输掉时对张爱玲的打击小。她明白，这两根小金条上，聚集着决绝与冷酷。她这样对女儿说：“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子’。”这话让张爱玲十分诧异，她那女神范儿、文艺腔的母亲，竟以佣人的口气，引用这句俗语。

之后，黄素琼再次离去，去了她喜欢的欧洲，张爱玲随后去了美国，她们母女此生再未相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住进医院，她写信给张爱

玲：“我现在只想见你一面。”张爱玲写信对自己的好友说：“我没法去，只能多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写的关于我的文章也寄了去，希望她看后能得到一星星安慰。”

一个月后，黄素琼去世，没有亲人在身边。

就在黄素琼去世的前一年，张爱玲怀孕，随后流产。她后来解释说她不想要孩子，是因为她“觉得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黄素琼报仇”。她心里对母亲是有歉疚的，但并不原谅。

“人世间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这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母亲，最后只能是流淌在她的血液里，她们甚至没有一张合影。

（从容摘自《百家讲坛》2015年第24期，李晨图）

## 婚礼上的父亲 ●wendy

在婚礼上哭泣的新娘父亲，我至今只见过一次。他站在门外，拉着女儿的手，在女儿耳边轻声低语。这位父亲红着双眼，脸上渐渐泛起了酸楚。女儿则低着头，待她抬起头时，已是泪水涟涟。

司仪宣布进场，新娘挽着父亲缓缓走在红毯上。灯光打在他们的身上，笼着一层暖黄的光晕，让他们的身影看上去很神圣。当追光灯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一对新人时，或许，只有作为摄影师的我才能看到新娘父亲

笑容的僵硬。

女儿转身拥抱父亲，父亲不自然地回应着，瞬间便放开。

放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从今天开始走进了别人的生活。父亲虽然面带微笑，但难以掩饰内心的落寞。

呱呱落地时的欣喜，蹒跚学步时的守护，咿呀学语时的欢乐……她成长中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哭泣汇成了父亲此刻的依依不舍。

（吴凡摘自《广州日报》2015年12月9日）



# 相永好，不言别

社区里住着一对教授老夫妻，他们的故事凄婉而又美丽。

妻子王蒲柳教授原是某农业大学的土壤学专家，丈夫李汉雄是美国某大学的终身教授，现在回国，是几所大学的特聘教授。他们有一儿一女，远在异乡：儿子在德国读博士，女儿在内蒙古参与治沙造林工作。只有两位老人一早一晚，牵手在社区的湖畔、小道上漫步。他们向所有的邻居微笑点头，所有的邻居向他们点头微笑。他们的故事只有“青春飞扬俱乐部”的主任吴华知道，但她不肯向别人诉说。别人也从未打听过他们的故事，只觉得这是一对幸福的老夫妻。

◎ 余平夫

渐渐地，邻居们发现王蒲柳教授变了，似乎变得木讷、呆滞，虽然见了邻居依然微笑，而且那笑容更加灿烂，却仿佛只是出于习惯，少了些内容。人们担心她是不是患了老年失忆症。人们开始主动同她说话，她却总是笑而不答。终于，社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为她请来了一位陪侍的小护士，并通过吴华悄悄告诉大家：王教授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就是人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希望大家能好好地帮助她。

这天，吴华告诉“青春飞扬俱乐部”的朋友们，第二天，是李汉雄、王蒲柳两位教授的金婚纪念日，请大家一起参加，共同庆祝。大家自然非常愿意参与，但也有几人心生疑窦：他们的婚礼是在1978年举行的，怎么2012年就结婚50年了？我们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呀！

两位教授的金婚纪念仪式办得热烈又温馨。当人们欢迎幸福的老夫妻致辞的时候，李汉雄教授讲了下面的故事：

“非常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关爱，让我们度过这美好的一天。有几位朋友可能怀疑，他们参加过我们1978年的婚礼，至今才34年，怎么会是金婚呢？我必须如实禀告。

“我和蒲柳，是所谓青梅竹马，是少年时的伙伴，北京人说的‘发小儿’。1955年和1956年，我俩分别考上了大学，相约大学毕业后结婚。谁知道1957年春夏之交，突如其来的一场

变故粉碎了我们的美梦。蒲柳的父亲作为农业专家，曾经参与过一些教育家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平民教育运动’项目。这些活动的组织者是梁漱溟、张东荪、晏阳初等大哲学家、大教育家。1957年之后梁先生的境况，今天70岁以上的国人很清楚。晏先生那时早已离国，后来帮助东南亚许多国家解决农业问题，效果如何且不去论，反正他的名声在国外灿如明星，而当时在国内他如‘丧家之犬’。

“蒲柳年轻时脾气是颇为自信和爽直的，她不能忍受在她心中如济世大善人一样的父亲平白遭到诬陷，便为梁先生、晏先生和她父亲的事业辩诬。这一来，后果可知，她成了……哦，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好





夕毕业了，那时，那时，她不要我去看她，不要我对别人说，我认识她……那时，我不好，真的不好！我竟然不敢去见她！她的苦……我增加了她的苦……我至今不能原谅我自己那个时候的软弱、没出息……那时我正处在被审查之中，审查结果决定是否能被公派出国留学……我的导师，也是审查我政治条件的负责人何教授（感谢他的在天之灵），把出国留学通知书交给我时，我忽然决定不去了，留在蒲柳身边。我眼含热泪刚一张嘴，何老师就伸出一只手，严厉地说：“你年轻，不懂事！公派留学，你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你的心思我明白，你要想救人，先得救自己。至于你怎样对人……我相信你。”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不会伤我这老头子的心！”我悄悄地通知蒲柳到紫竹院公园去，在那儿可躲到一个角落，隐藏一夜。那天，我们自己对月而拜，举行了自作主张的婚礼。我们的誓言是田汉先生的话剧《关汉卿》中的台词《双飞蝶》。剧中人关汉卿和他的恋人朱帘秀（四姐），而对可能的死刑，双双唱道：“俺与你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待来年遍地杜鹃花，看风前汉卿四姐双飞蝶。相永好，不言别。”当然，我们把汉卿、四姐改成“汉雄蒲柳双飞蝶”发誓“相永好，不言别”。那天，是1962年10月13日，50年前的今天。这就是我们以今天为金婚纪念日的原因。

“当年，我们庄重地含泪说出这6个字的誓言，从未想到有如此沉重的代价：蒲柳有夫不能说，默默一人生活，也拒绝过许多同情者和追求者；我在异国他乡过着被乡愁熬煎的日子。不是不想回来，是蒲柳劝我不要回来。她是对的……她甚至劝我忘掉那6个字，说那只是个浪漫之梦，不切实际。可我不能忘，那是我对我的祖国、我的民族、我的家、我的爱人的许诺！忘掉它，我将失去生命，失去灵魂，失去梦想。哪怕是带血和泪的梦，也会有阳光照醒的清晨！”

“当噩梦醒来时，我回来了！1978年的今天，我们补办了婚礼。这里就是我和蒲柳两次婚礼的证书：一张是写有‘相永好，不言别’誓言的我俩自制的证书；一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政部制作的结婚证。谢谢大家！”

他说完了，大厅里一片沉默，接着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甚至还夹杂着抽泣声……忽然有人大声说：“王教授呢？”大家一看，原来静静地坐在屋角的王蒲柳不见了。大家不由得惊慌起来，纷纷动身，要去找。这时，小护士素芳急急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怨我怨我，奶奶上厕所，一转身就不见了。”

大家一起跑出去寻找。远远的，在湖畔，在一片杨树和红枫掩映的小道上，王蒲柳急忙忙地走着。她那件紫红色的薄呢外衣在秋日的阳光中显得那么鲜艳。人们喊着：“王教授，王教授！”王蒲柳依然快步走着，不回头，也不驻足，仿佛什么也没听见。

这时，李汉雄快步走上前，说道：“看风前汉雄蒲柳双飞蝶。相永好，不言别！”那声音不大，颤抖着。王蒲柳却忽然站住，慢慢回过头来，那双依旧美丽的眼睛，放出分外灿烂的光，紧紧地盯着李汉雄。大家都站住，看着李汉雄一步步走向王蒲柳。接着，李教授轻声唱起来：“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困倦了，梦里花儿落多少。”

王蒲柳先是呆呆地望着边唱边走近她的李汉雄，接着仿佛记起了什么，眼里闪烁着泪光，脸上涌起幸福的微笑，快步迎上，一下子抱住李汉雄，不住地喃喃着：“你回来了，回来了，真好真好！相永好，不言别，不言别！”她把头靠在汉雄肩头，双眼浸满泪水，脸上却是灿烂的笑容。人们都悄悄地站着，没人说话，只有轻轻的抽泣声。“相永好，不言别！”大家都听见了这6个字，这经风雨受磨难，不曾被熄灭的爱情的烛火，是多么美丽，多么强烈、持久……

（夕梦摘自中华书局《中国美德读本》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在浪花拍打的海岸上，有间孤寂的小茅屋。一望无际，辽阔无边，没有一棵树木，只有天空和大海，只有峭壁和悬崖。在这里，有着最大的幸福，因为有爱人同住。

——安徒生《茅屋》





拄杖行走的女人



穷人与钱



秋天的杨树林道

## 书信 画作 手稿

◎ [荷兰] 凡·高    ◎ [美] H.安娜·苏 编    57° N 艺术小组 译

[1882年3月3日，星期五]

我有了一个新模特。其实我的模特不止一个，虽然他们是穷人，但我必须说，他们愿意为我当模特，这令我感激不尽。年轻女人的脸部并不美丽，因为她得过天花，但是她非常优雅，我觉得她很有魅力。

我必须试着去卖（这些画），但凡有可能，我情愿把现在的画都留给自己，哪怕只收藏一年，我也确定它们会比现在更值钱。我很想把这些画留下来的原因就这么简单。当我画单独的人物时，总是带着画群像的视角，比如，把人物置于一个三等候车室、典当行或者房间里。但是大幅的创作需要循序渐进，如果想要画一幅有三个裁缝的画，你得画过大约九十个裁缝，才能水到渠成。

[约1882年10月1日]

你还记得斯普街街口的全

国彩票办公室吗？一个下雨的清晨我经过那里，人们正挤在外面等着买彩票。他们大多数是老妇人和猜不出职业或谋生手段的人，但能看得出来他们有的匆忙而焦虑，有的悠闲地享受着生活。

这群人看上去对“今日大奖”十分着迷，对你我来说，这看起来实在可笑，因为咱俩实在没这个手气。但是这些人

和他们期待的表情，深深地吸引了我。

如果把它命名为《穷人与钱》，这幅画会更有意义。实际上，对所有群像的创作来说都是这样，有时，思忖再三才能真正了解它的意义。

这些人对彩票的好奇和幻想对我们来说看似幼稚，而一旦人们换个角度去思考，就会觉得非常严肃：这些穷困潦倒



桑泰斯-马里耶德拉-梅附近的海景



的人节衣缩食，省下钱去买彩票，幻想着可以因此得到拯救，摆脱贫困，他们把这当作对现实悲惨境遇的反抗或者暂时的忘却。

[1884年10月]

我最近画了一幅相当大的作品，内容是秋天金黄的杨树林道，斑斑驳驳的阳光洒在地面的落叶上，和树干长长的剪影交错在一起。在路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农舍，阳光照耀的秋叶之上是湛蓝的天空。

[约1888年6月5日]

现在，我是在地中海边上的桑泰斯-马里耶海湾给你写信。地中海有着鲭鱼一般的颜色。我之所以这样比喻，是因为海的颜色瞬息万变，甚至无法确定是不是蓝色，或许下一秒瞬息万变的光线，又为它添了一丝粉色或者灰色。

有天晚上，我沿着海边的沙滩散步。那里不算热闹，但也不荒凉，只是美。深蓝色的天空中点缀着比基础钴蓝色还深的蓝色云朵，其他则是蓝和奶白混合的颜色。在深邃的蓝色中群星闪烁，淡绿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粉色的，比家乡甚至巴黎的星空更明亮，更令人赞叹，更像宝石——像蛋白石、绿宝石、天青石、红宝石和蓝宝石。

[1888年8月6日]

今晚煤气灯点亮后，我可能就要开始画我住的这个咖啡馆内部了。

这里被称作“夜间咖啡



盛开的杏花

馆”（这种咖啡馆在这个地区很普遍），通宵营业。

那些“夜行客”没有钱投宿或者醉得太厉害而被拒绝的时候，可以在这儿挨一晚。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所有这——家庭、故乡，或许在幻想中比在现实中显得更有吸引力，我们在现实中没有家庭和故乡，也过得不错。我总觉得自己像个旅行者，要去某地，朝着某个终点。



拉马丁广场的夜间咖啡馆

若我能感知到这个地方，这个现实中不存在的终点，那么对我来说似乎更加合理，也更真实。

[约1890年2月20日]

我很想念约翰娜和提奥，你也跟我一样吧。当我收到他们的消息说一切安好的时候，真是太高兴了！

其实我觉得，我更高兴提奥用父亲的名字而不是我的来为他儿子命名。

我已经开始画一幅画了，可以挂在婴儿的卧室里——大幅的白色杏花盛放在蓝天下。

[1890年4月]

工作进展不错——很快你就会看到这幅油画，盛开的杏花，这也许是我迄今最好、最用心的作品，作画时我感到很平静，下笔也没有丝毫的犹疑。

（陆寒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凡·高手稿》一书）

默克尔



## 默克尔，逆流而行

◎朱东君 冯雪珺 梁 滢

最近，德国柏林的杜莎夫人蜡像馆新展出了三尊蜡像。除了上衣颜色，这三尊蜡像乍看上去几乎没什么不同，它们分别是2005年、2009年和2014年的默克尔，分属她的3个总理任期。这很符合一家德国媒体的评价：“10年来，默克尔的衣着风格和手势没有变化。”2015年11月22日，是默克尔就任德国总理满10年的日子。该媒体紧接其后的一句话是：“除此之外，德国各方面都蒸蒸日上。”

### 打败明星，逆势执政

在选举政治中，能胜出的候选人通常外表光鲜，口才极佳，演说煽情，所以政客明星化已成趋势。但默克尔偏不是这种人，她能当选多少有些偶然。

2005年5月22日，时任德国总理、社民党主席施罗德突然要求提前一年进行大选。两天后，默克尔作为联盟党候选人发表了竞选宣言。那时的她与施罗德相比，就像站在魅力排行榜的两极。

当时，施罗德虽因经济上的乏力表现失去了一些民心，但魅力不减。他来自社会底层、口才出众、风度翩翩，在男性文化盛行的政坛占尽优势。而默克尔来自民主德国，科学家出身，女性，且离异后再婚，没有孩子，这些特征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德国领导人。更何况她长相平平、身材平平、缺乏个人魅力，甚至常常被当成笑料：她的蘑菇头令人生畏，脖子周围居然没有头发；她的嘴角总是向下垂，好像不会笑，当她笑时，笑容又像是挤出来的；她的话很少，讲话时常常皱着眉头，像是忘了要讲什么；她还不善于在媒体面前展示自己，更不会讨好选民，说些他们爱听的话，对竞选活动中常见的集会和音乐会，她也很不适应。

初入政坛时，默克尔给民主德国时任总理德梅齐埃做副发言人。德梅齐埃评价她像一个典型的“科学家”，“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脚蹬凉鞋，发型糟糕”。在一次出国访问后，德梅齐埃不得不让手下带着默克尔去买衣服。

而默克尔在镜头前不太自然的肢体语言，也可以从她小时候看出端倪。她自称是“运动白痴”，“正常人天生会做的动作，我得先在脑子里想清楚，再拼命练习才能做好”。

看上去木讷又迟钝的默克尔，往往让对手忽视了她所能带来的威胁。在竞选过程中，施罗德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有时默克尔发表讲话，施罗德会像“操场上的男生”一样大笑。在大选前的电视辩论中，他咄咄逼人的表现远胜默克尔。结果，原本在民意调查中大幅领先的联盟党得票率仅略高于社民党，两党都未能在议会中获得过半数的席位。当天晚上，默克尔、施罗德和其他党派领导人一起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施罗德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我会继续成为德国总理”，并大放厥词：“你真的相信我党会和默克尔谈判，接受她成为总理吗？”夸张的表现让很多观众觉得他是喝醉了。看着对手的失态，默克尔表现得非常冷静：“简单明了地说，你今天并没有赢。”一个月后，默克尔和社民党达成协议，社民党获得内阁多数席位，而默克尔成为新一届总理。

当上总理后，默克尔的形象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她依旧不爱化妆、不注重打扮，唯一亮



眼的是各色西装外套，但与之搭配的仍是万年不变的长裤和平底鞋，她还时不时被媒体曝出穿戴几年前的旧衣服和首饰出席活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会精心打造发型，训练自己讲话的语调，刻意塑造凌厉的风格，以及与男人一争长短的气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穿着时尚，非常优雅。相比之下，默克尔并不特别强调自己的女性形象，让人往往忽略了她的性别。

而演讲对默克尔来说仍不是件轻松的事。她的语调总是不够抑扬顿挫，语句不够生动有趣。她不知道要把手放在哪里，还好后来学会了将十指相抵，比做一个菱形，摆在腹前。但当她所说的内容可以影响国际局势的走向时，谁还会在乎她的语调和手势呢？

### 直面危机，异军突起

时势造英雄。默克尔本来可能只是一位平凡的总理。但她上台后接二连三遭遇重大危机，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她展现出一位优秀政治家的品质。在欧洲大陆经济状况一片低迷之时，她带领德国异军突起。

2010年5月19日，默克尔在德国议会发表演讲时指出：“如果欧元失败，欧洲就失败了。”在她看来，欧元对欧洲的意义远超过一种货币，它是欧洲团结的保证。

默克尔此话一出，市场就知道德国要出手了。在欧债危机背景下，要稳定欧元，就要帮深陷危机的国家解决债务问题。钱从哪里来？大家的目光纷纷投向德国。默克尔刚上台时，德国的失业率在11%左右，被视为“欧洲病人”。如今，当欧洲国家普遍被高失业率所困扰时，德国却出现了“劳工荒”，且经济发展稳定，出口逐步上升，在欧盟进一步确立了“老大”的地位。“老大”出手，大家对欧元的信心自然回来了。

2012年10月，默克尔在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后首次飞往雅典，委婉地表明态度，要把希腊留在欧元区。在飞离雅典的航班上，她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脚痛，有人可能认为截肢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这是个谬论，因为截肢后既不能更好地行走，也不能摆脱痛苦。

即便这样委婉的表态，也是默克尔经过长时间思考后才做出的。亟待德国有所行动的美国人曾将迟迟不表态的默克尔称为“慢动作总理”，并催促道：“默克尔女士，您为何就不能来领导一把呢？您还要忍到何时？”还有人从默克尔的名字Merkel演变出单词“merkeln”，用来形容“既不行动，也不决定，更不表态”的状态。

其实这种风格与默克尔习惯用科学思维解决政治问题有关。她的一名高级官员说：“默克尔大概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分析家。她会看着各种向量进行推演、权衡风险、预测后果。”即使在做出决定后，默克尔还会等上一会儿再采取行动。这有点像她小时候上游泳课的场景，她会在跳板上站整整一小时，直到下课铃响，才跳下去。

不少政治家喜欢在面临问题时，很快提出一个方案，但是否真去实施，就另说了。默克尔完全相反，她在做出决策前会深思熟虑，反复听取意见。一旦做出决定，就会把政策延续下去。

默克尔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为德国赢得了欧洲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名义上的欧盟总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可实际的欧盟主心骨在德国柏林，这是谁都清楚的事。”一名欧洲记者曾这样感叹。

默克尔经历的另一大考验是乌克兰危机。2014年6月6日的法国诺曼底，欧美各国领导人汇聚于此，除了默克尔，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大家本是为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但现场没有喜悦的气氛，反而有些凝重和尴尬。3个月前，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宣布加入俄罗斯，俄罗斯随后被挤出八国集团。当天人人都心事重重，默克尔则格外繁忙。她先与普京会谈了一个小时，又在午餐前，找准机会把普京和波罗申科拉到一起，三人交谈了15分钟。一个战败国的领导人，就这样在纪念战争胜利的活动上成了斡旋的中心。

由此可见，默克尔已经成为欧洲，甚至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最有权势的女性领导人。如果说默克尔在欧债危机中的表现还有点半推半

就，那她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就是当仁不让，积极斡旋欧美各国。她以一种很自信的姿态，站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德国也因此次危机，在外交上实现突破，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

### 不循常规，喜好美食

与在政治生活中的谨慎少言相比，默克尔对个人爱好的表露要直接得多。

普通民众如果想见到默克尔，最简便的方法可能是去剧院。默克尔喜欢看歌剧，尤其是瓦格纳的歌剧——德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点并不常见。瓦格纳虽是最具德国特色的音乐家，但他有反犹倾向，希特勒是他的忠实拥趸。在长达12年的纳粹德国时期，瓦格纳的音乐到处奏响。他因而与那段黑暗的历史有了联系，他的音乐一度成为禁忌。

默克尔却不讳言对瓦格纳的热爱，她是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常客。这个音乐节的发起人是瓦格纳，而该音乐节曾经的负责人之一、瓦格纳的儿媳威尼弗蕾德自称是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以前没有多少德国

政客愿意与这个音乐节扯上关系，但默克尔从1991年就开始参加了。“我是因为我的丈夫才喜欢上瓦格纳的！”默克尔说。默克尔的丈夫绍尔是一位量子化学教授，甚少陪同默克尔出现在公众场合，偶尔两人会共同出席的活动就是看歌剧。

这也是少数能看到默克尔穿裙子，甚至低胸礼服的场合。2015年7月，默克尔和之前的很多年一样，出席了拜罗伊特音乐节开幕式。她一身闪亮的水蓝色长裙，上衣袖口、手包和鞋子是一样的宝蓝色，她身旁陪伴着穿西服、打领结的绍尔。那一刻，默克尔的脸上洋溢着难得的轻松笑容。

在体育方面，默克尔高调公开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当她还是个19岁的大学生时，就曾坐

在莱比锡中央体育场，观看民主德国对阵英格兰的足球赛。她说：“看足球对我来说总是一大乐事。”2014年6月16日，默克尔出现在巴西世界杯的观众席上，一场德国队对阵葡萄牙队的小组赛正在进行。只见默克尔时而大笑鼓掌，时而双手握拳起身欢呼，略带笨拙的动作相当可爱。最终德国队4:0大胜。赛后，兴奋的她“突袭”德国队更衣室，跟小伙子们来了张大合影。

默克尔的另一大爱好是美食。或许是因为物资匮乏的童年经历，她对食物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她说自己当年最奢侈的梦想就是能尽情地喝苹果汁，“如果能再有两个炸肉饼就非常完美了”。有一次默克尔在国宴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而前的桌上摆着小胡萝卜，她随手拿起一个便咬，震惊了在场的媒体。不过此举被解读为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让同样面临压力的选民更喜欢她了。

默克尔还喜欢做饭，尤其是在周末亲自买菜下厨，然后接受丈夫的夸赞。当年当选总理后她曾对媒体说：“尽管我将承担许多重大责任，但我会继续做

土豆汤，并过一种正常的生活。”2014年，默克尔第7次访华，她一到成都就迫不及待地去学做宫保鸡丁，边看边记，还说回国后一定要亲手做给丈夫吃。

时尚易逝，风格永存。当年勉强上位的默克尔，如今成为德国最具声望的总理之一。人们不知道她2017年能否第4次当选，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现在德国国内没有人能与她抗衡。她并不时尚，也从效仿明星政客，但10年过去，浮华褪尽，她的朴素冷静、坚毅务实，创造出了唯她独有的执政风格，也为她赢得了来自国内外的认可赞誉。也许逆流而行，正是默克尔成功的秘诀。

（小 鸽摘自《环球人物》2015年第32期，本刊有删节）



2014年巴西世界杯，德国队4:0胜葡萄牙队



快忘了老公长啥样了，我想去看看。

——近日，某集团员工的请假条引发热议，被誉为“史上最不忍心拒绝的请假条”

爆买。

——日本坊间用以形容中国游客在日本购物出手豪爽现象的词

不许揉臀、不许撩上衣、不许合不拢腿、不许撩裙子、不许揉胸、不许挺胯、不许对着镜头撅屁股、不许劈叉、不许用臀部画圆。

——韩国4家无线电视台日前统一规定，凡MV中含有这些姿势的，全部封杀

买和亲手做是两回事。

——俄罗斯留学生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女孩，得知女孩爱吃臭豆腐，他便到一家店学炸臭豆腐

橡皮筋扎头发两圈太松三圈太紧，方便而一包不饱两包太撑，买鞋加一码偏大减一码偏小，开空调睡觉不盖被子冷盖了热。

——网友云，人生的不如意莫过于此

一个把我的整钱拿走，一个把我的零钱拿走。

——股票和彩票的区别

阴虚、阳虚、阴阳两虚、气虚、血虚、气血两虚，总有一“虚”适合你。

——别糟蹋中医了好吗



大腹便便的成功人士，嫁入豪门的少妇，视娃如命的新晋父母，沉迷游戏的无知少年。

——我国四大消费主力人群

我知道六种赚钱方式：银行风险小；股票风险大；投资不动产不太会赔；今天早上我做了一顿饭，赚了钱；旧的东西可以卖掉；考得好会有奖励。

——在上海一所小学，当老师提问“大家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吗”，有一名低年级的8岁小朋友如是回答

人这一辈子就三件事：活着、吃饭、挣钱。想活着就得吃饭，想吃饭就得挣钱，想挣钱就得活着。

——出租车司机语出惊人

不想购物，不想果腹，不想说话，不想约架，不想上班，不想长大，一堆“不

想”，拼凑成一个恨嫁。

——网友语录

女人如地狱一样强大。

——吉米·施密特《我本坚强》主题曲中的名句

政策放开，辞职回家，养好身体，再生一娃。

——浙江宁波女网友在微信朋友圈中晒出了全文就四行字的辞职信

有钱人可以大大方方地小气，没钱人只能小心翼翼地大方。

——贫富心理差距

善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改变所处的场所和立场，平衡本身就是善。

——村上春树

英剧观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白领和高收入者中，青睐英剧的有13%，热爱韩剧的只有1%。英剧的忠实拥趸中，半数以上至少拥有本科学历。

——近日，美国娱乐业研究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上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因为他们曾经风光过；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因为他们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爬上来。

——陈道明在某综艺节目的表演课上，对即将成为职业演员的学员们说

（张文忠、覃志兰、汪杰等摘）



# 东马克和西马克的故事

●伊 迎

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的关系也不断缓和。东柏林政府虽然不允许东柏林人进入西柏林，但对西柏林人和在西柏林的外国人到东柏林的限制却相对宽松，这样才有了东马克和西马克的故事。

多年来，西马克与东马克的官价一直是1:1，而在西柏林的货币自由兑换市场上就不是这个数了，西马克要值钱许多。柏林墙倒塌之前，在西柏林的银行里和黑市上，一西马克最高时可以换七八东马克，后来基本稳定在1:3这个比值上。

别看东马克在西边不值钱，在东边可是一分钱一分货，毫不含糊。

于是，精明的联邦德国人对东马克情有独钟，他们在西柏林把西马克换成东马克，然后到东柏林消费。他们下馆子、买书、买手工艺品、买邮票寄信、看电影、听歌剧、参观博物馆、逛公园……

不久，东柏林政府觉察到这种非官方的马克交易，采取了措施。于是，在进出东柏林的关卡上，检查一天比一天严，入境的人不许带东马

克，出境的人不许带在东柏林买的商品。姐姐说，有一次她亲眼看见一个人被东柏林海关官员带到一间小屋子里搜身，连衣服领子都被仔细摸过。

但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姐姐教了我几招，都是别人总结出来的经验。

第一，心态一定要稳，要镇定，行动落落大方。警察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检查，你要是一紧张，被他看出来，就很难逃脱了。第二，尽量在人多的时候过关卡。第三，买了东西，尽量不要拿在手里，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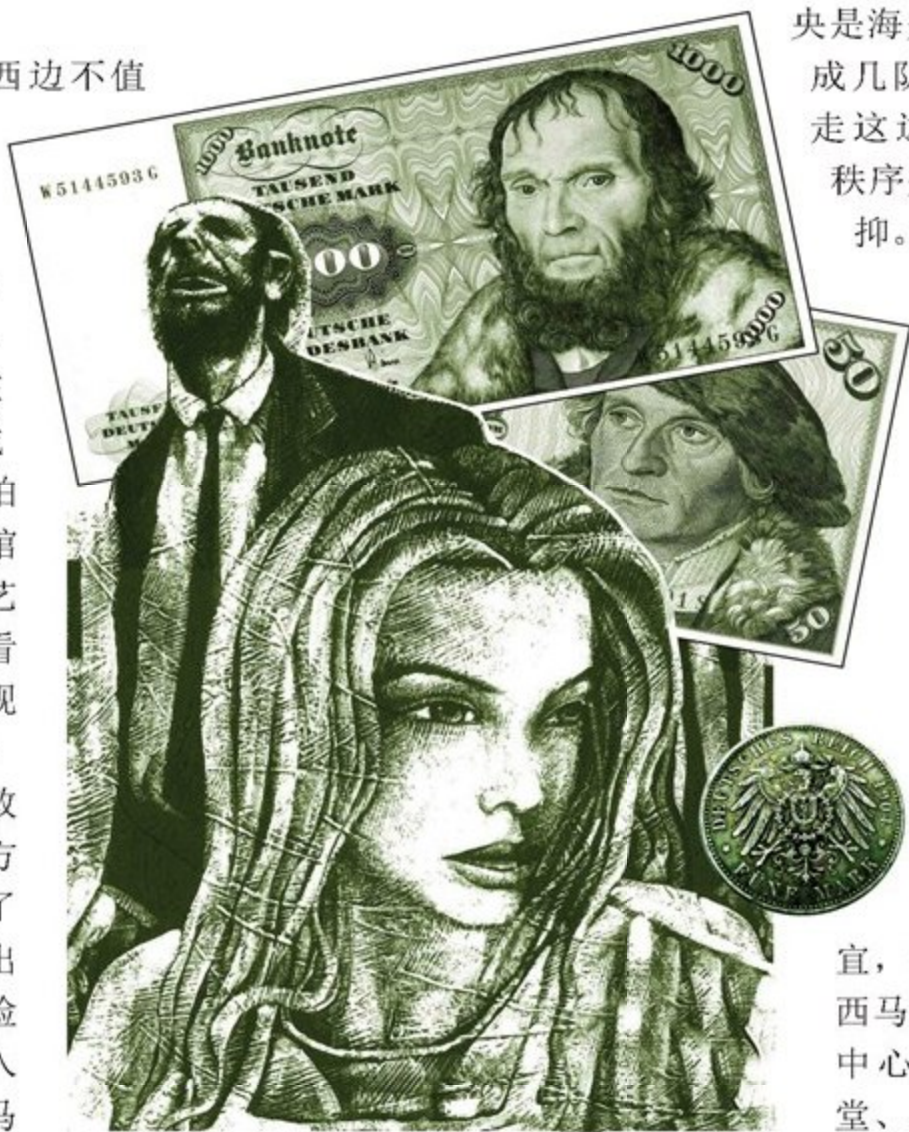
衣服就穿上，若是帽子就戴上，若是鞋就换上，若是书包就背上，穿在身上的东西一般是不检查的。第四，如果碰上检查也不要紧，你可以装不懂：“先生，你说什么？我实在听不懂。我是个外国人，初来乍到，请多多关照！”

不久，我就亲身体验了一次。

一个周末，姐姐带我去东柏林。我们乘坐地铁到弗里德里希大街，所有的人都要下车接受海关检查。走入一条地下通道，通道的这头是西柏林，那头就是东柏林。通道中央是海关关卡，过关的人排成几队等待检查，德国人走这边，外国人走那边，秩序井然，但气氛沉闷压抑。

终于，来到了那个小窗口，我递上护照，心里很坦然，反正什么也没带，随他怎么检查。很快，官员在护照上盖了个章，又给了我一张小纸条——类似入境卡，出境时还要交回。

过关后，我们先在东柏林吃了顿美味快餐，的确便宜，十几东马克，合三四西马克。然后，我们在市中心游览，圣玛丽大教堂、马恩广场、苏军烈士



新中国成立后，年逾古稀的著名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吴组缃先生赴美访问。在某大学演讲时，一位听众发难，问道：“吴先生，听闻贵国如今国策转轨，到处都在拨乱反正，凡是原来坚决反对的东西，现在都要极力推行了。你们如此朝令夕改的做派，到底想干什么？”

面对如此敏感的问题，吴组缃不慌不忙地说：“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吧。记得小时候，祖母让我给她挠痒痒。可



吴组缃

## 挠痒痒

◎杜瑞文

是，她老人家一会儿说上边一点儿，下边一点儿，一会儿又

陵园……玩得很开心，又到商店买了一些食品。回来过海关时心里有些忐忑，幸好没人盘问检查。

第二个周末，我们又去了东柏林电视塔顶楼的旋转餐厅。那里环境优雅、音乐低回，还可以观赏柏林的夜景。这算是一次奢侈的消费了，可最后一结账，每人只花了十几西马克。而为了这顿美餐，我们在塔下足足排队等待了两个小时，因为客人太多，只能一批一批进去。

后来，我又一个人去了几次东柏林，只有一次碰上点麻烦。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在海关被一个官员拦住了，他的态度倒挺和气，指着手中的塑料袋问里边是什么，我做出一副老实诚恳的样子，乖乖打开袋子让他看，里面只有两小包米，我露出微笑说：“听说东柏林的米好吃，买点尝尝。”

那官员又问：“你有东马克吗？”

我忙从兜里掏出几枚硬币

给他看：“就这些。”

官员并没有收走这几个钱，倒是和蔼地问我：“你是中国人？”

我点点头答道：“是的，我是留学生，刚来德国，没有收入，今天到东柏林来玩。”

官员听完，挥一挥手，让我过了关卡。

走出通道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看了一眼背在身上的新书包。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

有一天，姐姐下了班回到家，闷闷不语，好像有什么心事。原来，姐姐所在的国内的研究院最近要派出一个慰问团到德国，专门来看望在德留学人员。

我一听忙说：“这是好事啊，祖国亲人来看望你，你多幸福。”

姐姐发愁的是，该怎么接待人家。

我想了想说：“给他们送点礼品？”

姐姐说：“我都想过了，

说靠左边一点，靠右边一点。最后才舒坦地说，对喽，对喽，这才抓到了痒处。”

最后，吴组缃认真地说：“你们看，连挠痒痒这么简单的小事，也不是一下子能抓准的吧。所以啊，一个国家搞制度创新，也是需要不断摸索的。”

顿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家纷纷为吴组缃的机智喝彩。

（张媛媛摘自《博爱》2015年第11期）

送礼品吧，贵的咱买不起，便宜的又拿不出手。”

我又出主意：“那就请他们吃顿饭吧。”

姐姐还是摇摇头：“一个慰问团八九个人，一顿饭得几百西马克，请不起呀。”

很快，我就离开柏林，把姐姐的这档事也忘了。

一天，和姐姐通电话，她又提起了这件事，我忙问是怎么解决的。姐姐笑呵呵地告诉我，慰问团来后，她先陪他们在西柏林转了转，又到了东柏林中心，中午在一家很不错的饭馆用餐。慰问团的人都很满意，一再感谢，姐姐的开销也不大。皆大欢喜。

随着两德货币联盟的形成，东马克退出了历史舞台，“东马克和西马克的故事”也结束了。这段短暂而又特殊的经历，为我的留学生活添加了有趣的一笔。

（刘晓宁摘自商务印书馆《旅德追忆》一书，本刊有删节，宋德禄图）





● 杨奇函

# 你凭什么 和土豪做朋友



在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中，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社会分工，缩小了贫富差距。为什么呢？因为国际贸易中各国有“比较优势”。简单说来，发挥“比较优势”就是：美国做一台电脑用五个工人，越南做一台电脑用三十个工人；美国做一条裤子用一个工人，越南做一条裤子用两个工人。那么分工就是美国做电脑，越南做裤子。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时间有限，美国就挑自己最擅长的做，即便这两项“绝对优势”都具备，但是做电脑更快、更赚钱，就把做裤子的机会留给越南。分工就这样产生了。

但是马斯金先生和他的研究伙伴发现，各发达国家的生产率也分三六九等。举例来说，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生产效率是A，韩国是B，发展中国家泰国是C，加纳是D，合作只会出现在生产效率差距不是特别大的国家之间。美国和韩

国会有合作，韩国和泰国会有合作，泰国和加纳会有合作。但是，美国和加纳几乎没有合作（这里只是不精确的举例）。就像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美国，主要是跟技术发达的日本、法国、英国等在“一个圈子”合作，偶然跟韩国合作，很少跟泰国合作，至于加纳……

## “学渣”的顿悟

跟土豪做朋友，也是一个道理。“土豪”这个戏谑的词是从钱的角度说的，我们就把分析仅仅限制在很俗的钱的角度，这样就容易且清晰多了。原来我觉得社会只分为“他们土豪”和“我们穷人”，所以只要和土豪做朋友，就会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一样，互助互利，共同进步，“他好我也好”。但是事实上如马斯金先生分析的全球化合作一样，社会的财富层级远远不

止两个，土豪和土豪之间，穷人和土豪之间，穷人和穷人之间，都存在着很多层级。

就像之前将国际社会简单划分为美国、韩国、泰国、加纳一样，我们将社会简化分为“亿万富翁”“百万富人”“十万平民”“穷人如我”。恰如之前对国际分工的分析一样，“亿万富翁”基本自己玩，偶尔带着“百万富人”玩，“百万富人”和“十万平民”一起玩，“穷人如我”基本自己玩。

原因就像国际社会分工一样，差距的大小是制约交际的核心。“亿万富翁”和“穷人如我”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即使到拉斯韦加斯的同一间包房，“亿万富翁”五花八门的玩法，“穷人如我”听都没听过，想参与也参与不上；而“穷人如我”热衷的街口撸串，“亿万富翁”也未必玩得来。所以，与其说“亿万富翁”不带“穷人如我”一起



玩，不如说两方实在玩不到一块儿去，因为跨度太大了。

自己内部一个圈子自不必说，比之“亿万富翁”和“穷人如我”之间的大跨度、高难度的“交友状况”，“亿万富翁”和“百万富人”、“百万富人”和“十万平民”，以及“十万平民”和“穷人如我”一起玩的状况就要顺畅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跨度小，在双方承受范围内的合理跨度是互助互爱的前提。

所以，要想跟土豪做朋友，自己首先不能太穷。因为真的会有“穷得没法做朋友”这种情况。当大土豪每天在高档会所灯红酒绿的时候，咱骑辆自行车过去也确实不方便、不好看。所谓礼尚往来，每次三万的酒水单他们都买了，自己囊中羞涩也有点过意不去。反倒是跟和我们差距不是那么大的小土豪在一些好的酒店吃喝喝会舒坦些，毕竟彼此在话题、内容、价值观等方面的交集要多一些。

于是，仅从财富层级这一角度看，如果真的有人想“功利”地和土豪做朋友，首先要清晰定位自己的财富层级，再去同和自己财富层级相差不太大的土豪朋友愉快地玩耍，这样发展友谊的过程效率高，发展友谊的结果质量高——太穷，就别找太富的玩。

### 如果穷，凭什么

至此，马斯金先生对“跟土豪做朋友”的启发基本说完了。现在，我们将假设极端

化，来假设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如果我就是想要出于功利目的，跟土豪做朋友呢？而且我还很穷！”

个人观点，“穷人如我”可以通过增加“自身获取社会资源的潜力”来让自己获得自己想要的跟土豪做朋友的机会。也就是说“穷人如我”的潜力可以“折现”，“折现”成“十万平民”“百万富人”“亿万富翁”，全看自己境况。自己的内外能力在可预期的未来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决定财富层级，只不过“折现”这东西不太稳定，不过给人的稳定感到什么程度，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怎么能加强自己“潜在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呢？比如：学识更广，专业技能更强，学术水平更高，业务范围更广，长得漂亮，等等。也就是说，所有在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提升，都是跟土豪做朋友的途径。如果只是着眼于如何运用各种“勾搭”和“结交”的社交技能，那么必将和“跟土豪做朋友”这一目标背道而驰。总之，你那么穷，土豪凭什么跟你做朋友？凭的是你有潜力，而不是够殷勤。

社会上有很多这种例证，企业家的朋友们除了企业家，名学者、大律师等都是座上宾。土豪的朋友除了和自己差不多的土豪，基本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最差也是一堆男帅女靓的明星。马云跟着李连杰一起推广太极，林建岳过生日，刘德华、张学友

同台献唱，当年郭台铭见到林志玲，第一句话就是：“听林百里提过你。”

### 子曾经曰过

以上是关于如何跟土豪做朋友的讨论，但是这个讨论有两个硬伤：第一，技术问题，仅仅局限在“财富层级”这个单一角度讨论；第二，伦理问题，将友谊过分功利化了。当然，仅看“跟土豪做朋友”这个戏谑化表达句本身，这两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历史雄辩地证明，诸如晋国土豪俞伯牙跟荒野穷人钟子期友谊地久天长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不胜枚举。

我个人最推崇的，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哥俩互助互黑一辈子，为了国家“你死我活”，又同舟共济。

最后，与大家分享孔子挑朋友的标准。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做朋友，有钱没钱是次要的，关键得彼此三观融洽。

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做朋友，有钱没钱是次要的，关键得对得起德行。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做朋友，有钱没钱是次要的，关键得直率真诚、包容豁达、博学多才；至于阿谀奉承、两面三刀、连哄带骗的，一概滚！

（苏 韵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如果你想过 1%的生活》一书，喻 梁图）

那不过是两张小孩的腿骨X光片，从正面照以及侧面照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顶多是股骨有轻微裂痕，勉强要称为“柳条状”的不完全骨折，恐怕都嫌过度诊断。因为是小孩，再生力好，我想只要简单地固定与休息，很快就可以恢复。

可是当我把X光片带回急诊室时，阅片栏周围已经站满穿白色制服的资深、资浅医师。一反以往热烈讨论的情况，片子挂上以后全场鸦雀无声，似乎大家都被这两张X光片难倒了。看着这一片沉默，我正想表达一点我的看法，却被身旁的张医师制止了。他低声告诉我：“你不要引火上身，这是内科周医师的汽车，撞到的一个市议员的孩子，事情正闹得不可开交。”

内科周医师我认识，是才从军队退役下来的年轻住院医师。他现在正站在人群里，焦急地看着X光片。

看了半天，似乎没有人想发表意见，站在前头的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不耐烦地问：“你们这么多医师，到底有没有骨科的？出来说句话啊。”

几个外科医师推托半天，总算派出一名资深的骨科住院医师来读片。他站在阅片栏前，考虑了一会儿，终于以平稳的语气告诉女人：“这看起来有一点不完全骨折的迹象，绑个固定夹板，回家休息几天就可以了。”

听他这么一说，肇事的周医师似乎松了一口气，转身对女人说：“我早告诉你没什么

关系，现在连骨科医师都这么说。”

女人似乎心有不甘，说道：“什么叫作有一点骨折的迹象？当医师讲话这么不负责任。我们这里可不是落后地区，别把民众都当傻瓜。”说完她又去看片子，看了半天，忽然发现那道轻微的裂痕，惊慌地问：“这是什么？”

“就是我说得不完全骨折

## 大家都是爸爸的儿子

● 侯文咏



嘛。”骨科医师说。

“裂这么大一道缝你还说没关系？我就知道你们医师都是互相袒护。不要以为我们不懂医学，孩子的爸爸在市议会可是医疗审查小组的，万一孩子将来有什么问题，小心我告你，你们找一个专家级的主治医师来看。”

当主治医师走进急诊室时，那女人就笑吟吟地跑上去自我介绍，她说：“林医师，我们见过，记不记得？我先生是医疗审查小组的应议员。”

林医师一听是应议员的太太，连忙鞠躬回礼，两人有说有笑。这时，那位骨科住院医师跑到林医师身旁耳语一番。一阵忙乱，弄清楚状况后，林医师就开始站到阅片栏前看起X光片来。

林医师是台湾骨科方面的权威，由他这样的专家来判定是非，应该有个公论了吧。

没想到骨科权威林医师看了这张简单的X光片，竟然皱起眉头，装模作样地说：“似乎有点复杂，我



想再会诊几个专家，在下午开会的时候提出来讨论，听听骨科主任的意见，再做决定。”

听到这种结论，我差点儿要昏倒。

一点半，骨科讨论室聚集了比往常更多的人，甚至医院管理委员会的人也出席了。几个事不关己的主治医师不满意地表示：“医学有超然的地位，没有怎么样就没有怎么样，管他是议员还是什么。”

另外也有人说：“这种不完全骨折将来也有万分之几的概率可能变成骨髓炎，万一发生了，那谁负责？”

早上读片的骨科住院医师说：“以后的事谁都不能保证，这点病人应该有所了解。”

正在哭笑不得的时候，主任总算站出来说：“作为一个医师，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并且担负起所有的道德责任……”他说到一半，忽然被院内广播打断，是院长急找骨科主任的电话。

一会儿，主任回来，又站到台上去，他沉默了一下，像在整理思绪，然后说：“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了。小孩收入院，替他打上石膏、点滴，按严重骨折处理。”

这么一来，这个小孩至少要在病床上平躺一个月。

“那我怎么办？”周医师问。

主任走到台下去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是医疗问题或许我还能帮忙，可这是社会问题。”

走出讨论室我就看到议员太太那种胜利却又强忍喜悦的

表情，她追着周医师说：“现在可严重了，你不但要负责医疗费，还要买轮椅以及休闲读物、玩具给他。另外小孩荒废的小提琴课、电脑课、英文会话班都要你赔偿，更重要的是，你要赔偿我们的精神损失。要是你刚刚态度好一点，我们还可以不告你，现在我要回去和孩子的爸爸商量，他认识几个律师。”

听着她跋扈的口气，周医师气得涨红了脸，他喊道：“议员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爸爸的儿子。”

我虽然极度不愿意，可是仍然和住院医师依照指示替孩子打上了点滴，并且量好角度，打上厚重的石膏。

议员先生也来了，静静地与太太站在一旁看这一切动作。



## 想象与救助

◎陈荣生 编译

拉比准备劝说社区一位富人捐款，为一位穷寡妇买煤，让她家能够生火以度过寒冷的冬季。

拉比到了富人家里，一直

打好石膏后，我站在床边扶着小孩的腿等石膏干燥、硬化。这时，我看到周医师带着他爸爸气冲冲地朝病房走来。

“哎呀，周处长，劳驾。”远远地，应议员就迎上去寒暄了起来。

“哪儿的话，不好意思，伤势严重不严重？”

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一场冲突，两个爸爸虚伪而又热络地聊长话短，好像谈着一桩愉快的买卖。骨科的住院医师看得睁大了眼，瞠目结舌，孩子与我则被冷落在一旁。

感觉到了石膏变硬带来的不便以及微热，孩子躁动地大哭起来：“给我拿掉，我不要打石膏……”

（司志政摘自新星出版社《天堂的小孩》一书，刘志刚图）

到离开时站在冰冷的屋外告别，都没有开口提捐款之事。

富人陪着拉比走出门外，他没有穿大衣，因为他以为在外面只逗留几分钟。拉比跟富人谈了一小会儿，富人冻得浑身发抖。然后，拉比提出捐款一事。“我们在屋内时你为什么不同我提这事呢？”富人问。

“我想让你在答应我的请求之前先感受寒冷的滋味。”拉比回答。

之后，富人捐款为全镇所有穷人买煤过冬。

拉比知道，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是很难想象他人的痛苦的。

（楚幕摘自《讽刺与幽默》）



## 步子要大一些

●王国华

生于 1875 年的齐如山幼年有机会出入皇宫，略知其内部运作。据他描述，内务府的工作很有油水，若遇上宫中有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更是大家发财的好机会。

齐如山有一同乡，姓郭，在一位内务府大臣家中教书。光绪大婚的时候，郭先生的一帮老乡找到他，希望能谋点小差事赚钱，这帮老乡当时都在刺绣局里做绣工。

郭先生很少有机会见到东家，就跟其府上的管家说了这事，管家替他向内务府大臣做了汇报。该大臣点头同意，并告诉管家，你去跟老夫子说，他既然认识绣工，当然可以揽点刺绣的活儿。但一切刺绣的

工作，都归苏杭等处的织造管，如今只有零碎小活儿可以给他，便是洞房的门帘。洞房门帘大家都看得见，因此必须绣好，不怕花钱，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绣工才行。做门帘的缎子，可以直接到府库里去领。

郭先生一一从命。买了最好的材料，找来最好的绣工，绣完以后把绣品交上去，上头表示满意，让他们开账，并特意嘱咐郭先生说，可以多开一点。

这件门帘成本价是 50 多两银子，在那时已算是很铺张了。大家开会商量了一下，开出了 500 两的账目。把账单送到大臣府上，管家一看说，太

少了，再改。大家说，是得多开点，因为管家也得要一份。遂开了 1000 两。管家把账单呈上去，内务府大臣说，步子要大一些，再多开点嘛！于是大家大着胆子开出了 5000 两的账目。这个数目未免太大，绣工们都等着看大臣给减到什么程度，谁知大臣提笔改成了 2.5 万两。

到库里如数领到这笔钱，内务府大臣独得 2 万两。管家分得 1000 两，郭先生分得 3000 两，所有绣工得到 1000 两。

当时的读书人，教一辈子书也挣不到 1000 两银子，而郭先生凭着一件门帘便挣够了三辈子的钱。绣工们的 1000 两虽只是九牛一毛，但也算是暴利，且不用打着标语去讨薪，真真皆大欢喜。

京城中的各类工程基本也都是这种情况。看上去制度很完善，流程一步都没落下。首先要派勘估大臣调查，勘估大臣带着不同级别的随员，前呼后拥地来了，结果自然是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修建。朝廷接到申报表，派出承修大臣修造，同时派出监督委员进行审核。但是，采买木料必须去承修大臣指定的木场，价格也由承修大臣敲定。漏洞出来了，因为采买价格不是市场价。木场卖出 10 块钱的木头，承修大臣得 3 块，监督得 1 块，勘估大臣得 1 块，其随员得 0.5 块，两位大臣的衙门书吏合得 1 块，经手者又得 1 块，木场实际只得 2.5 块。由于领款程序烦琐，每次只能从户部领出一



《洗心禅》里有这么一个典故。

李翱是唐代思想家、文学家，受佛教影响颇深。他认为人性天生为善，非常向往药山禅师的德行，他在担任朗州太守时曾多次邀请药山禅师下山参禅论道，均被拒绝，所以李翱只得亲自登门造访。那天药山禅师正在树下看经，虽然是太守亲自来拜访，但他毫无起迎之意，对李翱不理不睬。

见此情景，李翱愤然道：“见面不如闻名！”说完，便拂袖而出。这时，药山禅师冷冷地说道：“太守怎么能贵耳贱目呢！”一句话使得李翱颇有所动，遂转身礼拜，一番攀谈后请教什么是道，药山禅师伸出手指，指上指下，然后问：“懂吗？”

李翱道：“不懂。”药山禅师解释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云在青天水在瓶”，药山禅师简单的七个字蕴涵着两层意思：一是说，云在天空，水在瓶中，这是事物的本

来面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要领会事物的本质、悟见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就明白什么是道了；二是说，瓶中之水好比人心，如果你能够保持洁净不染，心就像水一样清澈，不论装在什么瓶中，都能随方就圆，有很强的适应能

力，能刚能柔，能大能小，就像青天的白云一样，自由自在。

“云在青天水在瓶”应该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一种智慧。这种淡泊而高远的境界，源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追求的是沉静和安然。这是洞悉人世之后的明智与平和，即保持一种荣辱不惊、物我两忘的平常心，也是我们现代人最难得的精神状态。

的确，在这个个性张扬、争名逐利、浮躁忙乱的现代社会中，不少人心被撩拨得蠢蠢欲动，不是为名利的得失所劳役，就是被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所左右，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痛苦和烦恼。拥有一颗平常心，对待周围的环境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内心也就获得了平静。

（阳子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一书，刘春杰图）

## 云在青天水在瓶

◎亦舒



部分，一个工程的钱需分期分批一年时间付清，除去中间损耗，木场实际得了2块钱。这样，木场要想不赔钱，2块钱的木头至少定价10块。何况，他们还必须小小地赚一点呢。光绪年间，皇帝要到天津检阅部队，建造了若干临时营房，报销160万两白银，李莲英一人独得70万两。这样的成本，商家能不上调价格吗？

人人都说商人黑，殊不知商人只是替官人背了个大黑锅。

有人说，我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不给回扣，你能把我怎么着？当年，真有人这么做了。慈禧太后让内务府某大臣采买灯笼数百盏。该大臣自恃跟慈禧关系铁，没有一层层地交代下属去办，而是亲自到商店买来了。很多人少了揩油的机会，灯笼的价格立即降下

来，省了不少钱。该大臣很高兴。灯笼刚挂上，上面突然被抹了脏东西。慈禧经过时，有人说，这灯笼是谁买的？咋这么脏呢！慈禧大怒，叫人把灯笼全部砸碎，把采买大臣找来，让他一片一片地拾起碎玻璃，直到全部拾净为止，可把这位大臣折腾惨了。

（殷茵摘自《证券时报》2015年11月6日，黎青图）



1964



2011



1967



2008



1954



2011



1974



2011



1955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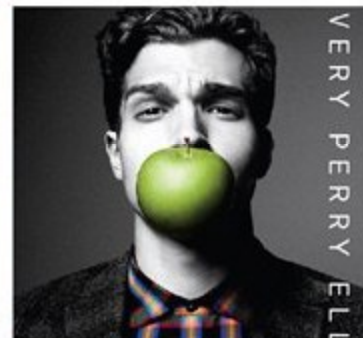
## 时尚的轮回

十多年前的经典元素往往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流行起来。一位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开通了名为 Part Nouveau 的博客，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对比向过去的经典致敬。

1964



2013



1955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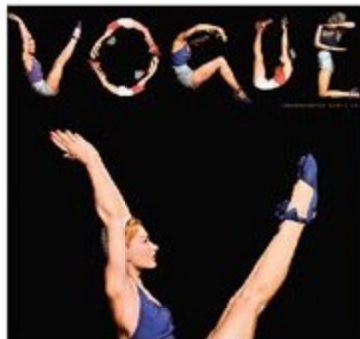
1987



2013



1940



2009





1967



2013



1943



2012



1995



2012



1997



2001



1965



2008



1966



2013



1963



2010



1992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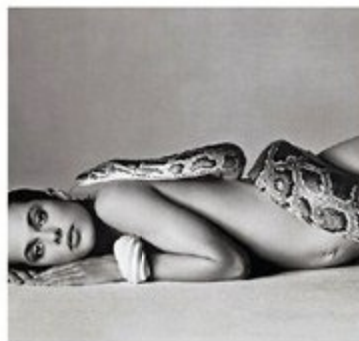
1965



2010



1981



2011





# 读书，不只是为了钱

●冯小风

前几天回家时，和妈妈一起吃午饭，她脸上有阴郁的神色，或者说不上阴郁，反正是不好看的样子。吃着吃着，她突然说：“你堂兄在路边开了个餐馆。”

我不以为然地回道：“很好啊，你去道喜了吗？”

妈妈点了点头，继续说：“隔壁的李叔讲，说不定以后你还搞不赢你堂兄呢！”

听到这句话，我就大约知道妈妈到底要跟我说些什么了。

## 1

我有一个堂兄、一个堂妹住在隔壁，我和堂兄同时上学，堂妹则比我们低一届。至少在从读书开始到毕业之前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是我们家在村子里的骄傲。

我是村子里第一个考上重点高校的人，也是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当然在当今社会，这些都不值得吹嘘，毕竟在外面

待得久了，就知道这样的履历，算不上什么。但是，村子里的人可不这样看。我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告诫妈妈，千万不要在村子里跟别人总是提起这些事。倒不是因为想要低调，而是因为此时我学习上的荣耀，必定会成为彼时他人在事业上对我的调侃。

果不其然，这种情况在我工作后便不时出现。

这两年，听妈妈转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你屋里崽读这么多书，一点都不爱讲话，你看隔壁那谁谁谁在社会上多吃得开。”每每听到这样的言论，我心里的独白是：“我读书学会的是聊天的时候要有礼貌，至于我说多说少，关读书什么事啊。我向来沉默寡言，性格生来如此，我跟你说话的时候有礼有节就足够了，你想

要我多说话，那你得跟我聊有内容的东西啊，谁要跟你扯那些滑得流油的场面话。”

鉴于此，毕业后，我在一家私企的实验室工作，我喜欢那一点也不复杂的工作氛围，而对着架子上的瓶瓶罐罐和简单的同事，没有钩心斗角和尔虞我诈。拿着可以糊口的年薪，虽然不高，但也足够生活。

工作之余，我几乎都宅在家里。我买了满满一书柜的书，现在还以每月五本到十本的速度增加，我并没有全部看完，但也已经看完一半了。

我也喜欢写作，虽然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人看，但是不可否认，我内心是满足的，更是充实的。对那些没事就打麻将、逛酒吧的人，我只想说，你们过得很快乐，其实我也一样，我的生活状态让我很快乐。

可悲的是，这种快乐只是我的，而不是长辈的。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不思进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学历也不差，按理说，就应该比人家高





书法家傅山曾有“四宁四毋”之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太巧了不好，贼尖溜滑，巧言令色，这都是“巧”。“媚”就是媚态，不自觉地老要讨好人。

“轻滑”就是没主心骨，人云亦云，轻浮，抓不住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他说东，你刚想针锋相对说西，他马上滑出去，说西也有西的道理。

“毋安排”，让我想起看过



## 四宁四毋

◎杨葵

的一些小说稿。一般来自名家，其中又以老名家为多。他们虽然创作鼎盛期已过，但写

作技巧早已娴熟。乍一看，什么毛病都没有，要人物有人物，要情节有情节，要起承转合有起承转合，安排得特别好。可是，就是读着没意思，完全融不进去。这就是所谓的鸡肋，你再费心安排，也食之无味。

傅山所说的“宁拙，宁丑，宁支离，宁真率”，依我看，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别有讨好之心。

（白燕青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坐久落花多》一书）

出一筹。而且在他们的眼里，这个“高”只能靠钱来体现。读进去的书就应该等同于赚到手的钱，想必这就是村里人最朴素却又有些可悲的价值观了。

### 2

堂妹职高毕业后，去了北京工作，前年回来了，从那时起便一直在做微商。

我从来不需要去打听堂妹赚了多少钱，因为我妈会把堂妹每一笔大的消费向我清楚地讲一遍、两遍，甚至三遍、四遍。

比如说，堂妹已经帮家里还了十几万的外债，买了房子，给她妈置了几万块钱的金首饰，近期又准备买车了。当然，说的时候一定会加上年龄，那便是堂妹才二十五岁。

还有堂兄，大专毕业后，在工地上工作了几年，卖过一年保健品，后来结了婚有了小孩，又做了两年网络直销，如

今开了一家餐馆。

听上去，他们都算是不错。说实话，我也由衷地替他们高兴，如果他们事业有成，也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荣耀。可我最怕听到我妈那句话：“你读了二十年的书，千万别到最后还搞不赢你堂兄啦，他还只是大专毕业。”

其实我不懂，搞不搞得赢某人，到底要从哪些方面来衡量？自己内心充实快乐到底算不算成功呢？即便我心里一百个肯定，却也改变不了家里人的看法。

其实这也并非我妈一人的观点，在我们村上持“书就是钱，读了书就应该赚大钱，赚不到大钱就是没用”这种观点的人实在不在少数。这些人说话永远是酸溜溜的，一开口就是“读书无用”之类的论调，我想他们如果要举例子，拿我做典型是再好不过了。

可笑的是，如果他们的小孩考试考得一塌糊涂，必定少

不了一顿打，好像在那一瞬间，某种观点便从他们的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 3

在村里，有一大部分人都是一边卖力地说着“读那么多书，其实也没什么用”，一边又竭力给他的孩子描绘读书能够买车、买房的远景。这种矛盾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悲。

当然，我不否认读书能带来财富，但那是精神财富，如果硬要跟物质财富扯上什么关系，那我只能说认真读书是通往物质财富的众多道路中的一条而已。你走不走那条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读书，是为了什么？儒家说，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没那么大的理想，正心、修身对我来说便已足够，而读书恰能告诉我如何正心、修身，成为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严肃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微博，辛刚图）

# 未来世界的主人翁

●古 典

2040年的职业环境将从信息时代转向概念时代，改变会更多、更快、更不可预测，是以创造幸福与实现自我为核心的。未来世界的主人翁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以适应这种职业环境呢？

## 教育是什么

所谓教育，就是把一个人的内心真正引导出来，帮助他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

我讲个故事，以便更好地阐明这一概念。照片中，美国联邦法院前的台阶上坐着两个人，一个黑人小姑娘和她的母亲高兴地举着张报纸，上面写着：“最高法院禁止在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这张照片拍摄于1956年，照片里的黑人小姑娘想去自己社区的白人学校上学被拒绝，她的父亲愤而起诉，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的联邦法院。最终，法院裁定，禁止在学校里实行种族隔离制度。

案件的执笔人，第一次清楚地法律文件中阐明了教育的观点：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地寻求自己的幸福（注意，是他本人的幸福，不是他父母的，也不是学校的）。

## 未来的世界 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我们总是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是我要问，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大家是否想过，今天的小

学生真正需要运用此时所学知识，是在什么时候，其实不是在高考的时候，而是在他们35岁左右。

那么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今天的孩子到那个时候在追求怎样的生活？

在未来，第一个改变是，从信息时代转向概念时代。过去20年间，信息时代中很多重要的工作，在未来20年会被电脑所取代，那时，所有从事这些工作的人都有可能失业。比如银行前台服务人员，10年之后，类似这样的岗位会越来越少，如果你没有别的技能，将会非常尴尬。

逻辑分析能力是信息时代竞争的核心，而概念时代需要什么？是高概念化、感性的人才。举个例子，麦肯锡是全世界最大的企业咨

询公司，1993年，有67%的员工是MBA，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降到了41%。现在又过去了10年，这一比例还在继续往下降。那么，是什么人取代了这些MBA呢？是MFA（Master of Fine Arts），就是艺术硕士。麦肯锡意识到，他们的调查报告必须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于是很多MFA慢慢代替了MBA。

苹果公司靠的是什么？是程序员、工程师吗？不是，靠的是好的理念。信息时代向概念时代推进的时候，那些原本仅靠知识和逻辑工作的人，将逐渐被电脑所替代，越来越贬值，而那些只有人才能做的





工作，才是真正关键的岗位。计算可以由电脑完成，但是创意不能。

第二个改变是，行业变化会更多、更快、更不可预测。世界 500 强企业的平均寿命为 40 年，而世界 1000 强企业的平均寿命为 30 年。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有多长？如果 25 岁参加工作，65 岁退休，那就是 40 年。这意味着如果你一毕业就创业，一创业就成了世界 500 强，那么在你退休的那一年，公司正好倒了。

一辈子在一个公司、一个行业，会变得越来越难，这时如果我们还教孩子在大学期间学好一个专业，你觉得是不是有可能在害他呢？

第三个改变是，以创造幸福与实现自我为核心的职业生涯。2008 年中国人均 GDP 是 3400 美元，2013 年人均 GDP 是 6470 美元，预计到 2016 年时，中国人均 GDP 将达到 8000 美元。3000 美元是一个国家开始现代化的起点，意味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摆脱了贫困，开始过上小康生活。8000 美元是经济学上公认的一个拐点，在这个点之后，幸福指数和经济收益便没有显著的正相关了，也就是说再过不久，我们不管怎么挣钱，都不会觉得更加幸福。我们的幸福感不会随着我们的收入增加而上升了。

所以我想，下一代人一定不会像我们这代人那样，追求房子，追求安全感，追求钱，而是真正地开始追求幸福。这也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底层的生存、中间的社交和高层的自我实现。人的主要需求是出现在 14 岁到 18 岁这段时间，之后他的需求会慢慢固化下来。

### 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第一，从理性到感性。著名未来学家丹尼尔·平克说未来需要具备 6 种技能：设计感、讲故事的能力、整合事物的能力、共情能力、娱乐感、探寻意义的能力。简单地说，2040 年活得好的人应该是这样的：有品位，会讲故事，能跨界，有人情味儿，会玩儿，有自己的小追求。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可能家长会建议子女选择公务员、银行职员和土木工程师之类的职业。近些年，家长会鼓励孩子去读国际贸易、

金融和计算机等专业。那么在 2040 年，选择产品经理、导演、旅游设计师之类的人文和科技交融的职业才是大趋势。

第二，从规划到创造。讲一个著名的案例。1953 年，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目标对人生影响力的调查，其中 27% 的人没有目标，60% 的人目标模糊，10% 的人目标清晰但比较短暂，3% 的人目标清晰且长远。25 年后，有长远目标的人中成功者居多，而没有目标的人大多生活得不尽如人意。后来经过调查证实，这完全是一个编造的故事。为什么这样的故事流传甚广？因为它符合我们的判断，我们总是希望未来被计划、规划、设定，父母希望孩子能够很早就规划好自己的未来。

在我看来，对孩子最大的伤害莫过于，在每一次需要做重大决定时，不让他参与。小学不让他做主，大学不让他择校，媳妇不让他挑，房子不让他选，工作帮他找好……于是到他 35 岁那年，真正面临职业变化的时刻，你什么都不懂，而他一次都没有做过选择。所以在今天，一个真正比较恰当的人生态度是，适应比规划更重要。我们鼓励孩子制订一个 3 年到 5 年的计划就足够了，他需要具备的是极强的跨界整合能力，保持好奇心，拥抱变化，在恰当的时候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事。

第三个趋势是，一定要让你的孩子拥有感受幸福的能力。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他在一家小吃店吃饭，进来一个拎着小提琴的中年人，后边跟着一个小姑娘。小姑娘看上去很不开心，原来她没有通过小提琴三级考试。中年人对小姑娘说：“爸爸让你学琴，不是为了让你过级。爸爸就是希望，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你身边，当你觉得不开心时，你可以给自己拉一曲，当熟悉的音乐环绕着你时，就好像爸爸在你身边一样。”我那位朋友听完很不争气地哭了。所以我想，让自己幸福的能力也是极其重要的。

### 对未来怀有信念

最后我要讲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爱因斯坦。20 世纪 60 年代，有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校报记者去采访爱



## 钻石法则

我妈对我非常好，很爱我。但有一次，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老板交给我一个任务，我已经辛苦了三个月，再用一个小时修改就非常完美了。我回家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书房。我妈看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晚上八点回来，非常心疼，就学广东人煲汤的方法炖了鸡汤。

“儿子，快点出来喝汤。”“等一下，做好了就马上出来喝。”

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我妈端了一碗汤

进来。她拿起汤匙舀了一勺汤送到我的嘴边，我当时的本能反应是头一抬，结果动作太大，我妈端的汤浇到了电脑上，电脑死机了。

看着辛苦了三个月干的活就这样彻底泡汤了，我内心的愤怒无以复加，我跟我妈大喊起来，老妈直接“泪奔”。

后来我发现，在人际交往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钻石法则——不要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而要用对方喜欢的方式来对待他。于是，我就换了个方法。我下班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你可以过来帮我一个忙吗？”

我妈一听这话，很激动。来了之后我告诉她，我天天在外面吃，吃的菜没有你烧得新鲜，我觉得还是你烧的饭菜味道最好。

我老妈激动地去烧菜。我怕她烧到一半，又要来打断我的工作，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我走进厨房，看了一下我妈烧的菜，故意拿了一块肉，塞进嘴里，并对我妈说：“这些都给我留好，你不要偷吃，等会儿我把它全部吃光。我很快就做完，你不要吵我啊。”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妈根本就没有打扰过我。

像我妈这个年龄的人，需要得到的就是子女的关注，以体现其价值。用适合对方的方式来对待他，这个世界会变得不一样。

（李 淼摘自《恋爱·婚姻·家庭》2015年第7期，杜凤宝图）

因斯坦。作为物理学专业的学生，他面对爱因斯坦时，迫不及待地问：“您觉得什么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学问题？”爱因斯坦沉默片刻后回答：“如果真有最重要的科学问题，我想就是这个世界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这个年轻人说：“爱因斯坦先生，这难道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吗？”爱因斯坦说：“不是。因为如果一个科学家相信这个世界是邪恶的，他将终其一生去发明武器、创造壁垒；但如果一个科学家相信这个世界是善良的，他就会终其一生去发明联系，创造链接。”这篇报道登出来后影响了很多

人。

在职业生涯的选择方面，如果有什么最重

要的

要的问题，我觉得不是技术，也不是未来需要什么能力，更不是需要掌握什么方法，而是你对未来怀有怎样的信念。如果家长、老师相信未来是光明的，就会教孩子去探索，去创造，去尝试，去体验；如果家长和老师相信未来是灰暗的，就会教孩子保护自己，死记硬背，熬过考试，找一份安稳的工作，做一个老实又平庸的人。所以，我在写给自己一岁女儿的信上说：“亲爱的弯弯，希望你活得认真，活得精彩，跟自己比，希望你过上我从未了解，也未曾见过的生活。”

（张晓玛摘，王 青图）

扫二维码，分享文章

扫二维码，分享文章

扫二维码，分享文章

扫二维码，分享文章

扫二维码，分享文章

扫二维码，分享文章



扫二维码，分享文章



# 帝师经济学

●青 丝

元曲里有一句唱词：“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用今天的经济学理论阐释，就是一个人学成了本领，要想办法变现，换成真金白银过上好日子，而最能出价的买主，则非皇帝莫属。言外之意是说，一个掌握优质资源的卖家，要懂得在买家面前展示自己。

那么问题就来了，卖什么给皇帝最赚钱，能使价值最大化呢？《史记》的说法是：“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认为做皇帝的老师性价比最高，无须高配置、高成本，仅凭三寸不烂之舌，费些口水，就能位极人臣，达到人生的顶峰。道理当然是对的，但是司马迁也漏说了一句——还需要看具体操作的人。就像同样是重量级经济学家，马克思炒股就亏得一塌糊涂，他老婆经常要靠抵押物品度日；而凯恩斯炒股就大赚特赚，个人致富之外，还帮助母校把3万英镑资产炒到了38万英镑。

如果以帝师这个职业进

行比较，嘉庆的老师王杰即属于擅长自我营销的人生赢家。他担任上书房总师傅的时候，有一次责罚读书不用功的嘉庆下跪，遇到乾隆前来巡视。乾隆是个控制狂，凡事都喜欢做主，他让儿子站起来，说：“教者天子，不教者亦天子，君君臣臣乎！”意为自己的儿子读不读书都照样做皇帝，责怪王杰不守君臣之礼。

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恐怕就立马磕头谢罪。王杰却答道：“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为师之道乎！”意为书读得好的，就有可能成为尧舜这样的圣主；不读书的，则有可能成为桀纣这样的暴君。这么个冠冕堂皇、金光闪闪的大道理，顿时亮瞎了乾隆的单皮小眼，不仅记住了王杰的才能，还做出开明状，令儿子复跪。

相比王杰的灵活机变，道光儿子奕詝的老师，无疑就是一个失败的经纪人。奕

詝自幼顽劣，有一天，他把尿撒到杯子里，然后当茶端给老师，老师接过一饮而尽，喝完才发现有尿味，可是他不敢发作，只得独自在一旁垂泪。恰好道光前来巡视，见老师哭泣，便问原因。老师把杯子递给道光，说是五阿哥给自己倒的茶，请皇上闻一闻。道光当即责罚奕詝。但是，老师的这种做法，也明显没有衡量过收益和风险的比率，虽然出了口恶气，但也证明了自己的无能。道光见奕詝难以管教，不仅对老师的能力看低，还对儿子未来的执政水准产生了怀疑，干脆把奕詝过继了出去，彻底把他排除在皇位的继承人之外。

这等于是一个人在股市刚开盘的时候，就以原始价格把持有的股票全抛了出去，那你还

能怨股市不让自己挣钱吗？

（刘家明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35期）





### 自己弄

今天去吃火锅，看到火锅店的墙上醒目地写着“鸡是自己养的，菜是自己种的，油是自己榨的”，让顾客放心食用。埋单的时候，我悄悄地跟老板说：“老板，这钱是我自己画的，请放心使用！”

### 节俭

单位一哥们儿特抠门，什么都买最便宜的。但是他每天午餐总吃6元一碗的饺子，不吃5元一碗的面条。我问他为什么，他眉毛一挑，反问：“饺子上面有时会挂着一两根面条，可是面条上能挂着饺子吗？”

### 如此抠门

老公非常抠门，经常出差，却从来没给老婆买过礼物。这次他从北京出差回来后，竟说要送老婆一点从北京带回来的礼物！只见他神秘兮兮地拿出充电宝插在老婆的手机上，说：“来，送你点北京的电！”

### 急醒了

半夜，老婆猛地坐了起来。我惊醒，急问：“咋了？”

老婆喘着粗气：“我刚梦见你掉河里了，吓死我了。”

我顿时有点小感动，心想，还是老婆关心我。于是接着问：“然后呢？”

老婆一撇嘴：“然后，我在岸上追着问你存折密码，你就是不说，把我给急醒了。”



### 最悲伤的字

甲：我今天听到让我最悲伤的五个字。

乙：周末要加班？

甲：不是。

乙：本月扣工资？

甲：忌辛辣生冷！

### 弄巧成拙

有一哥们儿和他老婆吵架了，想送条项链给老婆求原谅，但是又不知道老婆戴多大的，半夜起来用绳子给老婆量一下，谁知他老婆醒了。

不说了，送他到医院门口了！

### 盗汗

同学说他前段时间总盗汗，去医院检查花了好几百，吃了好几种药也不管用，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

我问：“后来咋治好的？”

他幽幽地说道：“我换了条薄被子！”

### 得罪女人

昨天一同事跟老婆吵了一

架，今天一大早给大家讲课，只见他精神焕发、西装笔挺地当着全体学员的面从电脑包里而拿出一个电磁炉……唉！永远都不要得罪女人！

### 出乎意料

老婆出差去了，我果断地约朋友喝酒去，但想到之前网上的段子：老婆会在床下压钱让老公说编号查寝，就立马回卧室掀开席子，果然有张一块钱，我大笑三声，把钱放进口袋开心地出门了。

晚上果然接到老婆的电话：“老公睡了吗？”

“睡了。”

老婆：“席子下面有一块钱，你告诉我哪面朝上？”

### 委婉

教给大家一个委婉到极致的催人还钱的方法：“今天的天气真好，你看那片云，像不像上周我借你的那两百块钱？”

### 医生的建议

男子胃疼去看病，医生问他的饮食习惯，男子说：“也没什么，就是平时我妈剩下的我吃，我老婆剩下的我吃，孩子剩下的我也吃。”医生说：“你买条狗吧。”男子大惊：“怎么？狗剩下的也我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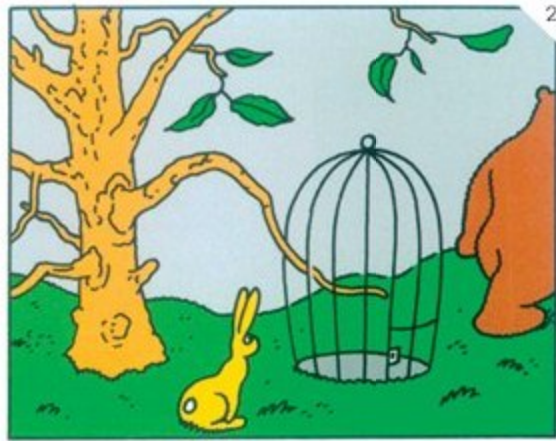
### 砍价诀窍

我一般不去菜市场买菜，因为不会讲价，唯一的办法就是跟在大妈后面，看大妈讲完价买好以后我就说：“老板，也给我来二斤。”

（苏童、史志鹏等摘）



食品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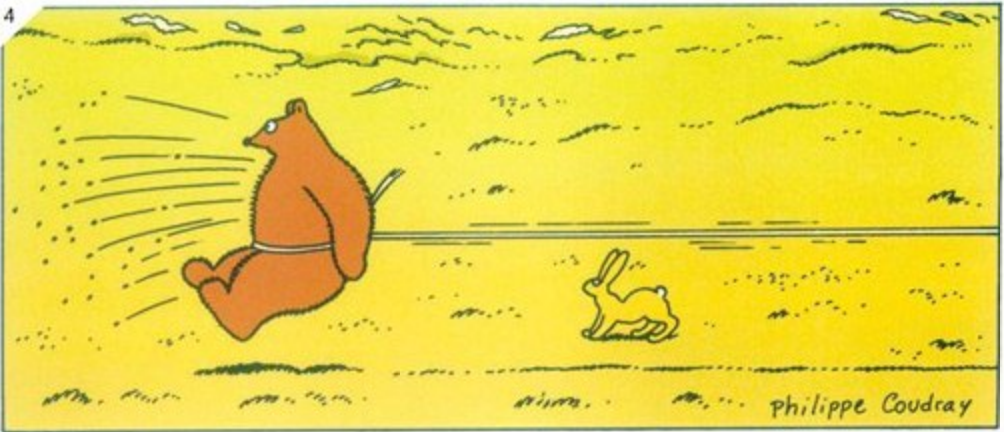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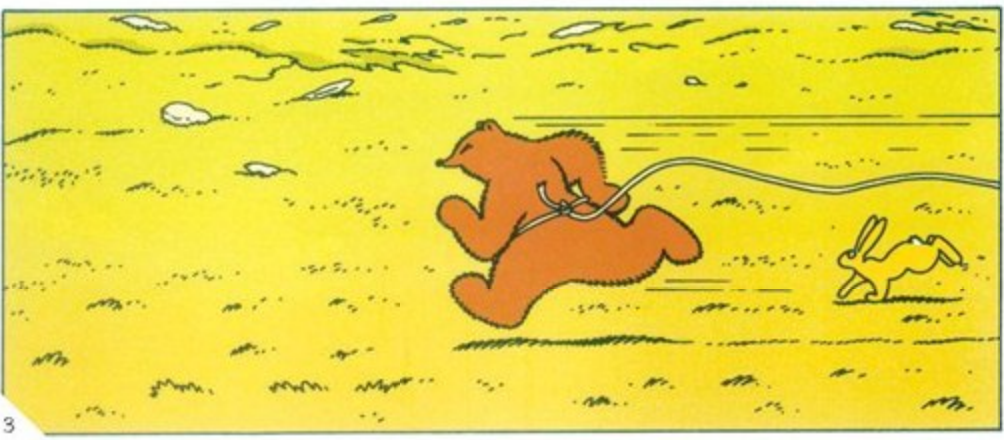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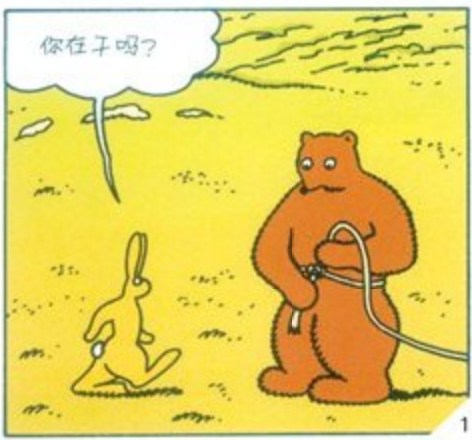


# 大笨熊巴纳比

● [法] 菲利普·柯德雷  
◎ 张婷婷 译



物理除虱



(摘自新世纪出版社《大笨熊巴纳比——还要加把劲》一书)





## 我的初恋

◎梁晓声

### 一

我的初恋发生在北大荒。

那时我是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23岁，当过班长、排长，获得过“五好战士”证书，参加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没爱过。

我探亲回到连队，正是9月，大宿舍修火炕，我那二尺宽的炕而被扒了，还没抹泥。我正愁无处睡，卫生所的戴医生来找我。她是黑河医校毕业的，27岁，在我眼中是老大姐。她说要回黑河结婚，卫生所只剩卫生员小董一人，她有点儿不放心。她问我愿不愿在卫生所暂住一段日子，住到她

回来。

我有些犹豫，她说：“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给小董壮胆；第二，你是教师，我信任你；第三，这件事已跟连里报告过，连里同意。”于是我打消了重重顾虑，表示愿意。那时我还没跟小董说过话。

卫生所的一个房间是药房（兼做戴医生和小董的卧室），一个房间是门诊室，一个房间是临时看护室（只有两个床位），还有一个房间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馏室。我住临时看护室，与小董的卧室隔着门诊室。

在头一个星期内，我们几乎没有交谈过，甚至没打过几次照面。因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课时，她已坐在药房兼她的卧室里看医药书籍了。她很爱她的工作，很有上进心，巴望着能参加团卫生员集训班，毕业后由卫生员转为医生。下午，我大部分时间仍回大宿舍备课——除了病号，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里很安静。我一般是晚上10点以后回卫生所睡觉。

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贸然接近。那种拘谨的心理，就是我们那代人特有的心理。其实我们都想接近对方，想交谈，想了解彼此。

### 二

每天我起来时，炉上总有一盆她为我热的洗脸水。接连几天，我便很过意不去。于是有一天我也早早起身，想照样为她热盆洗脸水。结果我们同时走出各自的房间，她让我，我让她，我们都有点儿不好意思。

那天我回来，见早晨没来得及叠的被子被叠得整整齐齐，房间也被打扫过了，枕巾有人替我洗了，晾在晾衣绳上。窗上，还有人替我做了半截纱布窗帘，放了一瓶野花。桌上，多了一只暖瓶、两只带盖的瓷杯，都是带大红喜字的那种——我们连队供销社只有两种暖瓶和瓷杯可买，一种是带“语录”的，一种是带大红喜字的。我顿觉那看护室有了温馨的家庭意味，甚至由于三个耀眼的大红喜字，有了新房的气氛。

我在地上发现了一根用来扎短辫的曲卷着的红色塑料绳，那无疑是小董的。



我捡起那根塑料绳，萌生出一股柔情。受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支配，我走到她的房间，当她还给她那根塑料绳。

那是我第一次走入她的房间。我腼腆至极地说：“是你丢的吧？”

她说：“是。”

我又说：“谢谢你替我叠了被子，还替我洗了枕巾……”

她低下头说：“那有什么可谢的……”

我发现，她穿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当年在知青中，那是很时髦的。我还发现，她穿的是一双半新的有跟的黑色皮鞋。我心如鹿撞，感受到一种诱惑。

她轻声说：“你坐会儿吧。”

我说：“不……”我转身逃走，回到自己的房间，但心直跳，久久难以平复。

晚上，卫生所关了门以后，我借口胃疼，向她讨药，趁机留下字条，写的是：“我希望和你谈一谈，在门诊室。”我都没有勇气写“在我的房间”。

一会儿，她悄悄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们不敢开着灯谈，怕突然有人来找她看病，从外面一眼发现我们深更半夜地还待在一个房间里。黑暗中，她坐在桌子这一端，我坐在桌子那一端，东一句，西一句，不着边际地谈着。

从那一天起，我算对她有了一些了解：她自幼失去父母，是哥哥抚养她长大的。她脚上那双皮鞋，是下乡前她嫂子给她的，她平时舍不得穿……我给她背我平时写的一首首小诗，给她背我记在日记中的某些思想和情感片段。那本日记是从不敢被任何人发现的，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从那一天起，我们都觉得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她到别的连队出夜诊，我暗暗送她，暗暗接她。如果在白天，我接到她，我们就在山坡上坐一会儿，算是约会，却不能太久，还得分头回连队。

### 三

我们相爱了，拥抱过，亲吻过，有过海誓山盟。我们都单纯地认为，各自的心灵从此有了可靠的依托。我觉得在这个大千世界之中，能够爱一个人并被一个人所爱，是多么幸福、

多么美好啊！

爱是遮掩不住的，后来就有了流言蜚语。领导找我谈话，我矢口否认——我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我爱她，更不能声明她爱我。不久她被调到了另一个连队。我因有我们小学校长的庇护，除了那次含蓄的谈话，并未受到怎样的伤害。我连替所爱的人承受伤害的能力都没有，这真是件令人难堪的事！后来，我求一个朋友帮忙，在一片树林里，又见了她一面。

那一天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我们拥抱在一起泪流不止……后来我调到了团宣传股，再见而更难了。我曾托人给她捎过信，却没有收到过她的回信，我以为她是想要忘掉我。一年后，我被推荐上了大学。

据说我离开团里的那天，她赶来想见我一面，因为半路拖拉机出了故障，没见着我。

1983年，我的作品《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在读者来信中，有一封竟是她写给我的！算起来，我们相爱已是10年前的事了。

我当即给她写了封很长的信，装信封时，却发现她的信封上根本没写地址。

我奇怪了，反复看那封信，信中只写着她如今在一座矿山当医生，丈夫病故，给她留下了两个孩子……最后发现，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字，写的是：“想来你已经结婚了，所以请原谅我不给你留下通信地址。一切已经过去，保留在记忆中吧！接受我衷心的祝福！”

信已写就，不寄心不甘，细辨邮戳，有“桦川县”字样，便将信寄往黑龙江桦川县卫生局，请卫生局代查，然而石沉大海。

初恋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近读青年评论家吴亮的《冥想与独白》，有一段话震撼了我：“大概我们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秽……事实上纯真早已不可复得，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未泯灭向往纯真的天性。我们丢失的何止纯真一项？我们大大地褻渎了纯真，还感慨纯真的丧失，怕的是遭受天谴——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足见我们将永远地远离纯真的了。号啕大哭吧，不再纯真又渴望纯真的人！”

他写的正是我这类人。

（梁衍军摘自《名人传记》2015年第12期，本刊有删节，李晨图）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那些成功者的特质，就会发现这些人除了自身努力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于在饭局上左右逢源。

在这一点上，清末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做得很好。

有一年冬天，杭州城特别冷。不过，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却热闹非凡。这一天，胡雪岩坐在屋里靠门的地方，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就在这时，一位客人走了进来，他递给伙计一张银票，说要支取现银。伙计接过银票，愣了片刻，随即热情地将顾客请进了厅堂落座，并奉上上等的好茶。

胡雪岩看到这一切，立刻意识到这位客人非比寻常，便走上前去询问，结果得知这位客人要支取5万两现银！胡雪

岩灵机一动，道：“搬运现银需要耗费一些时间，现在已经到了中午，如您不嫌弃，我让伙计备些酒菜，咱们边吃边等，如何？”主人的一番好意，不好拒绝，于是两人就在厅堂落座，边吃边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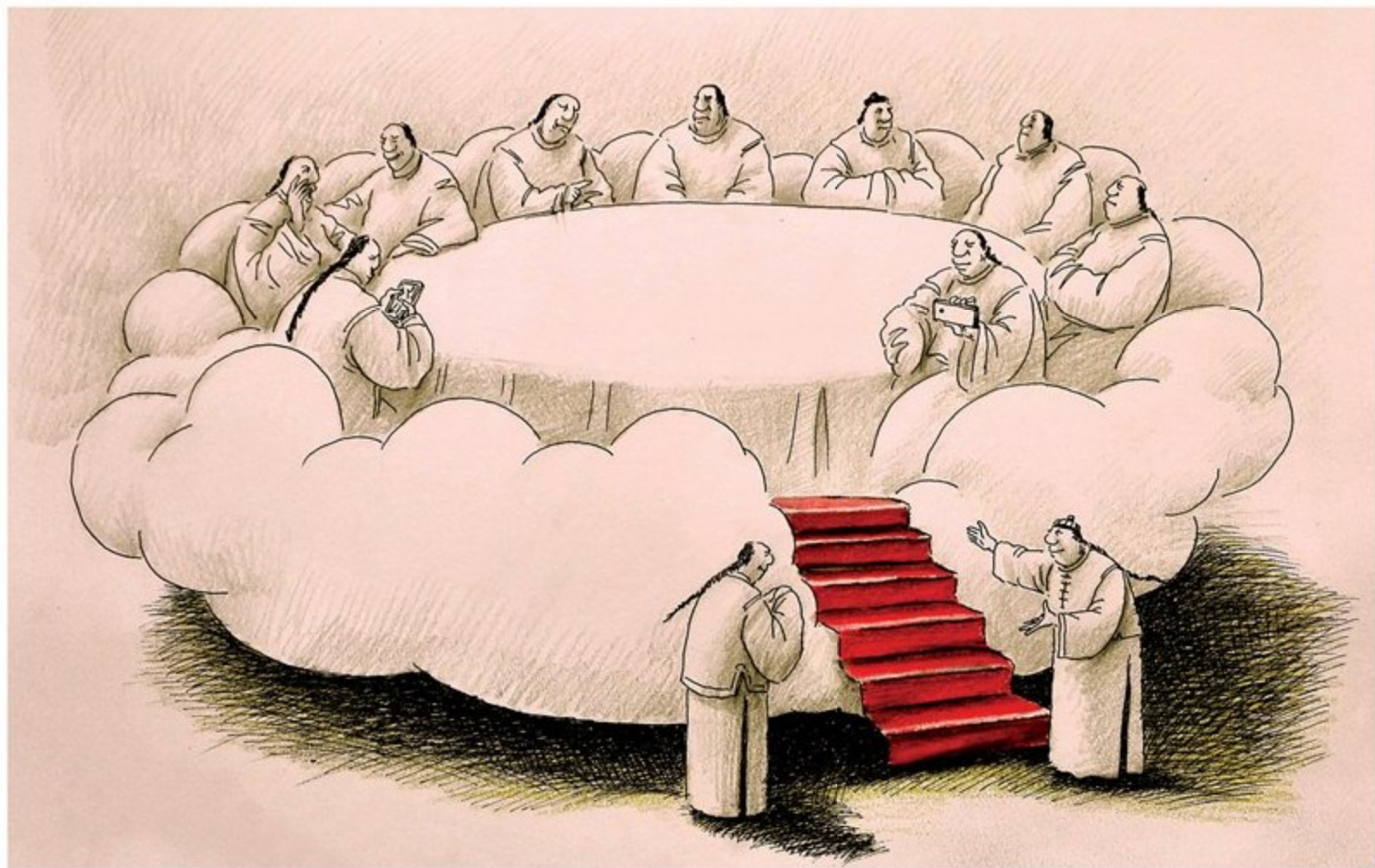
## 掌控饭局

◎张兵

从客人进屋，到落座，胡雪岩都在仔细观察，他断定此人并非本地人，便有心试探一下此人的底细。只见他右手端着茶碗，三指并拢，大拇指翘起，此乃青帮询问的暗号，意为：“来者何人？”来客见状，随机端起茶碗，三指散开，大

拇指朝下，做出了回答的暗号：“帮中兄弟。”就这样，两人聊了起来。原来，此人是帮会的管家高老三，这次到杭州取银子是为了办一件急事。胡雪岩一听，立刻关心地说：“银子多了带在身上不安全，何必一次取那么多呢？”

高老三回道：“您说得有道理，但这笔钱是用来给兄弟们做安家费的。”听到这儿，胡雪岩明白了。据他了解，青帮向来有一个传统，如果兄弟们将要发生流血冲突时，帮会就为其家属发放安家费，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好将生死置之度外。胡雪岩继续追问，最终得知：原来他们要从上海到南京替太平军护送一批军火，途中难免会同官军发生冲突，所以专门挑选了100多个不怕死的弟兄去完成任务。听





大数据这两年一直是热词。发展中的大数据确实带来了许多有用信息，但是所谓大数据，并非越大越有价值。

比如，在美国做一个1000人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若是在中国做，要达到同样的精度，需要抽取多少人？美国的人口是3.2亿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一点。每次我在大学做讲座问到这个问题时，只有

10%的人能说出正确答案：仍需抽样1000人。绝大多数人认为，抽样数必须大于4000。

为什么呢？最简单的比喻是：喝汤时，要确定汤的咸淡，大多数人只需要尝几口，并不需要把汤全部喝完。这个判断的准确性取决于这碗汤的均匀度。喝汤前把整碗汤搅拌均匀，然后品尝几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随机取样。无论是一小碗汤还是一大桶汤，只要



## 大数据：越大越有价值吗

◎孟晓犁

搅拌均匀，尝几小口就够了。同样，去医院验血时，每个人不论是胖是瘦，小孩还是大人，医生都只会抽一点血就可以做出判断。这意味着抽样调查需要有一定的样本，但是一旦超过临界点后，和母体大小的关系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也就是说，大数据再大，只要科学抽样，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几的均匀抽样，效果也可

以比95%不均匀的数据好。

所谓大数据，也不能光看绝对量，并非数据越多结果越可靠。以现在最热的个性化治疗为例。如果一种药对95%的人有效，但对我没有用，那这95%的数字对我而言便毫无意义。

一个真实的例子是，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有一本杂志登了两种治疗肾结石的方法。文章摘要宣称方法A治疗肾

结石，成功率是78%；用方案B的话，成功率是83%。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认为B方案的治疗效果更好。但是仔细阅读那篇文章，你会发现当研究人员把病人分成大结石和小结石两组时，方案A比方案B在每组里的成功率都要高。

（孙丽摘自《新一代》2015年第12期，全景视觉供图）

到这里，胡雪岩脑子转得飞快，心想，一定是太平军出价不菲，他们才会甘愿冒此风险。

心里有数的胡雪岩自然不会让高老三看出自己的想法，便一边端起酒杯向高老三敬酒，一边和他称兄道弟。

待高老三一走，胡雪岩就开始琢磨这个价值连城的信息。胡雪岩十分清楚，军火生意历来利润惊人，一直以来，他都在寻找机会，却迟迟没有找到。如今，得到了这个消息，胡雪岩准备抓住这个机

会，捷足先登。于是，他立即找来好友王有龄商量此事。待一切办妥之后，他连夜奔赴上海。经过一番周旋，胡雪岩最终把这批军火弄到手，又以高价卖给了太平军，从中获利5000多两银子。

饭局中往往隐藏着各种信息和机会，要想占领先机，就需要多和别人交流，而机会往往就隐藏其中。

像胡雪岩这样的人是饭局的真正掌控者，他们很会察言观色，也十分擅长协调客人之间的关系，把气氛调节到最

佳。因为他们知道，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坐在一起，没有话题可聊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所以，他们就会充当起“中介”的角色，用最谦逊的语言来一番自我介绍，用最热情的方式逐一介绍来客。经过他们的“牵线搭桥”，原本陌生的人会渐渐熟悉起来，原本冷清的饭局也会随之变得热闹起来。

（枫林一叶摘自红旗出版社《舌尖上的心理学：饭桌交际中的心理策略》一书，邝颺图）



## 一份来自陌生人的礼物

◎Vicki Glembocki ◎阿 熊选编

一把遮阳伞深深地插在沙滩上，遮阳伞下是几把精致的沙滩椅。我坐在沙滩椅上，一边看着宝贝女儿们迎着海浪嬉戏玩耍，一边对朋友说：“我们都是好妈妈。”

事实上，就在那个夏天，那个早晨，我自以为是个非常称职的妈妈——一大早醒来，备好郊游的午餐，招呼两个女儿（一个3岁、一个5岁）上了车，驱车来到朋友家，把她和她的两个女儿塞进车里，继续驱车一个半小时抵达新泽西海岸，在沙滩上铺好浴巾时已经是上午10点了。

莫名其妙地，孩子们突然跑了起来。在距离我们大约50米的地方，一位年近60的男人正在钓鱼。他的鱼竿粗得不可思议，仿佛可以钓起大白鲨。他抛掷钓鱼线的动作，让站在他身边的孩子们看得目瞪口呆。陌生男人朝她们微微一

笑，孩子们撒腿就往回跑。而我3岁的女儿德鲁，非但没跑，还一屁股坐在一只白桶旁——白桶很可能是那陌生人用来装鱼的。

我的大脑立马进入妈妈们特有的警觉模式。

“德鲁，过来，和你的小伙伴们一起玩！”我扯着嗓门儿喊，同时清楚地意识到“不要和陌生人讲话”的暗示没起任何作用。家长们听到的都是些骇人听闻的新闻：拐骗儿童或是两岁幼童横尸铁轨之类。称职的妈妈应该时刻警惕，告诫孩子们外面的世界很危险。直到德鲁握着铲子往回跑，我才松了口气。可接着，德鲁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想待在那个人旁边。”

她跑了回去，挨着陌生人坐下，开始自顾自地挖起了沙子。

我盯着他们，恨不得在那

儿安一个摄像头，时刻监视着那个男人的一举一动，仿佛他是“头号通缉犯”。每隔几秒，我还要抬头看看另一个女儿，确保她没被海浪冲走，然后又回头盯着德鲁，生怕她和陌生人有所接触。但事实上，不过是一个陌生人在钓鱼，一个小女孩坐在一旁而已。

“你觉得德鲁和那个陌生人在聊些什么？”朋友问。原来，在我移开眼睛的空当儿，德鲁已经开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猜，她可能在告诉那个陌生人我们家住哪儿，爸爸去哪儿出差了，妈妈怎样让她和姐姐单独在车道上骑自行车等等。陌生人边听边点头，德鲁继续喋喋不休，陌生人再次点点头，然后开怀大笑，德鲁也跟着大笑。

过了一会儿，德鲁跑回来，手里挥着一个滑溜溜、亮闪闪的东西。



继母身体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压住的。

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不宠爱她。她的陪嫁妆奁并不丰厚，她有时准备出门做客，才戴一点首饰，比较好的首饰是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件灰鼠的皮袄，我觉得她一定会冷。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

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而言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下有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

也许我和娘（我们都叫继母为娘）有缘，娘很喜欢我。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于是我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

小学一年级时，冬天，有

## 我的母亲

◎汪曾祺



“看，妈妈，鱼！”

“什么？”我后退了几步。

“玩具鱼！”那确实是条玩具鱼，一条黄色橡胶制成的玩具鱼，表面金光闪闪。他一定是以此为“诱饵”。其他三个女孩受到玩具鱼的吸引，毫不掩饰她们的艳羡之情，争抢了起来。德鲁向我投来求助的眼神。

“鱼是我朋友送我的！”她抗议道。遮阳伞前的沙滩，俨然成了供学前儿童比赛的场

地。争抢中，黄色的橡胶鱼在空中翻来滚去。很快有人开始哇哇大哭，我也不由自主地想尖叫。我试图没收那条鱼，没想到“战争”陡然升级，争抢更为激烈。

突然，那个陌生人出现了，他就站在我们旁边，手里拿着另外三只橡胶鱼，分别递给了其他孩子。看着孩子们欢乐的表情，你会以为他就是招人喜欢的乔纳森兄弟。收到鱼

一天放学回家，我想大便，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我记得我拉的屎是热腾腾的）。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干净，让我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我妹妹长了头虱，娘煎草药给她洗头，用篦子给她篦头发。张氏娘认识字，念过《女儿经》。她念的那本，是她从娘家带过来的，我看过，书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张家长，李家短，人家是非我不管。”她就是按照这一类道德规范做人的。她有时念经——《金刚经》《心经》，她是为她的姑妈念的。

她做的饭菜有些是乡下做法，比如番瓜（南瓜）熬面疙瘩，煮百合先用油炒一下，我觉得这样的吃法很怪。

她死于肺病。

（归雁生摘自万卷出版公司《端午的鸭蛋》一书，丰子恺图）

的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向他道谢。

我也道了声“谢谢”，意识到大千世界确有邪恶，但人世间也有美好。陌生人中也不乏友好、善良的人，而唯有3岁的孩子才会让妈妈们明白这些道理。陌生人向我们轻轻挥了挥手，回到了他摆放钓竿的地方。

（江流摘自《英语广场》2015年第12期，李晓林图）



# 大打价格战的企业家

●叶 檀

中国电商平台最近陷入争议旋涡，营收上涨快，盈利增长不快，大打价格战，平台上的店铺亏损而大。围绕电商平台的争议其实就是关于传统实体经济的争议，中国实体企业到底如何摆脱价格战的宿命？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从短缺经济到了“产能过剩”时期，这并非真正的产能过剩，而是制度失去了活力，一些大而不倒的“僵尸企业”失去了动力，无法满足中国中产阶层以上的消费需求。

中国人满世界抢购奶粉，极端时把荷兰等国超市的奶粉购买一空；中国进入智能制造时代，机器人的核心零配件却来自日本、德国等国家。中国消费者的品牌需求、信用需求、技术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些只会打价格战，把中国经济继续拖入低端、低质泥潭的中国企业家应该心生惭愧，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品牌、挽回信用，却以损害社会价值的方式赚取危机前的最后一桶金。

2014年9月23日，阿里巴巴在美国成功上市，马云参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主办的“克林顿全球倡

议”年会，在回答克林顿千金切尔西“如何看待阿里巴巴上市将带来的价值”的问题时，他给出的答案非常经典：“为什么阿里巴巴在中国能取得成功？因为中国的贸易结构实在太烂了，于是，我们就有了机会。为什么美国的电商不怎么样？因为基础结构太好了。在美国，电商就是一道甜点，在中国却是一道主菜。”

这个回答直击中国经济的痛点，虽然商品交易量极大，但交易环节过多，交易成本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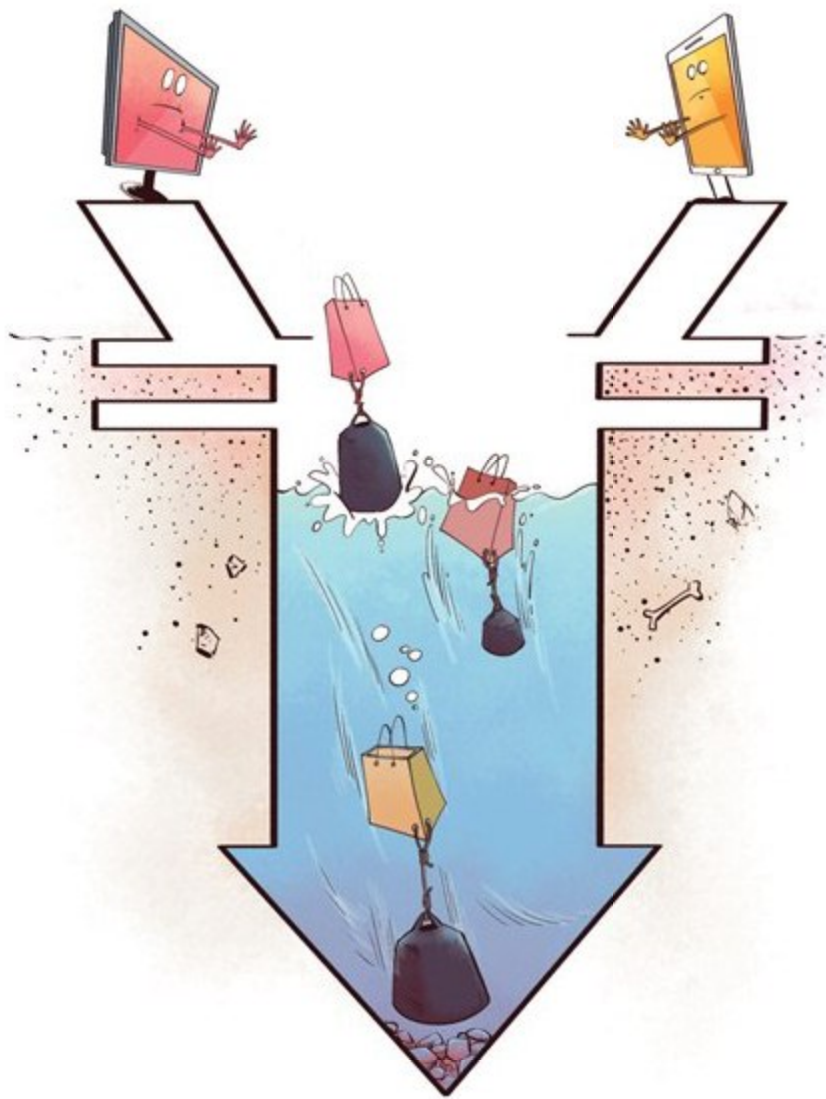
高，寻租与食租者太多。这个回答也解释了淘宝为什么能够成功——替万千商家摘除产生痛点的器官，通过去中介、扁平化的方式，让商家直接面对消费者。如果偏离这个航向成为新的食租者，淘宝即使成功，也会很快衰败。

无论是三十多年前中国市场经济初起之时，还是今天市场经济进入第二阶段，成功的、具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的品质都是共通的，以无比的勇气在市场探险，提供社会特定阶段的短缺商品、短缺资源，用时髦的话说，就是解决经济领域的痛点。

如今的中国，既有大型的跨国企业，也有小而精致的企业成为所在领域的隐形冠军。比如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吸管企业，也有世界最大的无人机生产企业，两家企业的市场估值也许相差很多，两位企业家的财富可能相差极大，谁在乎呢？两个人一样值得尊重。

近年来日本著名的“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的神话在中国社会流传，“工匠精神”被中国企业家挂在嘴边。

制造精品寿司是创造价值，甚至可以提升到坚持日本传统文化的





## 先抢了再说

●刘 墉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主持过一个叫《分秒必争》的节

目,顾名思义,那是个讲究速度的节目。我用极快的速度把题目念出来,再由参赛的两队抢答。

当时参加比赛的,都是各校的精英,实力常常不相上下。而我发现,获胜的往往是最先按钮的。

甚至题目都还没听懂,他已经按钮,一边按,一边想,就在那两几秒钟,想出答案,获得分数。

相反地,我发现输的那一队,很可能每次都能在同一时间想出答案,只怪他没先按,因此没机会作答。

参加竞选的人常说,先不要考虑你的主张能不能实现,而要知道,如果竞选不能成功,就连半点主张也无法实现。

在人生的战场上,不可否认的是:当两个人战斗时,在只有一把枪的情况下,谁先抢到了那把枪,谁就可能先把对方撂倒。

既然对方已经倒了,就不会再有人和你争;既然没有人跟你争,指责你的声音也就不会出现。

(清荷夕梦摘自天津教育出版社《我不是教你诈》一书,王原图)

## 哪有完全的“中国制造” ●潘石屹

我记得某家企业曾经宣称,拒绝销售日货。吓了我一跳,这样愚昧的做法,岂不是跟路边打砸抢的小混混一个水平了吗?这哪里还有一家大企业的样子!

前一段时间,我们对钢铁企业做了不少研究。中国的钢材比较特殊,因为中国的铁矿石里微量元素不够,所以一般想要炼出好钢,需

要一半的中国铁矿石,一半巴西跟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掺和起来才能把塑钢炼出来。塑钢就是钢锭,或者称为生铁。炼出来以后就出口,出口到日本加工,加工成型材、板材,加工完再进口到中国来,中国用来制造各种东西,如电器、汽车等,做完以后再拿出去销售。所以从具体的一个产品

钢的分子式来说,你怎么区分清楚它是来自中国、巴西,还是澳大利亚;分清哪个环节是日本加工的,哪个环节是中国加工的。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苹果手机背面的一块钢板就是特地到日本去磨的,只是在日本磨了一下而已。

(莫难摘自《企业家口报》2015年12月4日)

层面。而在中国,生产最好的橙子,同样是在创造文化,一个橙子可以造就一段坚持二十年的传奇。

中国市场实在太大了,需要的东西太多了,中国投资者需要可信的会计师,中国宝宝需要放心的奶粉,中国老人需要干爽的纸尿裤,中国企业需要可靠的汽车零配件。

有个神秘的企业家,别人

问他:“你快活吗?”他回答:“快活,在赚钱的时候。”再问:“有比这更快活的吗?”回答:“在赚更多钱的时候。”

这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当然,仅凭这句话也不能断定这是个有过失的企业家。把赚钱作为乐趣,并且有实现的途径,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但伟大的“社会企业家”除了有能力,更应该有对

社会的关怀,起码不要再把中国制造拖入价格战的深渊。

有的企业家在创造价值,有的在消耗价值,甚至成为社会价值的蛀虫,这样的人行之不远。我们需要有远见卓识、抗击打能力的企业家,重建中国产品的信用、品牌,这是中国经济的“功德”之事。

(黎民摘自《新民周刊》2015年第46期,勾森图)





## 不想让你成为我这样的人

●杨熹文

有一天，我和妈在电话里聊我小时候频频遭到“毒打”的经历：数学考到95分要被扇耳光；语文生字写得马虎要被掐大腿内侧；有时候放学后贪玩耽误了写作业，屁股被打得又红又肿，第二天都没办法坐在教室里的座椅上。

往昔凄惨的画面全堆在眼前，我咄咄逼人地讲：“妈，还记得那年就因为我写字慢，你拿着椅子毫不含糊地冲我砸过来吗？”

妈沉默了许久，说：“孩子，妈记得。”

几天后接到妈的电话，妈说：“就给我两分钟，我刚从报纸上读到一段话，说得挺好。我记性不好，要赶快念给你听。‘孩子，我要求你用功读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这人说得有道理，妈嘴笨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孩子啊，你原谅妈妈吧，当年打你的时候，我心里

认的也是这个理，妈只不过不想让你成为我这样的人。”

从我5岁开始，妈就对我进行棍棒教育，坚信“毒打出才子”，因此我的童年结束得特别早，没看过太多的《大风车》和《小龙人》，放学后吃过晚饭就规规矩矩坐在小方桌前做妈买的练习册。

那个时候，妈是多么苛刻，戒尺就放在身旁，眼睛紧盯着我的答案，那嘴角一牵一扯、手掌抬起放下之间，都是我的恐惧。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不是因为争气，而是因为害怕，害怕拿着月考的试卷回到家里，妈的怒气鞭炮一般炸响，一手擒住我，一手拿鸡毛掸子打过来。爸在鬼哭狼嚎的气氛中叹气，什么都做不了。

可是妈并不满意，她觉得女孩子除了成绩好，还要会说英文，要懂音乐，言谈举止中要有点气质和才情。

于是我的周六开始被字母装满，十几岁的我背着重重的书包，独自走4公里的路，稀里糊涂地坐在教室里听一个半小时的英文课。

我的周日从此被音符占据，妈骑自行车送我去学琴，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我，幽怨地背着琵琶，双手牢牢把住车座的两端，却连妈的后背都不愿亲近一下。

于是我的青春里，又多了这样的景象：英文书被撕烂，琵琶被扔在一旁，气急败坏的妈，抡圆了胳膊，一下又一下地打在我自觉撅起的屁股上。我因身上太痛，眼泪太多，常常看不清窗外的晚霞。

除此之外，妈也限制我的交友自由，她只许我和天天向上的“四眼”小孩做朋友，又完全掐灭了我情窦初开的小火苗。在唯一一次有男孩子向我告白的夏天，那张被我藏在书包深处的小字条，被妈粗暴地搜出来，摊在桌面上，她不分青红皂白地痛骂我，完全不顾把头埋在胸口的我那16岁薄薄的脸皮和自尊……我想很多时候，我都是恨妈的。我恨她逼我成为第一名，恨她强迫我学不喜欢的东西，恨她践踏我的自尊，恨她粗暴的脾气，也恨她的鸡毛掸子和扫把，恨她没收我全部的自由，给我一个苛刻的人生，却从未对自己有过任何的要求。



在我的记忆里，妈从未有过一份长久的工作，是典型的家庭妇女。一张脸灰扑扑的，从不用化妆品；衣服是夜市里淘来的大妈款，任腰间赘肉暴露得坦荡荡，也不肯费心藏一下。她没有爱好，没有朋友，没有文化，也没有梦想，每天伴随她的，只有电视、记账本和安眠药。

在整个青春里，我一边害怕妈，一边嫌弃妈，像是一株不甘被埋没的植物，很叛逆也很用力地向着妈的反而拼命地生长，我才不要成为她那样的人。

后来，我真没有成为妈那样的人。

我每天早上在健身房度过，晚上看新闻、写博客。有一票喝咖啡谈人生的朋友，也有独处的好时光。我读得懂卡勒德·胡赛尼和米兰·昆德拉，看得懂希区柯克和伍迪·艾伦，分得清《欢乐颂》和《蓝色多瑙河》，游走过尼亚加拉瀑布和纽约博物馆，知道霍金只有三个手指头能动，赫本和派克最后没有在一起，当年刺杀肯尼迪的也许不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妈收起鸡毛掸子和扫把，不再逼我成为第一名，也不再把我的优秀满世界地炫耀，她变得温柔慈祥，竟然有些不像她。当我把第一本书的著作权炫耀着拿给她看时，她甚至只是淡淡地说：“你喜欢的事，就去坚持吧。”

可是这并不能让我忘掉童年和青春期时的不愉快。我仍然习惯把自己时不时的敏感和自卑归罪给妈，我会残忍地拿“孩子遭毒打跳楼”“青春期少女离家出走”“花季少女自残”的新闻给妈看，妈总是一副歉疚的表情，拿着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自责、叹气、沉默。每当这时，我的心里会有一丝邪恶的快感。可我还是不懂，当年的妈，为什么会忍心对我那么苛刻呢？

我最终在心底原谅了妈，不是因为时间，而是因为搬家时从一堆旧相册里发现一本陈年日记。这本纸张发黄的日记本上，零零碎碎地记满了妈三十几岁时每天所要面对的家庭琐事：“今天家里买到了便宜的菜，明天孩子又要交补习班的钱；晚上打了孩子，心里很难过；听说三楼的婷婷不念高中去深圳了；最近睡眠

不好，安眠药剂量又加了一倍……”日记本的最后一页，仿佛被泪渍浸润过的凹凸不平的纸张，矮胖松垮的字迹，在我眼前一一展现：“夜深了，他还没有回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心在滴血……”就在那一刻，妈十几年前的生活，和我现今的世界，仿佛产生了一种共鸣，我开始能够体会也能够看到，从23岁开始，这个在贫穷中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女人，沉溺在一种多么沉重的艰辛里。

她要独自面对拮据的生活和并不幸福的婚姻，在那么寂寞的时光里以泪洗面。可是她从未想过逃离，而是擦干眼泪，转过头来依旧要保证孩子6点半的营养早餐、丈夫加班后的夜宵、干净的地板和透亮的窗户、银行卡上缓慢增加的数字……妈那一代人，对家庭比我们更有信念，牺牲是她们的一种本能。妈在生活里无限地看轻自己，那样逆来顺受，而唯一的反抗是，不惜一切代价要让女儿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她不愿看到她的下一代因为没有知识和梦想，被困束于家门口的菜市场，和她一样迫于生活的压力，为菜价和小贩斤斤计较。她相信外面有她不曾感受过的美好，她希望她的女儿，有能力去更广阔的世界看一看。

那是让我多么难过的一个夜晚，摊开的日记，仿佛一扇穿越时光的窗，让我看到另一端日子中的艰难。晚风凉凉的，泪眼婆娑的我，欠了妈一个时代的温情。

（莫 难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请尊重一个姑娘的努力》一书，本刊有删节，李 旻图）

## 犬 人 ●陈四益

有一妇人，中年得子，视若掌珍。凡诸百事，均不使为。及至弱冠，衣食起居，需人料理，如襁褓然。或有老者，劝妇人曰：“当教使言语。”妇人答曰：“我在，彼何必言。”或有邻居，劝妇人曰：“当教使自理。”妇人答曰：“我在，彼何需自理。”乃妇谢世，子一无所能，日与犬匍匐于门乞食，人名之曰：犬人。

（陈海蓉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绘图双百喻》一书）



前两天，我和一个好朋友吃饭，聊了很多关于人性和政治的事。他是个有钱人，最近老婆、孩子都移民了。他除了炒股，最热衷的事，就是研究时事与政治，常把民主、自由之类的词挂在嘴边。总之，他价值观很开放，是个有见识的人。

我是个很保守的人，有时还很顽固。比如，对于移民，我不太能接受。真的不是因为自己穷，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透露个秘密，前两年还有对我不错的朋友，要把我和女儿一起“弄出去”，条件是我们以后跟她走，一切她来埋单。我不愿意，我觉得，自己大学英语四级没过，连学位证书也没拿到，普通话都说不好，要是出去，肯定就得当哑巴。更何况，我真的喜欢这片土地，喜欢摆弄中国的方块字。

可是，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移民了。我常常为之不解，就不停地问他们离开的原因，甚至还想用自己浅薄的认知劝他们留下来。然而，他们总能拿出很多我之前都想象不到的理由，来证明他们的离开是多么正确。比如，这次我这个朋友说：“离开中国，还是因为有些担忧。”我就问他担忧什么，他回答：“比起担忧公权力，我更害怕普通人。”

这话很出乎我的意料。前而我说了，我这个朋友价值观很开放，经常批评官员腐败现象，认为公权力失范很可怕，而且还经常写文章，倡导公平

正义，不断地替穷人说话。没想到，最后他选择移民的原因，竟然是害怕普通人。他做了很多解释，主要是说，尽管他价值观很开放，也希望国家民主、社会开放、人民自由，但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经过理性思考，他还是要保守点，要以改革来推动社会稳定，绝不能让人心涣散。他举了很多例子，国内国外、历史现代，都是在变革动荡的年代，普通人上演“庸常的恶”，制造了可怕的灾难。其中，还提到前两年很多人以“保卫钓鱼岛”为由到街头砸

普通民众家里的日本车。

我一时无语。他那句“更害怕普通人”，也引起我很多思考。就在昨天，我在网上看新闻，陆续看到这样一些标题：《湖北一大妈碰瓷被行车记录仪拍下连倒两次，姿势销魂》《男子因被奔驰车车主谩骂，半年砸80余辆豪车》《大妈不问自取拿走邻居香肠：被香味诱惑，很后悔》……我觉得特别郁闷，联想起太多关于“底层互害”的事，也不禁觉得，现实中有太多普通人，其实根本算不上是穷人，却主动放弃尊严，去伤害别人，制造

## 我更害怕普通人

●单士兵



## 以水镜为师

●蔡志忠

禅师将一杯水和一面镜子交给弟子。

禅师说：“以后它们就是你的老师，你要努力向它们学习。”

弟子说：“我跟水学习什么？”

禅师说：“跟水学习如何面对不同的空间！无论把水倒进什么形状的容器，水都会随之改变形状，永不抱怨空间的改变。”

弟子说：“我跟镜子学习什么？”

禅师说：“跟镜子学习如何面对不同的世界！无论镜子面对怎样的情境，它都能如实反映，毫无遗漏。”

弟子说：“为什么它们能做到这样？”

禅师说：“因为水没有自我，镜子无心，因此不落入空想而迷失了自己。”

（张冲摘自现代出版社《菩提树下的微笑》一书）

## 居安思危

●圭江

范仲淹的诗《书扇示门

人性灾难，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觉得我朋友“害怕普通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没想到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我不敢打着国民性的旗号去责怪普通人性，更



## 意·林



人》：“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后人在后头。”这首诗以种地做比喻，寓意深刻，引人警醒。泛而言之，人的名誉、财富、地位，等等，并非一成不变、恒久享有的，如果不居安思危，所有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郑咏摘自《今晚报》2015年12月22日）

## 善恶因果

●王鼎钧

佛经上说，有这个因就有那个果，“此起彼伏，此生

不愿扛着道德大棒去对准如同自己父母兄弟一样的人们。毕竟，之所以造成这种“底层互害”的现象，与现实社会存在种种不公、歧视现象有关，与公共治理存在一定缺陷有关，与未能构建社会文明的底线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愿

故彼生”。

冯梦龙把它戏剧化了。某个地方有一座庙，庙里供着一尊用木头雕成的佛像。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很穷，到了冬天，没有燃料做饭，便到庙里去偷那尊佛像，把佛像劈开当柴烧。村子里有一个木匠，他到庙里去烧香拜佛，发现佛像不见了，就回家雕了一尊，送到庙里供奉。那个穷人到处找燃料，他听说庙里又有佛像了，就再去偷；那个木匠，便赶紧再去补充。一年又一年，年年冬天都是这样。后来，小偷和木匠都死了，阎王判小偷下第十七层地狱，却把那个木匠打入第十八层地狱。为什么呢？阎王说，正因为你造了那么多佛像，他才毁坏了那么多佛像，否则，小偷哪有机会造这么多的恶呢？

善恶因果，一言难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仅为其一，可能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可能目前的善会演变为日后的恶，目前的恶会演变为日后的善。冯梦龙的诠释超出了善恶论断，他没谈善恶，但内涵是深刻的、丰富的。

（刘振《光明日报》2015年12月4日，Getty Images供图）

意将有些人害怕普通人超过害怕公权力，视为一种危险信号，如果不能改变这样的尴尬现象，恐怕即便我们都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也还是会因为不敢面对身边陌生人的目光而四处奔逃。

（吕世安摘自《晶报》2015年12月16日，黎青图）



## 无法被遗忘的捷克小村 ●李 涵

“利迪策”是位于捷克共和国捷克州的一个村庄，距离首都布拉格20公里。若不是1942年6月在这里发生的惨剧，估计没几个人会知道这个名字。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出生于1904年，1936年就开始管理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掌握令人生畏的国家机器。海德里希是纳粹种族理念最理想的楷模，有人说过：“当纳粹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的的就是海德里希的模样。”

捷克在1939年3月被德国吞并，希特勒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德国在这里的最高代表叫保护官，也被称为总督。1941年9月27日，海德里希抵达布拉格，走马上任，成为第一个试验推行党卫队占领政策的人。海德里希一到布拉格就宣布戒严，戒严持续了3个月，其间一共有404人被判处死刑，另外有5000多人被送进集中营。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

效率极高，几个星期内捷克地下抵抗运动几乎被破坏殆尽。

英国安全协调局和捷克抵抗运动委员会决心除掉海德里希。捷克军情负责人莫拉维奇中校组织策划了暗杀行动，暗杀行动的代号是“类人猿”。

1941年年底，“类人猿”小组被英国空军陆续空投到捷克，有几人被盖世太保击毙，幸存者迅速躲藏在事先联系好的平民家里，开始秘密跟踪海德里希。1942年5月23日，一个扮成钟表匠的抵抗组织成员打入了海德里希的住所，并得知他5月27日将从乡村别墅去布拉格住所。“类人猿”小组的4名成员决定在海德里希的必经之路上实施刺杀行动，由库比斯和加布奇克两人执行。

1942年5月27日清晨，海德里希告别妻儿，前往总督府，准备当天飞往柏林。本来，纳粹高官都配有装甲轿车，海德里希觉得自己在捷克“深受爱戴”，安全没有问题，所以乘坐一辆敞篷奔驰。和往

常一样，海德里希坐在司机旁边，没有带任何警卫。

10点32分，在听到望风的同伴一声口哨之后，加布奇克跳了出来，冲到敞篷车前，平举冲锋枪，向海德里希扣动扳机，但枪居然卡壳了。海德里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以为只有一个刺客，因此命令司机急刹车，而不是加速冲过去。他从副驾驶座位上站起来，准备拔枪还击。库比斯见状，从自己的“早餐袋”里拿出一颗金属炸弹投向车里，但没有投准，炸弹在车门上反弹，掉到地上爆炸了，海德里希和司机倒在车里。

海德里希被迅速送到医院，他的肺部和下腹部飞进了许多炸弹碎片。1942年6月4日早晨，海德里希死去，死时38岁。

1942年6月9日，整个柏林的街道都披上了一层黑纱，全德及其附庸国都降半旗致哀，海德里希的葬礼在德国总理府举行，由希姆莱主持，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等纳粹



高官出席了这场国葬。

葬礼一结束，希特勒就咆哮着要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要用千百万人来为海德里希陪葬。按照纳粹此前的规定，占领区一个德国人被杀，当地人偿命的比例为1:100，而以海德里希这种纳粹头目做分子，分母的数字就没边了。因为这一点，地下抵抗组织曾质疑过英国和捷克流亡政府的刺杀计划，但没有被理睬。对于纳粹的报复行动，盟军方面是有预见的。海德里希被刺的当天，在柏林就有152名犹太人被杀，紧接着在特瑞金斯塔特“特别居留区”的3000名犹太人被送到了死亡营，捷克的两大城市布拉格和布尔诺的军事法庭也宣判了1350人死刑。

希特勒还要搞一次捷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屠杀，最后，急于交差的党卫军选定了——一个地点——利迪策。

利迪策和海德里希被谋杀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选择这个村庄的借口就是，居住在这里的两个家庭——荷科拉和斯特里伯尼，他们的儿子在英国是捷克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此外，德国人还声称在这个村庄里藏有机枪，而且“类人猿”小组曾在这一地区活动。

1942年6月9日19点45分，党卫军地区总队长从柏林打来电话指示，遵照元首的命令，应对利迪策村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枪毙所有的成年男性居民；第二，将所有女性居民都关入集中营；第三，将儿

童集中到一起，合格的送到帝国党卫军家中接受德国化教育，余下不适合进行德国化教育的儿童要进行其他形式的教育；第四，借助消防队将这个地方整个烧毁，夷为平地。

6月10日凌晨，党卫队开进利迪策村，所有村民被驱赶到一处，然后把16岁以上的男人同女人和儿童分隔开来。

每名男性村民先被打3枪：胸部两枪、头部一枪。然后，由在场监刑的军官在每人头上再补一枪。开始每5人一组被枪杀，后来盖世太保嫌进度太慢，改成10人一组。屠杀过后，纳粹刽子手们又放火烧毁了整座村庄，并将其夷为平地，连教堂、学校甚至坟墓也不放过。

3天后，孩子们被迫和母亲们分开，195名女性被送往拉文斯布拉克集中营。105名孩子中最小的才1岁。

有9名被认为值得接受德国化教育的孩子被德国家庭收养，还有一些被安置在布拉格的一个德国孤儿院里。大多数孩子被送往波兰罗兹的一个集中营，3周后，孩子们被送到一个城堡，他们被要求脱掉外衣，只保留内衣，拿着毛巾和肥皂，可以在旅行前洗个澡。然后，孩子们被送上一辆经过改装的封闭式大卡车，8分钟之后，82个孩子全部被毒气杀害。

500多人的利迪策村在这次屠杀中有360人丧生。

为了不留下任何痕迹，盖世太保从犹太人居留区抓来了

大批的劳工，强迫他们在利迪策村建立了一条专门的铁路，用途是把利迪策村的瓦砾统统运走。每天有大批的废砖瓦从利迪策运出，当工作快要完工的时候，那些劳工一部分被送进了集中营和死亡营，还有一批人被就地枪决，尸体被焚烧后就地掩埋。

盖世太保妄图将利迪策村从地球上抹掉的做法，激起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怒。6月12日，利迪策惨案的消息刚一传开，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叫斯特恩公园的小镇就宣布改名叫利迪策。一个月后，墨西哥首都附近的圣赫罗尼莫在原来的名字后面加上“利迪策”。英格兰的考文垂有一个广场，在战争中被摧毁，重建后也叫利迪策。紧接着，巴西、委内瑞拉、智利、巴拿马、以色列、南非等国的一些村庄、广场、街道甚至女孩的名字，都开始叫利迪策。希特勒妄图抹掉的村庄，却无法从人类的记忆中抹掉。

战后，幸存的153名女性回到家乡，到1947年，17名儿童被找到。自1948年开始，来自各国的志愿者在这片废墟旁边建设起崭新的利迪策村。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儿童，保障儿童权利，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执委会，确定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

（刘以群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档案揭秘——历史第一现场》一书）



莎士比亚书店



## 巴黎左岸的梦

●瘦猪

读书人十有八九都幻想过，开一家“任性”的书店。

装修自己设计，要有大量的座椅，弥补当初蹭书时的遗憾。必须辟出一间咖啡屋，而积小点没关系，最要紧的是不能贵。自己不喜欢的书坚决不卖。书可以外借，全集、丛书之类比较贵的书可以赊账，或分期付款。除了举办不定期的读书活动之外，再办一份文学刊物……

一定会有人说，这种书店根本生存不下去。

然而，创办于20世纪20

年代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其做派比我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历经三代传承，直到现在。

西尔维亚·毕奇14岁时，全家从美国迁居巴黎。1919年，她结识了开书店的、后来成为恋人的莫尼耶。“我一直想开一家自己的书店，现在，这种念头已经让我着魔而无法自拔。”莫尼耶的出现，叫毕奇忍不住立刻行动起来。莫尼耶帮她找门店，结交法国文坛名流，扩大书店知名度。还要感谢一位伟大的母亲，毕奇

说：“她寄给我她所有的积蓄。”

彼时英文作家的书售价相当贵，一本要几十甚至过百法郎（《尤利西斯》平装版要150法郎），所以毕奇的书店除了新书（莎士比亚书店多是英美作家作品），还卖二手书，但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她的图书馆。

“那些日子，我没钱买书，便从莎士比亚书店的图书馆借书看。我第一次走进这家书店时，心里很胆怯，因为身上没有足够的钱办会员卡。毕奇告诉我等有了钱再付押金，让我填了会员卡，说我想借多少就借多少。”40年后，海明威在那本著名的《流动的盛宴》中如此回忆。他首先感到的不是惊喜，而是奇怪，海明威说：“她没有理由信任我。她并不认识我，而我给她的地址又是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但她那么高兴，那么动人，并表示欢迎。”一向对人刻薄的硬汉，晚年想起塞纳河



乔伊斯与毕奇（左）在莎士比亚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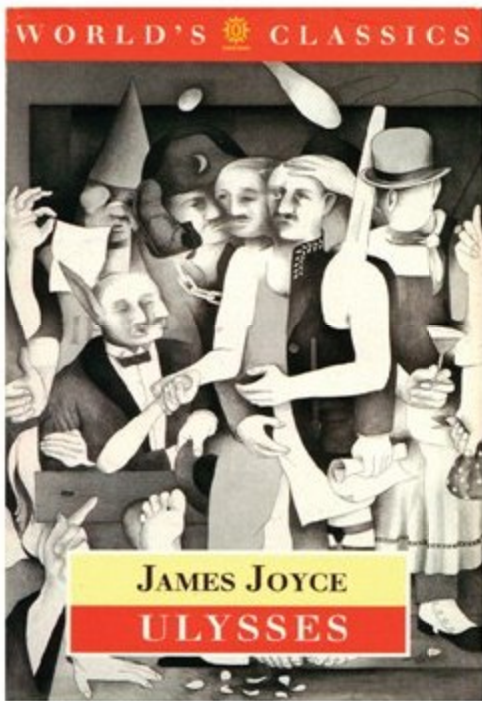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书店



左岸的时光，想起那位几乎一辈子住在巴黎的书店女主人时，充满了感激和柔情：“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比她待我更好。”

20世纪20年代，很多英美作家、艺术家像赴宴一样，奔向巴黎塞纳河左岸。斯坦因的沙龙、纪德的工作室、毕奇的书店是他们聚会的场所。莎士比亚书店是他们的作品发布场所、文学论坛、通信地址、邮局，乃至宿舍。据说在惠特曼经营时期，有个英国诗人竟然在书店住了7年。当时的美国作家正在为出版自由进行抗争，漂洋过海来到巴黎的美国作家自然视同胞开的书店为自己理想的根据地。

在毕奇的回忆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艾略特、亨利·米勒，等等。《莎士比亚书店》名为个人回忆录，实则是那个时代欧美文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毕奇最牛的举动当然不仅是让这些作



《尤利西斯》

家、艺术家有了一个满意的聚会场所（法国作家尚松把毕奇比喻成传授花粉的蜜蜂，让英、美、法、爱尔兰的作家相互交流，比四国大使的功效还要大），还在于她出版了《尤利西斯》。

当时这本书真的很有名，是著名的“黄书”，以至于被英语国家禁止出版，作家也持有不同的态度。普鲁斯特、萧伯纳和纪德反对毕奇出版《尤利西斯》。纪德说《尤利西斯》是伪经典，虽然他第一个预订了此书，但完全是为了给毕奇面子。《尤利西斯》的出版大获成功却是所有人都不曾预料到的，包括毕奇和乔伊斯。有趣的是，自此，大批涌上门来毛遂自荐的色情文学作者令毕奇大为苦恼。

《尤利西斯》的出版并没让毕奇赚钱，事实上，再出一百本这样的书，毕奇也赚不到钱，因为她从来没把赚钱当作开书店的目的。她的书不标售价，不举办任何促销活动。为

了鼓励读者读书，她还特地买了好几把巨大古老的扶手椅回来。她的书不分类摆放，毕奇喜欢让读者自己去发现想要的书。书店的账目永远是一笔糊涂账。正是毕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理念，才使得莎士比亚书店声名鹊起，成为当时英美文学的重镇之一。当然，莎士比亚书店能有如此地位，原因绝不仅限于此。

“二战”时，书店因毕奇拒绝向德国军官出售《芬尼根的守灵夜》而被迫关门。毕奇对德国军官说，这本书要为自己留着。

今天坐落在塞纳河左岸巴黎圣母院旁边的莎士比亚书店，已经是第三代经营者在经营了。毕奇在去世前同意乔治·惠特曼沿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店名，现在书店的经营者是惠特曼的女儿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瞧瞧这芳名，就知道书店肯定差不了。

博尔赫斯说，天堂应是图书馆的模样。毕奇，一个普通的美国女子，在远隔重洋的异国竟然建立了一座读者和作家的天堂，真是一个奇迹。

诚然，莎士比亚书店有成就她的具体历史条件，今天要求书店经营者不考虑经济效益的确强人所难，但是，莎士比亚书店的精神仍能够给我们以启迪。这种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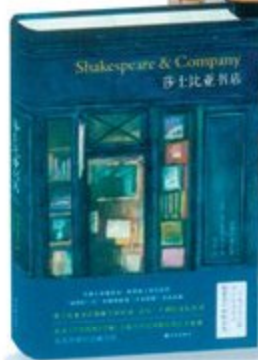
（秦汉摘自《畅谈》2015年第23期）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







# 摸叶子

●施立松

## 1

船的螺旋桨，有三个叶片，渔民就称螺旋桨为叶子。摸叶子，是指清理缠在叶片上的杂物。船行驶在海上，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常常被破渔网、绳索、海藻等杂物缠住，导致发动机熄火。失去动力的船只能在海上随风漂流，遇上大风，船毁人亡都是常事。于是船员中水性好、身体壮、扛得住风浪侵袭、挡得住寒风肆虐的，就会口衔尖刀，跳入海中，潜到水下，摸到叶子，割开缠绕的杂草断绳。但水性好、身体好、胆子大、手艺好的渔民毕竟不多，通常的解决办法是，让别的船把失去动力的船拖进港湾，让专事摸叶子的人来处理，或是让摸叶子的人坐船到出事的渔船边，下海摸叶子。在洋上摸叶子，更凶险，因为有洋流暗潮，加上风大浪急，摸叶子的人很容易被潮流卷走，也容易被潮水挟持着，脚或手缠在叶子的破渔网、绳索、海藻里，一旦挣脱不开，就再也浮不上水面了。

## 2

我第一次见到哥摸叶子，是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冬日傍晚，厚密的雪粒在海岛凛冽的风中，变成锋利的飞刀，割得脸庞生疼。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缩头侧脸躲着“飞刀”，脚下一滑，跌了个四脚朝天，手掌撑在一块碎玻璃上，顿时鲜

血直流，或许是疼，或许是冷，又或许是惶恐和委屈，我号啕大哭起来。哥抓了路旁一把枯黄的细草叶子，轻轻擦去我手上的血迹，然后牵起我的手，侧过身子，把我拉到他的背上。在泥泞的小道上，哥背着我，慢慢地走回家。

回到家，哥用热水给我清洗手上的伤口和血迹，到门口扯了几片草药叶，在嘴里嚼了嚼，敷在伤口上，又用手帕包好，然后舀了用红薯丝熬的汤，给我泡脚。一入冬，我的脚趾就全部长了冻疮，十个趾头红红的，像火柴头，有的开始溃破，有的已流出脓血。哥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秘方，说用红薯丝汤泡脚能治冻疮，就每天给我泡。他粗糙的掌心抚过我的脚底，痒得我咯咯直笑。爹去世后，我很少笑了。

哥帮我按摩着长冻疮的脚趾，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哥边帮我擦脚，边应和着。那人推了门，也不进来，只站在门口喊：“‘五马’返航了，叶子坏了，让你去摸叶子。”“五马”是条渔船，从温州五马街购来的，是本岛上的第一艘机帆船，爹是这艘船的第一任船老大。哥应了声“好”，转身上楼拿起父亲的旧棉袄，跟着那人去了。我喊了声“哥”，他回转身，摸摸我的头，说：“乖，等会儿买牛粪饼给你吃。”牛粪饼是一种芝麻甜饼，形状像一层层牛粪，极好吃，以前爹每次打鱼

回来，都会从码头的代销店里买给我吃。

娘收工回来，听说哥又去摸叶子了，叹了一口气：“作孽哟，这大冷的下雪天！”娘顾不上吃饭，忙着切生姜，喊我烧火，很快，姜汤煮好了，盛在搪瓷杯里，娘用毛巾把它层层包好，又摘下头上的围巾紧紧裹上，匆匆出门。“我也要去！”我冲到门口拉住娘的衣襟，怯怯地喊。娘看着我，欲言又止，顿了顿，说：“走吧。”

## 3

天暗下来，风更急了，呼呼的风声，带着响哨，雪更密了，没头没脑地打在脸上，疼极了。娘一手拢着我，一手搂着那个包得严实的口杯，顶着寒风往码头去。

码头上，只有几个补渔网的人，看到我们，不待娘问，便指了指离岸不远的一艘渔船。不远处，一只小舢板向我们摇过来。小舢板刚靠上岸，娘就麻利地跳了上去，然后，回身把哆哆嗦嗦的我扶上船。

舢板靠上渔船后尾，娘趴在小舢板上，大声喊道：“程啊，上来喝口姜汤吧！”喊了好一会儿，水面漾开一圈圈涟漪，哥的头冒出来，嘴里衔着一把白晃晃的尖刀，脸冻成青紫色，嘴唇灰白。哥游过来，靠在船边，把刀子递给娘，就着娘的手，喝了一口姜汤，冲我笑了一笑。娘柔声说：“再



喝点，姆伢（闽南语，小宝贝的意思）。”娘的眼里闪烁着泪花，声音也哽咽了。我看着整个身体还在海水里泡着的哥，心里像堵了块石头，慌慌的，想哭，却不敢哭出来。哥对娘说：“没事，就好了，不用等我，这么冷，带妹妹先回去吧。”说着，接过刀子，游回刚才冒头的地方，消失在海面上，海面只剩下一个个起伏不定的波浪，像狰狞的兽，一圈圈打着转，仿佛在吞噬猎物。娘搂着我，紧紧地，生怕我丢了似的，眼睛紧盯着哥消失的海面，嘴里不停地轻唤着“姆伢姆伢”。摇舢板的大爷坐在船尾吸着旱烟，嘴里嘟囔着：“造孽哟，造孽哟！”哥冒了几次头，又几次消失，一分一秒都变得极其难熬，我的眼睛酸涩得不行了，终于，哥又从水

下冒出来，双手僵硬地划着水，缓慢地向我们游来。娘放开我，扑到船边，尽可能地把手伸向哥，哥把手搭在娘的手上，娘拼尽全力把完全脱力的哥拉上舢板。渔船上的人把哥的衣裳扔过来，娘拣出爹的旧棉袄，披在哥的身上，又解开自己的棉衣，把浑身发抖的哥搂进怀里，示意我把姜汤端给哥喝。姜汤送到哥唇边，哥唇齿打战，眼睛闪动了一下，想向我笑，却又无力地合上。哥好像连喝姜汤的力气都没有了，姜汤含在口中，老半天吞不下去。好久好久，哥才喝完了姜汤，我端着瓷杯的手冻麻了，杯子咣当一声掉在船板上。我用双手包住哥的手，送到唇边，使劲地哈气，哥的手冰得像冰棍，让人本能地想弹开，却又本能地想紧紧地包

住，想把自己身体里的热都传给他。

摇舢板的大爷把我们送回岸边，补渔网的人跑过来帮忙把哥拉上岸，大爷对娘说：“良嫂，别让孩子做这个了，太受罪了，小小年纪，落下病可不是玩的。”娘已说不出话来，点点头，又点点头，泪，流了下来。

#### 4

因为娘不同意哥去做这么危险的活，哥每次都偷偷地去，每次弄得一身青紫、疲惫不堪地回家，娘就边哭骂哥不听话，边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默默流泪，让我烧姜汤，拿火盆子，为哥搓手脚，直到哥面色回暖不再浑身打哆嗦。

就靠着哥的“不听话”，家里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娘的病才有钱治，不再咳得惊天动地，我也才能坐在书桌前，没有跟那些贫困家庭的女孩一样，早早去打工，早早就嫁人。哥在本该任性撒娇的年纪，历经生死考验，修炼出超乎年纪的淡然坚毅。哥身上伤痕累累，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暗伤，他小小年纪，就患了极严重的风湿病，每到阴天下雨，就痛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因为哥，一听到“摸叶子”三个字，我就条件反射似的打哆嗦，手指上、膝盖里好像有无数针尖在扎，心中有一股子寒气滋滋而出。

（程磊摘自《山西文学》2015年第12期，本刊有删节，李小光图）





## 奢侈生活的陷阱

◎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 林俊宏 译

大约 1.8 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全球气候变暖，降雨增多。在中东，这种新气候非常适合小麦和其他谷物生长，于是这些作物蓬勃繁衍，人类的小麦食用量开始增加。人类采集这些谷物之后，要带回他们居住的临时地点来处理，在送回部落的途中必然会有一些掉到地上。慢慢地，人类最常走的路径附近或是常住营地的周围也就长起了越来越多的小麦。

一开始，他们可能待上大约四个星期来收获小麦。等到过了一个世代，小麦种植的数量和面积大增，于是他们得待上五个星期，接着就是六个星期、七个星期，最后终于形成永久的村落。他们发现，播

种的时候如果把种子深深地埋到地下，效果会好很多，于是他们开始犁地。随着越来越多的精力、时间都用来种谷物，采集和狩猎的时间也就被挤压。于是，采集者逐渐变成了农民。

人类开始住进永久村落，放弃过去流浪的生活之后，女性也可以每年都生孩子了。而这时婴儿也较早断奶，代之以喝粥。毕竟田里需要人手，母亲得赶快回到农田。然而，人口一多，就耗去了原本剩余的粮食，于是耕种面积又得加大。

随着时间流逝，种麦子这个原本看来划算的选择，变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一连串为了让生活更轻松“进步”，最后却像是在这些农民身上加了一道又一道沉重的枷锁。

其实人类在历史上不断重蹈覆辙，道理都相同——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各种决定所导致的最后结果。每次人类决定多做一点事（像是用锄头来耕地，而不是直接把种子撒在地上），我们总是想：“这样是得多做点事，不过收成会好得多！”这确实也有道理，但只是理想的状况。

人们工作得更努力也更辛苦，但孩子的数量也多了，于是多出的小麦也就有更多孩子要分。母乳喂得少了，粥喂得多了，孩子的免疫力因此下降。由于增加了对单一食物来源的依赖，他们更容易受到旱灾的威胁。

发现苗头不对，为什么他们不赶快放弃农耕，回归采集生活？原因在于，必须依靠点点滴滴的累积，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改变社会。等到苗头不对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记得曾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选了。

于是，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给人带来无穷的麻烦。就算在今天，仍然如此。有多少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各种劳心劳力的工作，发誓要努力赚钱，好在 35 岁就退休，去从事他们真正有兴趣的事业。但等到了 35 岁，却发现自己背着巨额贷款，要付子女的学费，要



## 似曾相识的西方

◎洪 晃

伊丽莎白是我在巴黎的朋友，她是编辑。上周我在巴黎约她吃饭。

“吃什么？”她问，“去巴黎时髦的日本食堂好吗？”

我跟着她穿梭了巴黎三区的几个街道，来到一个门面像小菜场一样的地方。进去之后是又细又长的一溜，开放式厨房在左，拥挤的座位在右，再往里面走，人都站着等座。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北京下馆子，永远要虎视眈眈地站在人家桌子旁边等别人走，还有就是可以拼桌。

养在高级住宅区的豪宅，而且觉得生活里不能没有高级红酒和国外的度假。他们会放下一切，去野外采果子、挖树根吗？当然不可能。他们会加倍努力，继续把自己累得半死。

奢侈品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原本的奢侈品最后往往会成为必需品，而且带来新的义务。等到人们习惯某种奢侈品，就开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接着就是一种依赖。最后，生活中就再也不能没有这种奢侈品了。

在以前，寄信是件麻烦事，得亲自动笔、写信封、贴邮票，还得走到邮筒那里去寄。想得到回信，可能得等上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现在，我们可以随手就发一封电子邮件，传送到地球的另一边，如果收件人在线，可能只要一分钟就能收到回信了。我们确实省

这里是年轻的巴黎，和传统概念中路易十几的宫殿式风格完全不一样，反而像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家庭饭馆，或者中国大学的学生食堂。

“这个区域最近特别火，开了各种类似的餐馆。那种比较传统的餐厅年轻人都不爱去，要穿得很正式，麻烦。”伊丽莎白说。我突然觉得，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国似乎和年轻的巴黎完全不是一回事。

“新东西在巴黎总是受欢迎的。”伊丽莎白说。

“还有什么？”我问。

“还有就是大家都开始想办法在家里种菜墙，这种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有人弄个植物墙是为了装饰，但是好多人会弄个墙，里面种的都是可以吃的菜。就是菜被吃了以后，墙就不太好看了。”

“四合院是最先进的居住方式，”她说，“太聪明了，可以和自然保持联系，不像高楼大厦。”“嗯，是的，可惜我们都拆没了。”

最近去西方转，跟西方人聊，好像他们的生活方式开始转向中国人多年前的小农经济，这似乎让我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未来。这几十年我们很拼命地搞现代化，GDP上去了，雾霾也来了。

（赵建军摘自《南都周刊》，吴冠英图）

下了所有麻烦和时间，但生活真的更轻松了吗？

事与愿违。在传统信件的年代，我们通常是有了最重要、不得不联络的事时才会写信。而且，对方的回信也会同样慎重。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月来来去去的信顶多就是几封，不必急于立刻回复。但在今天，我们每天都会收到许多封电子邮件，而且所有人都希望你立刻回应，于是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焦躁不安。

这个关于奢侈生活陷阱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人类一心追求更轻松的生活，于是释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结果并没有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所乐见的。

（龙 延摘自中信出版社《人类简史》一书，勾 犇图）



永远看不清真实的自己。



内心深处渴望权力。

## 人啊人

● [瑞士] Stephan Schmitz



贴上印有妻子的壁纸，假装自己不是一个人。



只敢用键盘打嘴仗，在屏幕后面才敢大声。



一旦感情破裂，再怎么修补也没用。



大多数人只能在博物馆体验到大自然带来的纯真与快乐。 只想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人性永远不会改变，就如同有句话说的那样：“人类能从历史上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上学到任何教训。” Stephan Schmitz 是一名来自瑞士的插画家，他通过自己的笔触，画出一张张让人感到既幽默又讽刺的画作，赤裸裸地传达出人性的黑暗面。他说的不是别人，就是你和我。 ❀



无法捉摸却真实存在的事物最让人向往。



永远只会羡慕他人，忘记自己所拥有的。



# 日本街头 拉行李箱的中国人

◎ 莲悦



朋友从日本旅游归来，奉上伴手礼——一盒唐招提寺的天平香。我欣喜之余随口问了句：“去唐招提寺是为了瞻仰鉴真？”朋友随口回了句：“鉴真是谁？”

鉴真是谁？鉴真是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高僧。鉴真五十五岁那年，接受了日本留学僧的邀请东渡扶桑弘法。在随后的十一年中，他六渡东海，历经生死劫难，最终抵达日本时，双目因为盐性海风的侵袭而失明。唐招提寺便是鉴真抵达日本后亲自主持修建的，寺院内至今仍供奉着鉴真的坐像。

旅游是非常私人化的活动，有人喜欢历史古迹，也有人喜欢自然风光，更有人将旅游简化为单纯的一个字——买。不过，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去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旅游，都不像去日本那样，会遭受各种口诛笔伐。连马桶盖这样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也会在长假之后，成为人们唇齿间最生动的谈资。该不该去日本和去日本我们究竟应该游什么，居然成了一个令许多国人纠结的问题。

个人以为，国人前往日本疯狂采购各种器物乃人之常情。物美、价廉，这属于主妇经济学的范畴，完全不必上升到政治学的高度。当然，在日本除了购买精美的器物、观赏秀丽的自然风光、感受城市文明程度，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一看。

比如鉴真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的金堂从一千多年前的中国盛唐一路走来，有着古朴的单檐歇山顶，屋顶的两端，曾经安装着巨大的从唐朝专门运送到日本的唐式鸱尾。

鸱尾是中国古代建筑屋脊上的神兽造型。在西安的大明宫遗址博物馆中就陈列着几只新近发掘出来的唐代鸱尾。它们形制巨大，但线条流利，在屋脊之巅，为庄重含蓄的单檐歇山殿堂平添了几分灵动。只可惜，唐招提寺金堂上的鸱尾因为是瓦制，早已破损，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多次修缮替换过的。



## 谈治学

◎饶宗颐

◎我不喜欢抄卡片，我认为做卡片很危险，因为做学问要有实力，摘录是粗浅的，怎么可能把学问做得精细呢？我读原典，一本书往往要读上很多遍，一遍是绝对不够的。同样一本书，看上两遍、三遍，每看一遍都会有新的体会、新的问题、新的发现。因为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而卡片摘录，往往有一个特定的视角，因而对于所读原典来说，获得的往往是一次性的、有限的资料，那么做出来的学问，也只能是有局限性的学问。

◎日本的学风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们一是抓小题目，二是念书。他们念书是几个人

一起念，由一个人布置，大家去查书，查出一大堆材料，然后进行讲解，连不相干的都讲，然后再由这个人来做总结。他们的读书班学风很朴实、很实在，连一个字也不放过，那是相当扎实的基础。

◎今天做学问的人有个毛病，就是往往抓住一点，就把它扩大，强调这个方面，可是他忘记还有很多别的方面，这会误导人家。实际上，应该冷静，应该全面地看，从上到

下，从左到右，许多领域都是有联系的。要有耐心，不要抓一点就概全貌，把它当作主流，不应该这样。这也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创新，所以创新搞不好也是一个害人的观念，不能随便乱创新，要看清楚问题。

◎“求阙”是曾国藩的话。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求阙”就是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你追求把“缺”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杨 洁摘）

圣武天皇天平年间日本佛法兴隆，但佛教界没有一位具备三师七证可以授戒的高僧，又因大批流民混入佛教界，使得佛俗混乱，纲纪大坠。于是，日本佛教界求助于大唐高僧鉴真，希望他能东渡弘法传戒。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东渡日本难如登天，百无一至，很多僧人都望而却步，只有鉴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日本留学僧的邀请。

鉴真传戒时，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次第登坛受菩萨戒，这是日本佛教史上正规传戒的开始。日本天皇将新田部亲王旧宅送给鉴真作为建筑伽蓝之用。鉴真即指导弟子们开工建设，两年后落成，即唐招提寺。在当时的日本，奈良的东大寺堪称“公立大学”，唐招提寺便是“私立大学”，更因为鉴真的缘故，唐招提寺的权威远高过东大寺。

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为鉴真东渡扶桑弘法写过一部小说，名为《天平之甍》。“天平”，即指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年间；而“甍”意为屋脊之巅，是古代建筑物的最高处。“天平之甍”是日本文化界对鉴真的最高评价，认为他带到日本的佛教文化代表了天平时期日本文化的最高

境界。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盛唐之时，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学习中国。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在无数的天灾人祸兵燹之后，能遗留到今天的唐代木构殿堂，在中国仅余四处，皆在山西境内，其中有著名的五台山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正殿。这四座建筑的建造时间都晚于唐招提寺金堂，难怪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感慨：“对于中国唐代建筑的研究来说，没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鉴了。”

一千多年前，鉴真的弟子们曾苦劝鉴真，希望他能留在大唐。“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在小说《天平之甍》中，鉴真借此四句劝说弟子，决意东去弘法，终于将佛教戒律带到了日本。

今天，无数中国人踟躅在日本大街小巷，拖着沉甸甸的行李箱。无论旅游的目的为何，但愿他们的心中也有那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将一份盛唐的遗风，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带一点回来。

（夏 天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5年第24期，王 青图）





## 追寻义勇军远去的背影 ●王慧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奋起抗战，出现了各种群体的抗日义勇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大部分义勇军战败，部分人撤至苏联，其中一些人绕道西伯利亚，从新疆塔城口岸回国，姜厚本就是其中之一。

### 外孙女眼中的姜厚本

我讲的有关外公的一切，都是从我母亲那里听来的。

外公叫姜厚本，黑龙江虎林人。外公家世代行医，顺带做药材生意，是当地的大户。外公虽然在家中排行老二，可由于他精明能干，医术精湛，家里的事都是他说了算。

日本人一来，一切都给毁了。外公经常十天半月不回家，即使偶尔回来一趟，也是行色匆匆。家里的一切，都摆给了大外公姜厚生。

一天夜里，外公一下子从家里带走了10多个男丁。自此，这10多个亲人再没回来过。又一个深夜，外公把大家召集起来，说：“这些年我在为抗日队伍筹集粮饷，怕连累你们，才一直没有吱声。最近，鬼子集村并屯，咱们的队伍被堵在老林子里动弹不得，不仅缺医少药，连饭都吃不上了……我把房子全卖了……”

他将一大家子人带到山沟里一个地窝子安顿下来，从那以后，外公就再没有回过家。

一晃又是大半年，这年中秋节的晚上，有人敲响了地窝

子的门。一个身背长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问：“哪位是姜厚生大哥？”来人把大外公拉到屋角耳语了一番，大外公神色紧张地命令大家：“赶快收拾东西，只带那些用得着的，鬼子要来了。”

大伙走了大半夜，来到了江边，那里早已泊着两只木船。就这样，母亲和一群义勇军家属来到了苏联。在苏联生活了一年后，母亲随大家来到了新疆。



姜厚本

### 孙女眼中的姜厚本

我父亲心里一直有个难解的结，那就是他和我爷爷之间的关系。

父亲从小由我大爷爷姜厚生带大，他管我大爷爷姜厚生叫爸爸，到死都没有管我的亲爷爷姜厚本叫过一声爸。

我父亲打小就跟着家里人一直在逃难，从东北逃到苏联，又从苏联逃到新疆。新中

国成立后不久，他上了新疆大学。20世纪50年代初，新疆牧区开始搞土改，缺少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父亲大学没毕业就报名去了偏远的塔城。

父亲工作非常投入，总是被评为先进，塔城的农民称他是“塔城的焦裕禄”，他的事迹还上了《新疆日报》。

报纸出来不久，单位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说一个南疆老乡找上了门，声称照片上这个人是他的儿子。

这是一个南疆农民装束的老汉，头发、胡子已经花白。老汉的手微微发抖，哆嗦着嘴唇说：“云祥，我是你爹，姜厚本！”

父亲的心一震，多少年了，他一直以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早已去世。最初的惊愕过后，父亲仔细打量着来人，眉眼和大爷爷姜厚生有几分像。他想说些什么，最终还是淡淡地说：“我不认识你！”

父亲的决绝是有原因的，那些年运动一场接着一场，每一次都要把“社会关系”翻个底朝天，“历史不清”在那个年代可是要命的事啊！

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把爷爷拉走后，他伏在办公桌上压着嗓子大哭了一场。

不过，爷爷并没有罢休，他在我家那条弄堂的门口上租了个小铺子，修起皮鞋来。他只图儿子每天上下班路过时，能看上一眼。当时牧区缺医少



药，爷爷是祖传的中医，修鞋之余，免费给大家看病。很快，“姜神医”的大名传遍塔城。不久，塔城许多单位都来“挖”爷爷，爷爷最终选择了塔城食品公司。

生活安顿下来后，爷爷回了趟南疆，把家搬了过来。

爷爷原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赢得我父亲的好感，最终父子相认。可父亲依然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不愿往前迈半步。

我也是在爷爷去世后，清理他的遗物，看到遗书时，才把他的历史搞清楚。如果父亲早早看到，也许父子关系会有所改善。

抗战时期在虎林活动的抗日联军有两支：一支是1935年在黑河建立的赵尚志（军长）的第三师，师长姓郝；另一支是1935年秋建立的抗日联军第七军……七军副军长是毕玉民……认识毕玉民是1935年秋天……毕军长任命我为军部委员。我的任务是：隐蔽身份，筹集抗日经费和物资。我化名如山，那段时间与我联系的有陈忠玉、于会海、董成富等同志，他们后来都牺牲了……1936年6月，毕玉民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15日晚，联军将暴露人员的家属送到苏联。我不能再从从事地下工作，就参加了部队，在七军通讯营负责与苏方的联系工作……1937年10月，通讯营在苏勒营三门刘家的树林里进行整编时被日寇发现，突围中牺牲了四人，其中两人是我的表

侄，都只有十几岁。我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被送到苏联养伤。

刘奉阳是七军的交通员……1937年9月抗联派刘奉阳负责转移暴露人员家属，其中也包括我的家属9人……听说毕玉民、刘奉阳后来牺牲了，我自己从此也再没回过可爱的家乡。

### 女儿眼中的姜厚本

我父亲在苏联养好伤后，原本是想借道新疆回东北继续抗日的。可一进入新疆，就身不由己了。起初，盛世才（中华民国陆军上将，自1933年到1944年负责新疆的军事、政治，号称“新疆王”——编者注）伪装得很积极，请延安派干部到新疆来帮助工作，父亲他们这批归国义勇军，也受到了盛世才的邀请。后来，苏联和德国打了起来，苏联落了



下风。看势头不对，盛世才又倒向了蒋介石，开始屠杀进步人士。

我父亲消息得知得早，就逃到了和静县。在这里，他认识了我母亲，结了婚（他的原配妻子早已去世），1952年生了我。那时候，父亲已五十几岁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大年纪了还得了个孩儿，所以我的小名叫梦娃。

父亲很在乎我哥，他知道我哥不认他，都是由于他的身份问题。任何苦他都能吃，可一有人质疑他的身份，他就受不了。有一回，造反派说他历史不清，让他交代问题。回来后，他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不吃不喝，不停地说：“为了抗日，我姜厚本抛家舍业，死了十几口人，这一点我不后悔。现在胜利了，没有肯定，没有荣誉，反倒成了反动派！连儿子也不认我！”

1977年他退休时，念念不忘的还是身份问题。他不断找人去打听，得到的回答是：谁能证明你曾是抗联战士？部队散了，知情人都牺牲了，到哪里去查证呢？

一次次碰壁后，他沉默了。后来，他把自己关在房里。我从门缝里看，发现他趴在桌上写东西，就是那封遗书。一写完，父亲就躺倒了。初一生病，初五就去世了。

作为女儿，我只想给父亲求个名分。他一定很想大大方方地告诉后人：“我姜老汉曾经是个抗日英雄！”

（无言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9月18日）



扎克伯格



# 有什么样的内心 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 [美] 马克·扎克伯格

近日，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喜获千金 Max 时宣布，拿出 99% 的脸书股份做慈善事业。他成立了一家以自己及太太的姓氏为名的公司“Chan Zuckerberg”，旨在提倡平等及保护儿童权益，也为女儿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很多网友怀疑扎克伯格的这种行为是在避税，对此，扎克伯格做出回应。

我前些天当了父亲，全世界的朋友都祝福我和我们一家，我很感动。可是也有很多中国朋友表示怀疑，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我为什么娶了个丑女；第二，我捐了 450 亿美元，是不是在避税。

我的朋友们建议我不必回答这几个问题。我明白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意思用中国庄子的话说，就是“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

他们还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看见什么样的世界。他们不是瞧不起中国人，而是担心即使我说了，有些人也不愿意相信。

我想，现在是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没有体验过冬天的“夏虫”，我们可以用新技术让他体验到冬天；没见过大海的“井蛙”，我们也有办法让他见到大海。现在是技术男的时代，我们技术男总是会有办法的。

所以，我还是决定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顺带着再多回答几个问题，比如我为什么不买豪车，为什么总是穿那一件 T 恤。

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娶了个丑女。我先谈谈什么是美女，什么是丑女。

我有大把的机会见到各种美女，可是那些所谓的美女，心是玻璃心，有公主病，还有

傲娇症。这样的女人就算外表美丽，但心灵是丑陋的，灵魂是肮脏的。而且，外表的美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贬值，内在的美会随着岁月增值。这一点，华尔街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懂得，所以我和他们一样，不会去碰那些会迅速贬值的東西。

那么，我爱普莉希拉·陈什么呢？

容颜是心灵的写照，普莉希拉·陈的笑容永远是清丽温和的。自从怀孕之后，她也完全没有在意自己的容貌因为怀孕而产生的变化，依然是朴素的穿着，不施粉黛，可是她的幸福我完全感受得到，也可以被所有人看见。我爱她的真实质朴，我爱她的善良勇敢，我爱她的全部。和她在一起，我感觉很舒服、很自在、很放松。

我也完全不认为她是高攀我。她除了情商高，智商也很高。她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哈佛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是全球学子挤破头想进的地方。要说高攀，那只能是我高攀她！



普莉希拉·陈与扎克伯格

对爱因斯坦来说，没有任何新的成果，来为他最后的几年增添光彩。他最后一次伟大的突破，没有任何人追随。

渐渐地，他从自己已取得的物理成就中脱离出来，进入高等研究所。他再也不曾造访欧洲。他从不开车，也不搭飞机，朋友圈日益缩小，数学家哥德尔是他小小天空中最明亮的星。他再也享受不到当年在柏林时，那种知识精英间的单纯的情谊。到了晚年，他坦承，和包括妻儿在内的亲密关系都失败了。

在他 76 岁的生命终止



## 拒绝崇拜

◎〔美〕帕利·尤格拉

◎尤斯德 马自恒 译

前，爱因斯坦对于自己的盛名感到不好意思。在 1955 年 3

月，他到达生命终点前的一个月，他对老友、比利时女王私下吐露：“对我一生研究成果过度夸大的崇拜，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觉被逼着把自己想成一个骗子。”

去世前一天，他要来他最新版本的大一统理论文章，并且做了一些计算。他没有为了延续生命而战斗，他告诉秘书杜卡斯：“极尽人事去延长生命是缺乏品位的。我的本分已尽，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汪 杰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没有时间的世界》一书）

婚姻是一双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知道。所以，你们看她是丑女，我看她是美女，而且是最适合我的美女！

顺便说一句，有些女生眼里只看见别人的丑，却没看见别人的美。这样的话，幸福真的只会远离你，只会与你无缘。因为，有什么样的内心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再说说是不是在避税的问题。

我们捐出的钱折合人民币大概是 2800 亿，这只是市值，实际上有可能更多，也有可能变少，这都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捐出的这笔钱是用于建一个基金，投资教育和医疗事业。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就去参观医院，希望为医疗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随着医疗技术的加速发展，我们真的有希望在未来 100 年预防、治疗或者遏制几乎所有的疾病。今天，人们死于心脏病、癌症、中

风，以及其他传染病。我们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可以走得更快。

一旦我和太太意识到我们的孩子，以及所有的孩子可能不必遭受疾病之苦，我们认为有责任将投资用于实现这一目标。

在硅谷，“改变世界”这句话不仅是一个口号，它更是一种信仰和力量。我们的梦想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善教育、改善医疗，连接世界、回馈社会，乃至改变世界，建设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更加美好的世界。

还有我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的问题。

我买了很多件一模一样的灰色短袖 T 恤，我想让我的生活尽可能变得简单，不用为做太多决定而费神。

我有 3 辆车。我日常出行，以前开一辆 1.6 万美元的本田飞度，大概 10 万人民币

吧。我还有一辆大众高尔夫，美国售价 1.8 万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 11.5 万元左右。我买过最贵的车是讴歌 TSX，3 万多美元，人民币不到 20 万。Facebook 上市后，我换了一辆大众 GTI，美国定价 3 万多美元，折合人民币依然是不到 20 万。我觉得，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没必要花那么多钱。

我浑身上下也没有名牌，我觉得舒适就好，为什么需要用奢侈品来点缀自己呢？要说奢侈品，自己的头脑、情感才是。中国古人说过，人要“役物”而不是“役于物”，所以我不追求名牌，那没有意义，而且很荒谬。

有什么样的内心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请相信世界是美好的，如果你不相信，那么你就无法拥有美好的世界，无法拥有美好的人生。

（尘中塑摘自，本刊有删节）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对我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们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有多危险。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都被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

粉末清洗街道。没有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拿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

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有六个月的身孕，很不舒

## 孤单的人声

◎ [白俄罗斯]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方祖芳 郭成业 译

1986年4月26日，一连串爆炸震碎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存放燃料棒的四号反应炉……阿列克谢耶维奇用了三年时间采访和这次核灾难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将灾难带给人的真切经历和感受诉诸笔端。

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去莫斯科。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受到辐射的病人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

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里。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绝对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码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码。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

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

我一大早去市场买菜，然后就到朋友家熬汤，所有食材都得磨碎。三天后，医院的人说我可以住进医院的员工宿舍。真是太棒了！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和前一天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在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忆！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用文字描述！甚至至今无法释怀。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我好爱他！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们才刚结

婚，走在街上，他会抓着我的手抱起我转一圈，不停地吻我，路人都对我们微笑。

那是收容严重辐射病人的医院。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那天是5月9日，他过去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到了胜利纪念日，会放烟火，真希望你能看到。”

我坐在病房里，他睁开眼睛问：“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九点。”

“打开窗户！他们要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我们在八楼，整座城市都映入我们的眼帘，一束火花在空中绽放。

他从枕头下拿出三朵他拜托护士帮忙买的康乃馨。

我跑过去吻他：“我好爱你！我只爱你一个！”

他开始咆哮：“医生是怎么说的？不能抱我和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连忙抓住窗台，还好是在走廊，不是在房间。一名经过的医生扶住我的手臂，接着突然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没有，没有！”我好怕有人听到。

“不要说谎。”他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你为什么骗我？”她问。

“我没办法，如果告诉你实情，你会叫我回家。但是我要和他在一起……”

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这些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负责骨髓移植手术的美国医生盖尔安慰我：“有一点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线生机，因为他们都还年轻力壮！”

他的姐姐柳达当时二十八岁，是护士，很了解骨髓移植的过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说：“只要他能活下去。”

我透过手术室的大窗观看手术过程。他们躺在并排的手术台上，手术历时两小时。结束之后，柳达看起来比他还虚弱。他们在她胸前刺了十八个洞，她从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现在却体弱多病，一直没结婚。我在他们的病房间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帐幕里，没有人可以进去。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他一直问：“露德米拉，你在哪里？小露！”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我每天都听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诺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的脑袋上。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黏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就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给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的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

来。

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发狂似的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他！”

他睡觉时，我轻声说“我爱你”；走在医院中庭时，我说“我爱你”；端着托盘时，我说“我爱你”。我记得在家的时侯，他晚上都要牵着我的手才睡得着。他习惯一整夜握着我的手睡觉，所以在医院里我也牵着他的手不放。

有一天晚上，万籁俱寂，四周只剩下我们。他专注地看着我，突然说：“我好想看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们要替他取什么名字？”

“如果是男孩，就叫瓦西里；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

我当时就像傻了一样，甚至感觉不到肚子里小小的心跳，尽管那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我以为宝宝在我身体里很安全。

我把他抬起来，他的皮肤黏在我手上。我告诉他：“亲爱的，帮我一下，你自己用手臂或手肘尽可能撑着，我帮你理顺床单，把皱的地方弄平。”床单只要稍微起皱，他的身上就会出现伤口。我把指甲剪得短到流血，才不会不小心割伤他。没有护士接近他，他需要什么都会叫我。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

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一个人去。”

维佳·克比诺克和沃洛佳·帕维克要下葬了，他们是我与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两家很要好。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十五分钟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了三个小时！

“为什么？为什么？”我朝天大喊，整栋楼都听得到，但是没有人敢过来。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肿得厉害。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他全身都是……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没办法用文字描写，觉得好难熬。这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他们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好让他光着脚下葬。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来了，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色手帕。特别委员会召见我们，他们的说辞都一样：“我们不可能交出你丈夫或你儿子的遗体，他有强烈辐射，要用特别的方式——密封的锌制棺材，上面盖水泥砖——安葬在莫斯



科公墓，所以你们要签这份文件。”

我们到了墓园，士兵负责抬棺木和包围、护送我们。他们不到一分钟就用土盖好棺木，上校在旁边大喊：“快一点！快一点！”整个过程都是偷偷摸摸的。

他们帮我们买好回程机票，第二天就出发。从头到尾都有便衣军人跟着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宿舍购买旅途中要吃的食物，也不让我们和别人交谈。

回家后，我一走进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护车来了，医生说：“她会醒的，只是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我当年二十三岁。

我记得那个梦——瓦西里穿着白袍，呼唤着娜塔莎——我们还未出世的女儿。在梦里她已经长大了，瓦西里把她抛向天空，两人笑成一团。我看着他们想：幸福真的好简单。他很可能是叫我不悲伤，这是他在天上给我的暗示。

两个月后我去莫斯科，从火车站直奔他身边！我在墓园里对他说话时，突然开始阵痛，有人帮我叫了救护车。给我接生的就是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她之前就告诉我：“你要来这里生小孩。”那时离预产期还有两个礼拜。

他们把她抱来给我看，是女孩。我唤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来很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她有肝硬化，肝脏有二十八伦琴的辐射，还有先天

性心脏病。四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又是同一套说辞：“我们不会把她交给你。”

我要讲一件没人知道的事。他们带来一个小木盒，告诉我：“她在里面。”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变成骨灰。我哭着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脚边。”

墓园里没有娜塔莎·伊格纳坚科的墓碑，只有他的。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的。我杀了她，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辐射，就像避雷针。她那么小，好小。她救了我……可是我好爱他们……那么浓烈的爱！为什么爱情和死亡会并存，谁能解释给我听？

他们给我一间基辅的公寓，在一栋大楼里，所有核电厂的人都被安置在那里。公寓很大，有两间房，是瓦西里和我梦寐以求的那种，可是我住在里面都快疯掉了！

我再婚之后，把所有事情告诉了我的先生，一切真相——我有一个很爱的人，我一辈子爱他。

我在糖果店上班，一边做蛋糕一边流眼泪，我没想哭，眼泪却一直流。

我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安德烈，小安德烈。他是个漂亮的男孩，学业成绩优异。现在我有一个让我可以活下去和呼吸的人了，他是我的希望。他什么事都懂，他问我：“妈妈，如果我去奶奶家两天，你能呼吸吗？”

不能！我生怕有一天我不

得不离开他。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走，我突然跌倒在地。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

“妈妈，你要喝水吗？”

“不用，你只要站在我旁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抓住他的手臂，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我被送到医院。我抓他抓得太用力，医生几乎无法把我拉开，他的手臂瘀青了好久。现在我们出门，他会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我不会乱跑。”

他也生病了，两个礼拜在学校，两个礼拜待在家里治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这里就叫切尔诺贝利区。

一些人一辈子都在核电厂工作，不少人还会去那里打工，现在没有人住那里了。那些人体弱多病，却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他们甚至不敢想象，如果反应炉关闭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他们？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或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一个接一个死掉，但是没有人来问我们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想听和死亡或恐惧有关的事。

但是我告诉你的故事是关于爱情，关于我的爱……

口述者：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遗孀。

（安华摘自花城出版社《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一书，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 “《读者》光明行动”(34)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正是一年中寒冷的时候，但冰天雪地里不时传来温暖的消息：北京陈先生的孩子曾经也患有弱视，陈先生看到本刊的报道后，想到家中闲置的弱视治疗仪，他冒着严寒，专门把仪器送到了在院治疗的贫困家庭弱视孩子的手中（弱视治疗仪用于弱视患儿出院后在家巩固治疗，如果您家中也有闲置的弱视治疗仪，可拨打电话 0931-8176293 与我们联系，传递爱心）。李先生是一名乡村教师，妻子在家务农，家中还有 80 多岁的老母亲和 3 个正在读书的孩子。李老师从 2014 年就开始关注“《读者》光明行动”，并要求孩子们一起参与，虽然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每次的捐款数额不是很大，但这一“集体行动”已经坚持了两年。李老

师说，希望能在帮助弱视孩子的同时也告诉自己的孩子，热爱光明、热爱生活，无论身处何境，都要心怀感恩，充满希望。

达哇泽让是一个来自四川阿坝的藏族孩子，2015 年 9 月“《读者》光明行动”医疗队在马尔康县人民医院义诊时，这个笑声不断、在过道里跑来跑去、好奇地来摸摸相机，又缠着人玩捉迷藏的小淘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筛查中，他被诊断为：双眼屈光不正，双眼复性近视散光，陈旧性角膜炎，双眼弱视，视力仅为 0.4 和 0.5。达哇泽让今年 9 岁，妹妹还不到 5 岁，爷爷、奶奶常年卧病在床，妈妈的腰骨折过，还患有胃病、贫血，不能外出打工，也做不了重活，一家六口的生活全靠爸爸易安贵在建筑工地做工支

撑。得知孩子可以到北京免费治疗眼睛后，易安贵既高兴又苦恼，对他来说，到北京的路费和治疗期间的生活费也是一个大难题……最终，易安贵还是决定带着达哇泽让去北京：“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家里的条件永远都不可能治好孩子的病，这样就会毁了他的一生。”从阿坝到北京，只因父爱，只为孩子。

发稿前，达哇泽让刚刚结束治疗，返回家乡，他的双眼矫正视力都已提升到了 1.0。阿坝下第一场雪时，易安贵给我们发来达哇泽让和妹妹的合影，说孩子的眼睛治好了，全家人都很高兴，但家里人都不懂汉语，自己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表达心意，只是不停地说“谢谢”……

微信“扫一扫”，帮助更多像达哇泽让这样的孩子



### 关于可信商城免费升级发货方式的说明

我们收到部分读者反馈，通过可信商城微信在线订阅 2016 年全年《读者》的朋友，因平邮导致无法按时收到杂志，这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现决定取消平邮，对通过可信商城微信订阅杂志的全部订户免费升级为快递发送，以期为广大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咨询电话：4000 299 288）。

可信商城

通过可信商城微信订阅 2016 年《读者》的订户领取 500 元电子代金券，请参照以下步骤：

首先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并关注可信商城官方公众号，然后打开公众号，在菜单中选择“订杂志”→“领优惠券”→“点击领取”。

领取成功后，可以在菜单“订杂志”→“我的优惠券”→“可使用”选项中查看或使用优惠券。

